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 元

总第569期

2020.11
【下半月】

犯点傻
沙漠马灯
千金塘里藏千金



民间故事选刊在线阅读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李哲作品选



李哲简介

李哲，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油画专业，国家一级美术师，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擅长油画、国画、人物、山水画。其作品多次在全军、全国展览中获奖，电视剧《天下粮田》采用其16幅画做片头，出版有《李哲写生专辑》。



李哲绘画作品



棋魂

◇文／孙方友　图／段明

一将军出征打仗，走到一个小镇，见有一店门前挂有“天下第一棋”的招牌，便觉主人口气太大，就要下马与主人杀一盘，杀杀他的狂傲。主人闻听有人对弈，走了出来。是一老者，年过九旬，银须抖抖，但身板硬朗，耳聪目明。老人望了将军一眼，施礼道：“请！”将军忙还一礼，说：“老人家承让了！”言毕，入位。刚坐定，老人就让其执棋先走，将军不客气，举棋开盘，不多久，竟将老者杀得一败涂地。将军大笑，讥讽那老者：“什么天下第一，徒有虚名而已！”言毕，命人将匾砸了个稀巴烂。

一个月后，将军打了胜仗，乘胜而归，再次路过那个小镇时，又见一顽童在街口挂出“天下第二棋”的牌子。将军觉得好笑又好奇，执意要与那娃娃战一局。娃娃不过八九岁，头上三角吊斜留了发髻儿，听说将军要对弈，侧脸很轻蔑地望了他一眼，问：“你那么个大官，最好别在这里丢丑！”将军被激怒，当下摆盘，与娃娃杀将开来。不一会儿，将军就被那娃娃踹了老将，无路可走了。将军面红耳赤，一万个不服，又战，仍是一败涂地。将军甚感奇怪，叹曰：“月前路过此地，我轻而易举就打败了那个天下第一棋，不想你这个天下第二却如此难打！”娃娃看了将军一眼，说：“那是我家爷爷，他怕你战前失了志气，故意败给你的！”将军一听，恍然大悟，羞愧难当。心想若此次牺牲在战场上，岂不是白砸了人家的牌子，让人家屈辱一生吗？遂命人重制一块“天下第一棋”的金匾，亲自到那老者门前挂匾谢罪。

不想那老者迎了出来，坚决不让挂匾。问其原因，那老者笑道：“您是第三位被我激励的将军，也打了大胜仗，现在敌人已被消灭，用不着它了！”

将军一听，更是佩服，急忙跪地谢道：“老人家真乃棋圣也！”

选自《雅盗·神偷》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11（下）【总第569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棋魂　孙方友　1

今古传奇

就好这一口　梁柱生　4
神缸　徐嘉青　7
军饷被劫以后　阮嘉明　9
血蝙蝠　安杰　12



险境迷踪

朝我来　杨子峰　18
昆仑奴　文丽俊　20
沙漠马灯　谢志强　23

天下奇案

巧破银针案　梅蓝心　26
勘破隐情　29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宫廷秘事

后宫夺命 菊韵香 33
皇帝爱莜面 薄文祥 37
买娘 魏炜 40

世情百态

南瓜婆婆 九马 43
老人的朋友圈 邹胜龙 46
犯点傻 戴希 49
把嫁妆给我 万芊 50
外祖母的法子 岳治国 52

乡野异闻

苏七块 冯骥才 55
山鹰 叶剑秀 56
马鞭绝技 丁秀红 58
药王 梅寒 60



秘闻纵横

明神宗的“逆反” 赵立波 63
古代防疫：“隔离”最早见于《汉书》 李阳泉 66
一只甲鱼引政变 史凯 69
陈毅五次化险为夷 70



传世传说

千金塘里藏千金 一清 74
夫子河银鱼面 金颂军 76
狄仁杰审虎 79

沧海拾贝

解铃还须系铃人 袁珂 25
正德皇帝贪玩误殿试 32
仁慈的飞镖 孙秀芳 39
小鸟杀大蛇 陆春祥 45
少见多怪 孟燕 刘怀恩 48
永存的善意 员力 54
脸皮厚 62
朱元璋敷衍盗银案 一笑 68

就好这一口

◇文／梁柱生　图／段明



明代洪武年间，朝廷见岭南土官不服管制，就“改土归流”，废土官，设流官。在这种背景下，京城恶少吕品花钱买了个知县，到容州县赴任。

吕品的想法是，知县虽然官不大，但也可以称霸一方，当个土皇帝，只要是“皇帝”，辖区内的美女还不是自己说了算？原来，吕品好色，他到南方做官，是看中那里美女众多。

吕品带着随从高田，一边游山玩水，一边骑马南下。三个多月后，才来到岭南腹地的容州县。果然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美女如云。

吕品把就任文牒递给土官看，土官只好乖乖交出县印，回家赋闲。吕品把县衙里里外外看了一遍，天色便黑了，他上床休息。旅途劳顿多时，本县暂且独睡。

睡到半夜，吕品突然感到手脚冰冷，一股阴风直窜被窝，一下子醒了。床前明月光，光里有十几条黑白相间的蛇，正抬着三角脑袋，吐着血红的芯子，两眼瞪着凶光，朝他蜿蜒逼来。吕品大惊，连忙放下蚊帐门，掖好，同时高声呼叫高田。他一叫，那些蛇就循声发起攻击，一下一下地撞击蚊帐。令吕品惊讶不已的是，那些蛇竟会飞！幸亏他的蚊帐是用苎麻织成的，比较经事，没被撞烂。

这时，高田手持火把，带领衙役闯了进来。一衙役看到那些蛇，大惊失色，掉头就跑，可是晚了，那些蛇改变进攻方向，一条条蛇凌空飞起，准确无误地咬在逃跑衙役的尾骨上。被咬衙役惨叫一声，倒地身亡。没逃跑的衙役连忙举棒去打那些蛇。

也有几条蛇朝高田飞来，但被火苗一燎，马上落地，痛苦扭曲。高田脚穿木屐，乘机上前把蛇头踩烂，将其踩死。最后一条

蛇见状，只好从窗口飞出逃逸。高田知道蛇有复仇习性，不把它消灭完，它会领更多的蛇来报复，就追出去，挥剑一砍，蛇头嗡地朝马厩飞去，接着传来一声马嘶，他骑的那匹枣红马轰然倒地。上前细看，马死了，那半截蛇头紧紧咬住了马的一条后腿！高田倒吸一口凉气，幸亏刚才踩蛇时没有被咬，不然此番小命休矣。

“这是什么蛇？这么毒，还会飞！”吕品惊魂甫定后，问当地捕头。捕头说，这叫“簸箕蛲”，是目前所知最毒的一种蛇，比《捕蛇者说》中的异蛇厉害得多了。

高田把那些死蛇拿回去细看，发现簸箕蛲也“黑质而白章”，跟柳宗元描述的异蛇十分相像。第二天到街上请教老中医，对方告诉他，异蛇是簸箕蛲的老祖宗。原来，永州之野产异蛇，因唐代大肆捕捉，异蛇就爬过南岭，到容州县繁衍，并跟当地的五步蛇杂交，生出这种更加奇异的蛇——簸箕蛲，会飞，剧毒无比，只要有半滴蛇毒落到皮肤上，哪怕没有伤口，人也会仆地身亡。不过，蛇肉价值连城，是强身壮体的良药。

这么名贵的蛇，等闲人自然买不起。一下子放出这么多，而且专冲新知县而来，凶手还用得着问吗？定是土官！吕品恨得咬牙切齿。高田说：“咱们初来乍到，暂不忙发作。他倒是给老爷指明了一条讨皇上欢心的路子。”见吕品不解，高田又说，你想，小小异蛇太医都“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更何况比异蛇厉害得多的簸箕蛲？

吕品眼睛一亮，正愁没特色东西进贡呢！为验证簸箕蛲是否真的强身壮体，他叫厨子红烧一条给他吃。吃后果然精力旺盛无比，吕品大喜，叫高田把其余死蛇腊制起来，献给皇上。明太祖服用后，龙颜大悦，当即把簸箕蛲定为贡品，同时给吕品多戴一顶官帽——卫千总，统领耕兵千名。从此，吕品把容州县的财权兵权一把抓，成了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耕兵是当时一种兵役，官方分给他们土地，农忙种地，农闲练兵，战时打仗。吕品手里的耕兵成了他强抢民女的工具。只要他看中的，一指，耕兵就如狼似虎扑上前，抓小鸡一般。

这天，吕品带着一帮耕兵来到土官宅院，看到土官的三个女儿如花似玉，手一挥，就捉走了。土官求情，吕品冷笑：“你放蛇咬我一事还没跟你算账呢！”土官的女儿尚且没有安全保障，更别说平头百姓了。吕品独揽大权后糟蹋了多少民女，罄竹难书。

与此同时，吕品加大簸箕蛲的征收力度，除平常赋税外，每户每年交纳一条簸箕蛲，没完成的，有女儿的人家拿女儿抵账；没女儿的人家，男丁去给官府白干一年苦差。收上来的簸箕蛲先放在蛇池里饲养，半年腊制一次，之后送往京城。其间太医曾叫吕品送活蛇，但簸箕蛲很怪，一离开岭南就死，还是只好送腊制品。

不少乡民抓蛇时被蛇咬死，到处都是呼天抢地的哭声。簸箕蛲越抓越少，蛇税越来越难完成。乡民们见待不下去，纷纷外逃。容州县一时乌烟瘴气，民不聊生。武林人士气愤不过，一心想除掉吕品，可吕品深居简出，又有死心塌地的耕兵看家护院，行刺都没有成功。只要事败，刺客一家很快就会被抓来，扔到一丈深的蛇池里喂蛇。

这天，皇上传旨，活蛇难送，但太医说用活蛇泡酒，效果比腊干的蛇肉更佳，因此叫吕品以后直接送泡好的蛇酒。

可谁会泡蛇酒？吕品贴出黄榜，然而没有一人来揭榜。不想为他卖命只是其一，其二，活蛇泡酒看似简单，其实很讲求工艺，弄不好，酒中就会有一股阴冷的腥味儿。御用的东西，有腥味儿你还想活命吗？

吕品叫高田去寻找泡酒人。高田看到老中医的柜台上有一坛三蛇酒，就叫他泡簸箕蛲。老中医连忙求饶，说一般的蛇他敢泡，但簸箕蛲不敢。为什么？因为酒坛都是广口，泡时须把处理过的活蛇放进去，先不说

处理簸箕蛱有多危险，即便放进坛子里后，只要往里一倒酒，酒精一渍，蛇就会痛得愤怒飞出，将人咬死。

“全县只有金谷父子敢泡簸箕蛱，但一直秘而不宣。15年前，金谷儿子泡簸箕蛱不慎被毒蛇咬死后，金谷也不再泡酒了。”

根据老中医的指点，高田在一个偏僻山村找到了金谷，原来是一位年逾花甲的采药人，跟15岁的孙女相依为命。高田要金谷进城泡酒，但金谷说自从儿子泡酒殒命后，他就再也没有泡过酒，工艺流程早已忘记，还是另请高明吧。

“那好，你把这些话去跟县太爷说去！”高田叫耕兵把祖孙俩抓到县衙。吕品见小姑娘长得很清秀，便说：“老金，你要么泡酒，要么叫你孙女来侍候我！”金谷没法，只好答应泡酒。吕品叫高田跟金谷学艺，一是监督他，以防他做什么手脚；二是学会泡酒后，金谷就用不着了，他孙女还不是由自己摆布？

从此，金谷和孙女被软禁在高墙大院内，一日三餐由衙役送上门，泡酒所需的材料由专人购买。

金谷破竹撕篾，织了一些圆锥状的筌。那些筌收口处是一簇锋利的篾刺，泡酒时把筌按在坛口，这样，酒能倒进去，里面的蛇却无法钻出来。倒满酒后，筌上压一块石砖。没多久，蛇就被淹死了。再把筌拿掉，用裹着红布的大木塞把坛口塞紧。

这只是原理，具体操作还得言传身教。金谷见篾筌够用了，就把几根无节竹筒连起来，从石板的气孔伸到蛇池里。簸箕蛱有钻洞的习性，很快钻进竹竿爬上来。竹竿顶端是一个活动竹筒，叫竹筌，比蛇略长，前头堵木塞，中部开一个指头大小的瞭望口。看到蛇爬进竹筌后，拿掉，再接一根竹筌装第二条蛇，动作必须快而准，如果第二条蛇已把头伸出竹筌，它就会一下子窜飞起来咬人。

簸箕蛱不会后退，大小跟竹筌差不多，所以没法转身，只好呆在里面。饿上七天后，拔掉木塞，憋闷多时的蛇就会试探地伸出头来。这时，必须眼明手快：左手迅速捏住蛇颈，右手拇指勒住蛇胃，自上而下使劲儿一捋，蛇内的残留物就被捋出来了。之后放进酒坛，塞上篾筌，倒酒。

制作好后，衙役把酒坛抬至冬暖夏凉的溶洞，由耕兵日夜守卫。

半年后，第一批酒泡好了，吕品开坛尝新。他生性多疑，叫金谷先尝。金谷拔开木塞，把头伸到坛口，深深吸了一口酒气，瞑目陶醉半晌才说：“开坛后的这股酒气叫仙气，是簸箕蛱的魂魄化成，吸之可防百病。吸了仙气，再喝蛇酒，强身壮体的效果更佳。”说完用竹舀子舀了一杯蛇酒，一饮而尽。很快，他脸上的疲劳一扫而光，变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一下子年轻许多。

吕品叫手下人各饮一杯，饮后都连连称妙。他这才放心，亲自舀一杯慢慢品尝，果如琼浆玉液，不同凡响。一杯落肚，浑身就躁动不已。吕品慨叹，太医就是太医，蛇酒的功力跟腊蛇肉就是不一样！

吕品见泡的蛇酒多，离送往京城还有些时日，先喝几坛再说！

半个月后，第一坛蛇酒喝完了，吕品开了第二坛。他想起了金谷的话，拔开木塞后，把头凑到坛口去吸仙气，却惨叫一声，趴在酒坛那儿不动了。

高田闻声赶来，看到一条簸箕蛱死死咬住吕品的鼻子！那蛇的身子泡烂了，但头部还是活的！

奇怪，泡了半年，怎么还没把蛇泡死？高田仔细一看，马上明白，原来当初装酒时，金谷故意没把酒装满。

高田带兵直扑金谷住处，已空无一人。一番搜查，发现床下墙角挖了个洞，金谷和他的孙女早已远走高飞！

选自《乡土·野马渡》

神缸

◇文／徐嘉青　图／戴清胜



民国时，豫北黄河滩有个土匪头子叫姜大头，为非作歹好多年。官府没少派人去抓他，无奈黄河滩方圆数十里，遍地长满一人多高的荒草，别说几十个人，就是上百人躲在里面，也找不着影儿。

这天，姜大头美美地睡了个午觉，醒来后忽然想起了什么事儿，就冲着门外喊道：“来人，快来人！”

执勤的喽啰赶紧跑进来。姜大头说：“叫几个兄弟来，天黑后跟我去趟赵家湾，今天得让老赵头放点儿血，给老子献出件宝贝来！”

姜大头说的老赵头叫赵德贤，是赵家湾的大户，据说家里藏有不少古董宝贝。赵德贤是个倔脾气，姜大头几次上门去要宝贝，赵德贤愣说没有。姜大头下了最后通牒，再不给宝贝，就要他家一条性命。

天刚擦黑，姜大头就领着人出发了。走到半路，忽然狂风大作，眼看要下大雨。姜大头想起，离这儿不远有一座土庙，里面倒也宽敞，正好可以避雨。于是他吩咐一声，一行人就朝着土庙奔去。

进了土庙没一会儿，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姜大头骂骂咧咧地说：“这鬼天气，让老赵头多舒坦会儿，把酒菜摆上，老子要好好喝一顿！”

土匪们毫无顾忌地大吃大喝一番，然后横七竖八地躺在土庙里呼呼大睡。到了半夜，姜大头睡醒了，起身到外面一看，只见明月当空，雨早就停了。他冲着还在熟睡的土匪们喊道：“都起来，半夜正好做活，咱去老赵头家好好干他一票！”

土匪们出了庙门，姜大头快步往外走，忽然有个手下“啊”的一声惊叫起来。姜大头说：“你小子叫个啥？”

手下指了指旁边，说：“大哥，你看这缸！”

姜大头瞟了一眼，见是个摆放在庙门口的普通大缸，就把嘴一撇，说：“缸有啥？”

手下说：“大哥，你好好看看。”

姜大头走到近前，绕着缸转了一圈，没看出啥花样，于是把眼一瞪，说：“你小子耍我呢？”

手下说：“大哥，咱来的时候这缸就在庙门口了，

刚才下了一场暴雨，按说缸里怎么也得有点雨水吧？可现在缸里却连个水花都没有，这缸非同一般呀！”

听了这话，姜大头才发现，缸里面确实是干的。他又拿过一支火把，冲着缸里面一照，发现缸底好好的，连个裂纹都没有，水应该不会从缸底漏掉。

姜大头觉得古怪，可也没多想，眼下找老赵头要古董才要紧。于是他让手下先甭管这缸了，继续上路。

不一会儿，姜大头一伙就到了赵德贤家门口。姜大头一努嘴，一名手下会意，上前就砸起门来。没想到刚砸了一下，门“吱呀”一声就开了，开门的正是赵德贤。

赵德贤看到姜大头，拱了拱手，问：“姜爷，不知深更半夜前来造访，有何贵干呀？”

姜大头不耐烦地说：“屁贵干！东西给我准备好了吗？”

姜大头以为赵德贤肯定会装蒜，可没想到他竟然说：“东西我已经放到半路了，姜爷没看到吗？”

这倒让姜大头愣住了，他疑惑地问：“你把啥放半路了？”

赵德贤说：“一口缸呀！那可是我祖上留下的唯一的宝贝了。我把这东西送给姜爷，可算是不肖子孙了，要是让村里人知道，我哪还有脸见人？所以我就偷偷把东西放到土庙那儿了。我想这土庙是姜爷来咱赵家湾的必经之路，您又是识货的，保准一眼就能看出那是有年头的好东西。怎么，姜爷没见到吗？”

姜大头“哼”了一声，瞪着眼问：“见是见着了，一口破缸有啥稀罕？你纯粹是在糊弄傻小子呢！”

赵德贤连忙辩解说：“姜爷，就是借我个胆儿，我也不敢呀！实不相瞒，那可是口神缸，东西放进里面，不管啥时候都是干的。哪怕是下雨天敞口放到院子里，缸里的东西也一点儿不会淋湿。”

姜大头想起刚才的那番发现，再听赵德贤这么一说，他立马相信了，那口缸绝非等闲之物。心里是这么想，他嘴上可一点儿也没松劲儿：“老子就信你这一回，要是敢骗老子，看我不把你剥皮抽筋！”说完，姜大头一挥手，领着一帮人走了。

他们回到土庙，一看那口缸还在，姜大头当下命人将缸抬走。几个人用绳子把缸绑好，绳套里穿上棒子，抬着刚走了没多远，就累得通身是汗，一步也走不动了。这口缸实在太大、太沉了！

姜大头一看，就冲着手下人问道：“谁有啥好法把缸给运走？”

有个手下想了想，说：“大哥，这缸圆不溜秋的，还重得离谱，不如转着走，又快又省劲儿。”

姜大头一听，拍了拍脑袋说：“看我这笨的，这么简单的法儿都没想到。”于是他安排两个土匪轮流转着缸走。还真别说，这么一来，速度快多了。

缸被运到了住处，姜大头心里美滋滋的，打算睡上一觉后再好好研究研究这缸。

谁知道睡得正香，姜大头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叫起来：“不好，官军到了！”

姜大头心里犯疑，自己这住处十分隐蔽，官军怎么可能找来？正寻思呢，就听门一响，几个人从外面闯进来，一把冰凉的手枪顶在了姜大头的脑门儿上……

在大牢里，姜大头还是想不明白，黄河滩地广草密，自己又经常变换住处，官军是怎么找到自己的呢？

原来，问题就出在那口缸上。那缸根本就不是什么神缸。赵德贤知道姜大头要对付自己，就找到官府，官府说只要能找到姜大头的藏身之处，保准能一网打尽。赵德贤经过一番琢磨，故意把一口缸放到了土庙门口，又在沿路派了耳目。耳目发现姜大头他们朝着赵家湾来了，等土匪们进了土庙，就将缸翻过来，变成了口朝下，等雨过天晴，再把缸恢复原状，这么一来，缸里就是干的了。姜大头果然相信了那是口神缸，他让人把缸转走，走过的路被缸下沿轧出了一道深深的辙。顺着这道辙，再隐蔽的地方也能被找到。

选自《故事会》

军饷被劫以后

◇文／阮嘉明　图／段明



一

梁师长软缠硬磨，终于从南京蒋介石处讨得军饷七万元，他怕夜长梦多，一次性领了银票、现洋，与随身副官胡德法乘火车回江西驻地。梁师长也知路上会不安全，但他想，军人的钱钞歹徒不敢贸然下手，知此内情的人也不多。以往，三万五万的军饷押运，从未出过差错，这次，自己与副官两杆枪，携带这些钱款，想来也不至于出事。为此，梁师长把五万银票两万大洋分别装入两只精致的黑色箱子里，每人一只，两人全副武装上路了。

副官坐在梁师长对面的车座上，梁师长一人一椅，占了两个位置，伸着脚，悠闲地欣赏着窗外一掠而过的田野风光……

车过苏州站，上来了一位女乘客。此人二十光景，窄肩、细腰，适时的长旗袍，一头亮闪闪的黑发美不可言；长相更是俏丽，高鼻梁，蛋形脸，红唇口，两个浅浅的酒窝，一双大眼忽闪忽闪，像会说话似的，她手拎着一只精致的小坤包，落落大方地来到梁师长座位前站下了，很有礼貌地开口问：“请问长官，此座可有人？”梁师长见是一位如此美貌的小姐，忙报以友好的一笑，立即把搁在座位上的脚拿了下来，还顺手去座位上拂了几下，俏小姐也报以感激的一笑，款款地在梁师长身旁坐了下来。

旁边坐了这么一位年轻美貌的佳丽，梁师长的兴致陡然平添几分，话也多了起来，他在闲聊中还故意泄露了自己的师长身份，以博取美人的好感，遗憾的是她全不把“师长”二字放心上。话语几句来去，梁师长也知道了她是上海一位富商的女儿，在苏州旅游，游玩了苏州古色古香的园林后如

今回老家去，她姓曹，芳龄二十有五，还待字闺中。他们俩你言我语，没多久已是心灵相通很是熟稔了。车快进上海站时，曹小姐要下车了，她友好而又礼貌地问梁师长："在沪可曾预订宿处？"

"走得匆忙，未及安排。"

"梁师长如果愿意，可与副官同去寒舍下榻，可能不会比旅店差吧！"曹小姐殷勤地邀请，"我家虽在市郊，但也不远！"

梁师长想也不想就一口答应了。下车后他与副官一人一只黑箱，跟随着曹小姐而去，曹小姐一出车站就叫车，不久后来到了一幢漂亮的小洋楼前，说是到啦。三人进入大门。洋楼很气派，里面有水池、花园、假山，房间也是精致的布局，清静、高雅。曹小姐一到，女仆立即端来洗脸水，然后上茶，招待殷勤周到。须臾酒菜上桌，曹小姐落落大方地陪着梁师长、胡副官进餐，酒一杯又一杯地饮，直至酩酊大醉，七倒八歪地由女仆和曹小姐搀扶着分别住进了小客厅雅室。酣酣一觉睡醒，早已日上三竿，梁师长伸了个懒腰，深怪自己如此不胜酒力，面对如此美人，白白错过了良辰美宵，平时自己的酒量哪去了，竟会如此出丑露乖这般烂醉，好在没吐……小洋楼寂静无声，在梁师长起床打开房门时，胡副官也醉眼惺忪地从另一房间里走了出来。蓦地，他俩几乎是同时想起，装有七万款子的两只黑箱不见了。他俩大吃一惊后还认为是曹小姐为他们收藏起来了，再寻曹小姐，却也影踪全无，这才发现，小洋楼早已空空如也，梁师长这才大悟，自己大意失荆州，遇到劫手了。他一筹莫展，恨恨地说："还真有如此厉害的角色，敢在我这儿下手，上海这个地方，真是个鬼神难测的地方，这，这叫我咋办好哩！"

二

军饷岂可儿戏。梁师长慢慢地镇静了下来，默默地思索一番，他想：还是去找杨虎司令官讨教吧！

杨虎是上海总署总司令，权大势广，显赫一方。他与梁师长也早有交往，两人私交甚密，如今军饷又是在他的地盘上被劫，不找他还能找谁！

杨虎一听此事也眉头直皱，反复思考，军饷被劫，此事如不能及时破案，万一让南京方面知晓，自己也难辞其咎。为此，他没有含糊，对梁师长说："你在这里静待几天，我会尽快弄清此案。"随即吩咐副官说："快去叫沈醉来，越快越好。"

沈醉前几天刚刚被任命为上海侦稽大队队长，闻唤跑步而来。杨虎见沈醉一到，把他一顿没头没脑地臭骂，骂他在自己管辖之地竟会出现劫手，如此一团糟。杨虎一腔怒火都发泄在沈醉身上了，严令他"三天破案，追回军饷"，否则，"我将处罚你这个侦稽队队长！"

沈醉毕恭毕敬地听杨虎司令训完，硬着头皮保证："三天一定破获此案！"听沈醉这样一说，杨虎司令这才转怒为喜，脸上有了笑容，说："破了案我也不吝赏金的，去吧！"

"是！"沈醉离去。

当时，沈醉还只是一位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但他头脑冷静，凡事能独出心裁，别人办不了的事他能办成，几次以后就深得杨虎器重，被破格提升为"侦稽队长"。但沈醉面对此案，口头上虽应了，心里却是没谱。"解铃还须系铃人"，沈醉就去找梁师长详问细情，问了后又与梁师长、胡副官同去小洋楼现场踏看。经了解，这原是一个用来出租的花园别墅，这时早已人去楼空，雁无遗迹。沈醉一番踏看也摸不到一星点的蛛丝马迹。他一番周密的思考以后，觉得只要能在三天里侦缉到这俏女人的行踪，此案也就破了。沈醉又想，此女人肯定还在上海，她一定是上

海人，在苏州上车只是装个幌子而已。那么，女人在一般情况下会去一些什么地方呢？戏院、舞厅、寺院、庙宇。“对，还是去庙宇察看，中国女人好迷信，如今劫财得手后，肯定会求神拜佛还愿去的！”市郊有个“财神庙”，这庙里求神拜菩萨的人最多，沈醉就决定亲自去“财神庙”观察动静。他先是布置一番，派人去了舞厅、戏院、车站、码头，一有可疑之人就盯牢不放，并及时报告，而他自己却扮成个十足的乡下人，拿了把扫帚做样子，一边在庙门口扫地，一边双眼暗暗地窥测着来人，特别是年轻漂亮的俏女人。第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来的女人也不少，但像梁师长描述的女人没有。第二天又过去了，还是没有，沈醉的心里不免也着急起来。直到第三天午后，“财神庙”终于来了一个极其俏丽的女人，年龄也相当，此人虽非原先衣饰，但神态极像，又见她出手大方，一下就布施了五十现大洋。沈醉见她拜了菩萨出庙而去，就盯了上去，他随着她东弯西绕，紧追不放。最后，女人走进了一栋高大气派的大楼，径直上楼而去，沈醉却被门卫阻挡住了。

三

沈醉在门外心急地兜了几圈，又贸然向大楼楼门走去，被阻时他亮出了证件，说是“与你们头儿是朋友，有要事面告。”看门人看过证件后相信了，沈醉急急地径直上楼，俏小姐早已不见了踪影。他快走出楼梯时，突然，从楼上下来了两个彪形大汉，拦住了他，喝问：“上楼有何事？”沈醉见此，心里更有了底：此女是劫道的不会错了。他立刻把腰间插着的手枪拔了出来，顶住了一个大汉的脖颈，高声道：“我是侦稽队队长沈醉，奉杨虎司令之命前来破获军饷被劫一案，劫饷女人已上楼去了，我问你们，此事怎了？”两个大汉闻言猛地一惊，又见黑黑的枪口指在脖颈边，他们忙装出笑容，说：“沈队长，有事好说，何必如此！”听此言，沈醉心里已明白，此案十拿九稳，但他口里的语气还是咄咄逼人：“告诉二位，这七万军饷是蒋总司令所发，如今军饷被劫，此事一旦让南京侦知，你们的祸就闯大了！”沈醉说到此处一顿，随即辞色一和，又说：“如要交朋友，那也可以，可能我以后也会有麻烦你们的事，但这七万元，上面催得紧，是非归还不可的，否则，我也难交代！”“很是！很是！”两个大汉忙表态说，“一句话，我们归还。”沈醉这才把枪收了。他们又说：“只是，以后如有上面催得不紧的案子，还望老兄能放我们一马，不知可好？”

“好说好说！”沈醉满口答应。随即，他们像做生意似的讨价还价起来，两个大汉这样说：“我们为此事也花了不少钱，租洋楼、雇仆人、放引线，再说，能培训出这么一位有气质的女子，我们也把钱花得流水一样，请沈队长高抬贵手，不致让我们吃亏，我们退六万元！”沈醉见追回六万，也仿佛有了成绩，刚要答应，又一想：还差一万元，叫谁出，梁师长能出这么多吗？为此，他又说：“不行，必须全部归还！”“沈队长，难道你叫我们白白辛苦一趟嘛！”两个大汉又说。沈醉略一沉思，断然地说：“既然如此，我们是初交，讲个交情，那就六万八，这两千算是我个人的朋友交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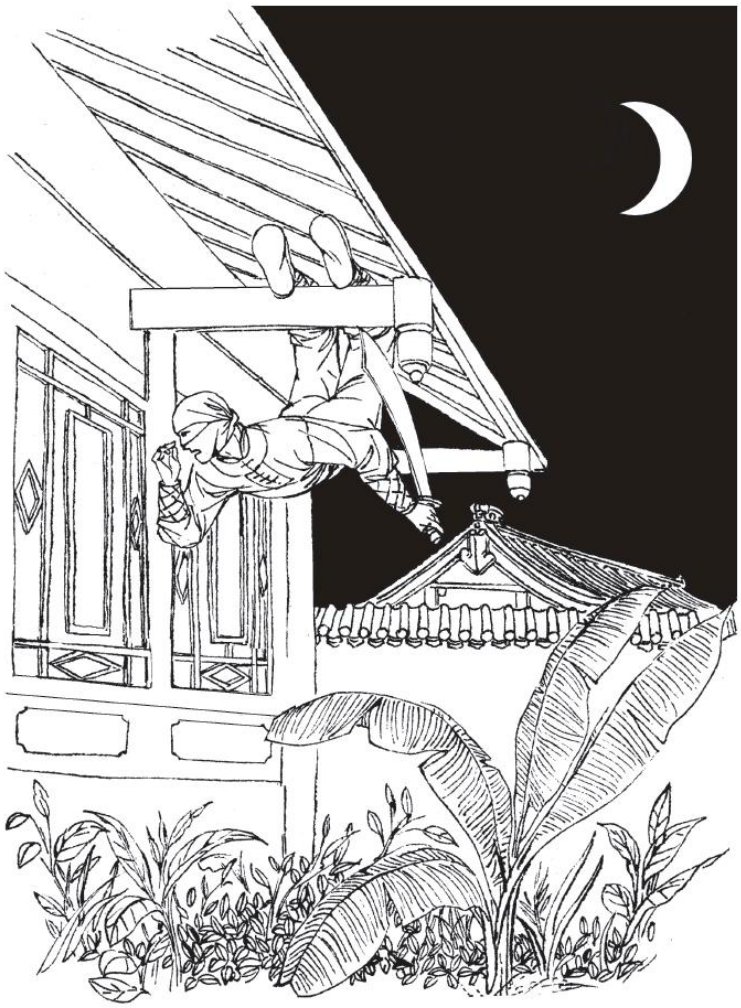
两个大汉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最后也就答应了，归还了六万八。

此案不出三天破获，追回六万八，梁师长千恩万谢，要沈醉常去江西驻地玩玩，杨虎司令很满意，认为“沈醉这小子还真确有几手”，自此以后，信任有加。

选自《岁月留痕》

血蝙蝠

◇文／安杰　图／黄胜



一

广州捕头段青虹武功高强，探案经验丰富，侦破了大内国宝失窃案、礼部侍郎全家一百三十二口被杀巨案、广州捕头柳如意勾结巨盗罗茂源案，被洪武皇帝委任为新的广州捕头，是现今六扇门中声名最隆的好手。

天才亮，门外手下叫道：“段捕头，城北王智信府上有血案，大人叫你火速去！”

段青虹叹了口气：“天刚亮就死人，邪门得很！我就来！报告府台老爷了吗？”

手下道：“大人接到报告已经赶去王家了，他也是边行边骂。今日本是我们老爷生辰，想不到一早就有血案！”

广州府台、段青虹的上司叫贾隆，刚从贵州调来不久，人生地不熟，有事就靠段青虹。王智信本是当朝权臣，三年前却突然告老还乡，在广州买下一幢宅子颐养天年。王智信的小妾问菊，今年才二十六岁，生得貌美如花，本是明月楼当红歌妓，王智信不久前替她赎身收为小妾，不想昨夜被杀。

贾隆眼睛盯住王智信道：“王大人可否认得下官？”

王智信眯着眼睛看了贾隆一会儿，摇摇头道：“请恕老夫糊涂，实在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大人！”

贾隆不再和他说什么，看到段青虹走进来，就道：“段捕头，这似是一宗采花杀人灭口案！”

段青虹仔细查看现场，问菊是被一把锋利的匕首割破了喉咙，脖颈几乎被切断。白墙上画着一只狰狞可怖的蝙蝠，当然是蘸着问菊鲜血画成的。半晌，他点了点头，说：“大人说得不错！卑职马上召集弟兄们追查凶手。”

贾隆自回府衙，段青虹带着衙役在王智信府上查看半天方才回去。

府衙里，贾隆问段青虹：“这起采花案，段捕头有线索了吗？”

段青虹道：“属下在王智信府上四处查看，没有发现外人进入的痕迹。按照情理推测，只要有人进入，就一定留下痕迹，而只要有痕迹，不是属下夸口，我一定会发现的！所以，属下怀疑这件案子并非采花案，而是王智信府中之人所为！”

贾隆目光一闪：“会不会是王智信杀了问菊？”

段青虹道：“在案子未破之前，王智信府上所有人都有嫌疑！”

贾隆骂道：“王智信这个老狐狸！”

段青虹道：“大人想到什么了吗？”

贾隆忙道：“没有没有！我是说，王智信这个老狐狸，在朝中做官的时候，在洪武皇上面前如鱼得水，退隐了不去别处偏偏到广州，娶了这个娇滴滴的小妾，惹出了采花大案，给我们带来了麻烦！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破案，传到朝廷，万岁会怪我们破案不力的！段捕头，你一定要尽快破了这个采花案！”

段青虹奇怪地想：“我明明已经说过不是采花案，大人为什么一口咬定就是呢？”

他看看贾隆，贾隆发现段青虹看他，忙把眼光投向别处。

二

晚上，贾隆庆祝生日，衙差都在喝酒，他叫段青虹带上几名武功高超的捕快，分头到王家附近巡视，务必要保护王家其他人的安全。时间已是二更，段青虹从后院跃上王家瓦面，一边挑最高处走，一边向四处观望。王智信巡院的家丁、护院保镖是增加了，不过他们丝毫不晓得瓦面上有人。

段青虹越发疑惑，他明明说不是外人杀的问菊，知府大人却非要认为是采花杀人，这到底为什么呢？就算是外人进入王府杀了问菊，今夜也一定不会来了，知府大人命自己守株待兔未免有些愚笨。正这么想着，突然一把飞刀射向段青虹背后，他听到背后风响，假如向左、右跃下，是可以避过飞刀，可自己就会暴露在王家家丁面前。但见他仿佛背后有眼睛似的，伸手往后一抄，两指将飞刀接住！

段青虹暗骂真有杀手呀，胆子也太大了，还敢再来作恶！回头见到一个黑影往东跃走，他急忙使出“八步赶蝉”轻功，直追那黑影。那黑衣人轻功很好，一瞬间就跃出王家往林子跑。段青虹展步追来，跑了一程，黑衣人似乎气力不济，开始慢下来。

段青虹喝问：“昨晚是不是你杀了王智信小妾问菊？”

黑衣人答得很干脆：“不是我！我今晚才来，我要的是王智信的命！”

看他的样子，不像说谎，段青虹又问：“王智信和你有什么仇？”

黑衣人声音急促起来：“王智信让我家破人亡，我一直在找他报仇！”

说着话，黑衣人蓦然又掷出一柄飞刀，直射段青虹。段青虹使个铁板桥功夫，倒了下去，那柄飞刀钉在他耳后的树干上。他又弹起，向前一扑，一把抓住黑衣人，只觉黑衣人很轻，身上飘出如兰又如玫瑰的香味，惊讶道：“你是女的？”

黑衣人大声说：“我当然是女的！”

段青虹放开她道：“你走吧！”

黑衣人有些意外，问：“为什么？”

段青虹说：“因为你并没有杀人！”

三

衙门起火是两天以后的事情，烧的正是贾知府的宅子，段青虹赶到的时候，贾知府官邸已经烧了一半。贾隆很悲伤：“小女及内子，都给凶徒放火烧死了……哎……”他亦受了伤，面上、手腕还在淌血，“好几个刺客，老夫勉强与他们过

了百来招，终是不敌，给他们逃走了，我已派人去追！”

段青虹望了贾隆一眼，这才留意到他太阳穴鼓起，显然是武功不弱。

段青虹很诧异，暗想：“知府刚赴任不久，怎会有仇家呢？”沉吟一下问，“大人可否知道这些杀手是什么人？”

贾隆叹了口气：“老夫在贵州时，得罪了一些土豪，才申请调任，想不到他们竟派人追到广州来了，唉……”

段青虹道：“大人……那令爱与夫人……尸首找出来没有？”

贾隆脸色苍白，说：“等追凶的衙差回来……你就指挥挖掘吧！”

段青虹望着瓦砾思索：“想不到短短几日，广州城来了这么多人，血蝙蝠、企图暗杀王智信的黑衣女刺客，还有追杀贾隆的凶手，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守卫衙门的捕快追凶赶回来了，报告说：“追了十几里，影子也瞧不见，凶手快得很，咱们跟也跟不上！”

段青虹问捕快：“究竟是怎么回事？”

捕快道：“我们在衙门四周布防，听到大人府邸那边有兵刃声，跟着就起火了。我们马上赶过去，就见知府大人受了伤，他吩咐我们追凶手，我们几个兄弟就赶出去……对方跑得很快，连影也看不见！”

段青虹摇了摇头，问：“这么快的轻功？你们搜过可疑的民居没有？”

捕快道：“当然有。要不我们早就回来了！”

段青虹指挥众人挖瓦砾，果然有两具焦黑的女尸，俱已不成人形。

贾隆见到焦尸，十分伤心，大哭起来：“女儿、夫人……都是我害了你们！”掩面下令，“速购棺木，适时下葬！等有新人来接任知府，老夫就告老还乡！”

贾隆十分伤心。但让段青虹奇怪的是，他却望也不望两具焦尸。一个人死了妻女，应该是抚尸痛哭吧？但他却没有。段青虹当差多年，对于人的七情六欲，很容易看出是真是假，于是越发怀疑起贾隆来。

傍晚段青虹穿扎妥当，带好玄铁剑，蹑足在衙门后边巡了一匝，然后跃上瓦面，走到贾隆住的屋子，细看动静。他一招倒挂金钩，双足钩着屋檐，望进室内。贾隆坐在书桌前，似乎亦是满怀心事，面前放着一本《法华经》，目光却不是停留在书上。

段青虹上到瓦面蹲了半个时辰，一点动静也没有，但他还是耐心地等。

二更了，贾隆大声喊了两句“那鲁华、那鲁华”，似乎在诅咒什么。段青虹愕然，想：“这不是汉语，是不是佛经？”他脸伏在瓦面上，从裂缝中望下去，贾知府似乎趴在书桌上睡了。

段青虹望着星天，有点累。就在这时，突然贾知府吹熄蜡烛，走出房子，跃上屋顶。段青虹伏在一角，贾知府没有留意到他。贾知府穿着夜行衣，展开轻功提纵术，直向城北走去。

段青虹远远跟在后面，追了半个时辰，发觉贾知府是去王智信的府邸。他这么晚去王智信家干吗？段青虹继续跟着，知道最后都会有答案的。

果然，贾知府到王家了，但接下来的举动又令段青虹摸不着头脑：贾隆并不是翻墙而入，反而是除下头巾，左右望望，见大街上没有人，就去叩王宅大门说：“通报一下，知府来见你家老爷！”

贾隆悲伤之情已无，声音中气充足。段青虹跃上屋顶，从高处望下去，王智信家的护院保镖一个也不少。王智信对贾隆道：“贾大人好厉害啊，居然在我身边安插了内线！只不过你没有想到被我发现了！哈哈哈！”

贾隆道：“铁飞龙，你好卑鄙！说好的和我平分宝藏却食言！我追踪过来，你不但不悔改，居然又想暗算我！”

王智信道：“也真难为你了，穷追不舍，都追得我

无处躲藏了！”

段青虹一愣：什么内线？王智信和贾隆似乎早就认识，而且为了财物有什么过节！

四

王智信和贾隆进去了，段青虹看不到他们，正想翻身进王府时，突然听到有人喊捉刺客！段青虹暗叫糟糕，行藏败露了，那些保镖怎么会发现他的？就在这时，只听到娇叱声：“我不怕你们人多……”

那声音好熟，居然是段青虹前次捉到的黑衣女子。

一阵兵器相碰的乒乒乓乓声，看来有七八个护院保镖围着她。段青虹心中骂道，这妮子，打扰我查案了！他像大鸟一样，亮出玄铁剑从屋顶扑下。黑衣女子认出段青虹，问他如何在此，段青虹没有回答，只望着远处，贾隆和王智信在几个保镖簇拥下，进了西厢一间房内。几个护院保镖的刀枪刺了过来，段青虹一招“大鹏展翅”，挡开兵器，捉住黑衣女子的腰带，锐声道：“你又闯祸了，还不跟我一起走！”

两人跃上屋顶，一阵“沙、沙”声响，保镖掷出飞镖、飞刀等暗器，直射段青虹两人的背脊。段青虹将黑衣女子一甩，扔出两丈多远，跟着舞动玄铁剑将暗器纷纷击落。在保镖跳上屋顶追来时，段青虹已跃出两丈外，跟随在黑衣女子身后：“你误我的大事了！”

黑衣女子嘴上一点不输：“是你误了我行刺王智信才真！”

段青虹抓着她的手腕，脚上加快，几下起落后，就远离众保镖。逃到僻静处，段青虹问：“你到底是什么人，老是找机会做杀手？”

黑衣女子道：“老实告诉你也无妨，我叫上官琴。王智信当年在贵州做强盗，名叫铁飞龙，我父亲上官天光是他手下二寨主，不满他滥杀无辜，和他理论，不想为他所害。其时我才六岁，被人救出山寨遍寻高手学艺，回来才知道他改姓换名成了王智信，退隐在广州。我找他，就是要报杀父之仇！”

“这案子越来越复杂了！”段青虹反复念起“那鲁华、那鲁华”这句话。

上官琴道：“你干吗用贵州土语骂我为恶魔？”

段青虹失声道：“那鲁华是恶魔的意思？”

上官琴努了努小嘴：“我小时候在贵州，和当地土人很熟，这骂人的土语当然知道！”

五

天亮之后，段青虹赶到王家大宅，扬帖“广州府总捕头段”，要见王智信。守门家丁说老爷带同妻妾出城去了，段青虹急了：“走了多久？”

家丁回答：“一早出发，已经走了三个时辰啦！”

段青虹策马直追，边在官道上飞驰，边想：贾隆一定与血蝙蝠有关系。第一，他到任不久，就有血案发生；第二，有仇家杀他妻女；第三，贾隆与王智信早就相识且有过节；第四，贾隆武功不弱，究竟得罪了什么人，被人追到广州生事？

段青虹将马一夹，直奔城外。王家在城外有一秘墅叫“冷香小筑”，他猜测王智信一定去了那里。赶了两个多时辰，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冷香小筑。走到门前，屋内静悄悄的，他暗叫：“不好，我来迟了！”拔出玄铁剑，轻推开大门。

台阶上果然横陈着四五个保镖的尸首。段青虹逐个摸一摸尸骨还热，显然死去不久，而且都是中剑死的！进入厢房，厢房内全是女尸，有四五个之多，包括王智信的发妻、小妾、婢女。他一一查看，发现她们都是挨了快剑，一剑刺穿心房而死！

段青虹踢开一间厢房的门，这房较大，陈设亦较华丽，床幔垂下，床上似乎有人。他蹑足走上前，玄铁剑横身戒备，屋里却不见一人，到处一片凌乱，好像被人寻找什么东西翻过。

遍寻王智信不见，段青虹想，我还是来迟了一步，让凶手溜走了。

找不到王智信，找到贾知府就清楚了。段青虹飞马奔回知府府邸，刚到门口，两个衙差叫住了他："你来得不巧，贾知府半个时辰前骑马出城去了！"

段青虹焦急地问："他去了哪里？我有要事！"

衙差说："贾大人朝西走了！"

六

段青虹换了坐骑，将马鞭了又鞭，朝西出城三里，远远看到了贾隆，大叫他不要走！贾隆听到叫声，勒停了马，跳下马背。段青虹很快追到，在十丈外飞身下鞍，抽出玄铁剑："贾隆，王智信家十多口性命，我都要知道是怎么死的？"

贾隆冷笑："你有本事拘捕我吗？段捕头！"

段青虹玄铁剑舞得似疾风骤雨，一边直攻过去，一边喝道："为死者申冤，在下不得不试！"

贾隆使出长剑，大鹏般跃起，"唰唰唰"刺出三剑，迅疾无比。段青虹出招"雪花盖顶"将浑身上下遮住，跟着一招"丹凤朝阳"剑尖一甩，直刺贾隆手腕。贾隆向后一纵，长剑刺出，"哧"的一声，段青虹肩头中了一剑，好在伤口不深。

段青虹被剑气迫得连连后退，失声道："贵州苗疆的蛇蛤剑法？"

贾隆狞笑道："你还想抓我吗？"

斗了两百多招后，段青虹已是破绽连连，身上起码有五六处伤口。贾隆还是纹丝不动。"哧"的一声，段青虹小腿又中招，痛得几乎倒在地上。

贾隆笑了起来："我就送你归天吧！"

段青虹玄铁剑平举，突然用力握住剑锷道："你应该听过我段家冲霄弹的威力吧？我这里就有一颗，看你怎样送我归天？"

冲霄弹是段家独门的暗器，江湖上的名气甚至盖过了大名鼎鼎的孔雀翎。贾隆吃了一惊，举起的手慢慢放了下来："冲霄弹一爆，方圆十尺，无物可活，段捕头立心要与我俱亡？"

段青虹大笑："我不杀你，你必杀我！况且这么多人死了，为伸张正义，我又何惧？"他一边说一边将手一扬。贾隆以为他放出"冲霄弹"，急忙伏地，但段青虹的玄铁剑并没有藏有什么弹，只是剑锷处突然射出一把尖尖利利的飞刀来，恰巧贾隆向下伏，利刃就刺入他的肩胛琵琶骨。

贾隆右手已经软软垂下，长剑脱手，痛叫："你……你……"

段青虹笑道："你难道不知兵不厌诈！"

贾隆一弹而起，满脸杀机喝道："我左掌也可取你性命！"

贾隆只用左手，威力已减，段青虹和他堪堪扯平。十几招后，贾隆反而中了六七剑。段青虹占了上风，笑道："贾隆，今天你走不了了，还是将故事老老实实讲出来吧！"

贾隆眼珠一转，突然停手："好，我讲。不过，有条件！"

段青虹跃后三步："什么条件？"

贾隆道："告诉我，你是怎么怀疑起我的？"

段青虹道："我明明已经说这不是采花案，是王智信家里人干的，你却一口咬定就是，而且还派我去王家守候凶手，我感觉你分明一直把我朝歪路上引。由此证明，你和王智信之间一定有什么关系！"

贾隆笑道："你真聪明！当年我在贵州做官，抓了贵州大盗首领铁飞龙。他许诺给我巨额钱财，我找机会放了他。后来我受伤养了一年，伤愈之后才知道铁飞龙杀了二寨主上官天光，独吞宝藏，隐姓埋名，躲避官府追查，不知所踪。两年前我才知道他已经化名王智信当了官，且退隐广州。我于是申请调任广州，向他追索应该给我的宝藏。我安排了问菊到他身边刺探消息，哪

知道被他识破杀了问菊！我亲自去找王智信讨要，他却不给，我就找他算账，杀了他，搜到了藏宝图！”

段青虹道：“你发现我怀疑你，所以在衙门自己放火，谎称被刺客追杀？”

贾隆道：“问菊是我安插到王智信那里的暗探，我如不一口咬定是采花案，你就要朝着王智信杀掉问菊的方向查，很快就会发现我和王智信的过节！但我最终还是没有骗过你！我发现你怀疑我，就自己放火讹称女儿和夫人亦死，先行安排她们出走躲避。我打算找王智信要到我应得的财物，就远走高飞弃官逃到别处！刚刚我已经杀了王智信，找到了藏宝图，想远走高飞，偏偏你不识时务追上来了！”

段青虹说：“怪不得衙役追不到放火的凶手，根本就是你自己没有别人！”

他竟忘了戒备，贾隆其实一边说话一边运气调息，这时看准机会，突然左掌一招“惊涛裂岸”拍出，段青虹挨了一掌，仰天便倒！

贾隆狞笑道：“你不是说兵不厌诈吗？不错，这世上就是骗子的天下，这次轮到我骗你了！”左掌横立，抢前就要置段青虹于死地！就在这时，躺在地上的段青虹突然按了按玄铁剑剑锷，又有两把利刃电射而出！

贾隆想躲避已来不及了，“啪啪！”两声直射入他的小腹，从背穿出。

段青虹在贾隆身上一搜，果然找到一份藏宝图。

七

段青虹勉强挨回家，一躺上床就感觉浑身到处都疼，他再也动不了了。

天已黑了下来，有个黑影闪到窗前，拿出一支嫩竹管，向着房内一吹，一阵白烟冒出，段青虹暗叫一声不好，整个人就全身僵直了。那是江湖有名的“五香麻筋烟”，人吸了之后，除非有解药服，否则是浑身无力。

一个蒙面人推开门，举着一把大砍刀一步步走进来。

恰在此时，上官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大喝：“贼子住手！”

蒙面人转过脸来，解下黑巾，竟然是王智信！

上官琴惊道：“你没有死？”

王智信道：“贾隆太厉害了，我只有装死才能骗过他，好在他只顾找藏宝图，没有太在意我的死活，我总算骗过了他！之后我尾随段青虹和贾隆，知道段青虹已杀掉了贾隆，搜到了藏宝图。我又尾随着段青虹回到这里，想慢慢找机会杀掉段青虹，再拿回藏宝图！”

王智信说着话，趁上官琴放松警惕的时候，突然从背后拿出一支竹筒，放在嘴前一吹，有一股白烟喷向她的脸上！上官琴叫了一声“五香麻筋烟”，跟着就软倒，王智信慢慢向她走来，上官琴突然射出一把飞刀，插入他心口。王智信一个踉跄，仰后便倒，有点不相信地说：“你是上官天光的女儿？你为何不怕麻筋烟？”

上官琴轻蔑地说：“不错，我是上官天光的女儿上官琴！你杀了我父亲，今天我终于可以报仇了！我自小即得到父亲的传授，能自闭呼吸，你的五香麻筋烟我根本吸不进肺里！”

王智信叹道：“报应，真是报应不爽啊！”

上官琴在王智信身上搜出解药给段青虹服下。一会儿工夫，段青虹醒过来了，一见上官琴，憨笑道：“我以为自己死定了！”

上官琴娇媚一笑：“那我可舍不得！”

段青虹问王智信：“你杀问菊为什么要画一只血蝙蝠？”

王智信喘息着说：“我娶了年轻貌美的问菊，起初非常高兴，后来才发现她居然是贾隆的密探，我当然立马杀了她！你问我为什么画一只蝙蝠？蝙蝠只能在夜间出现，好像我一样，虽然富甲天下，却不敢光明正大用这些钱，所以我杀了她后就画了一只蝙蝠！”

说完，王智信头一歪死了。

选自《上海故事》



朝我来

◇文／杨子峰　图／段明

这天，月迷津渡，一支日军小分队突然出现在青滩码头，很快控制了码头、船老大和船工。

原来，日军得到情报，有几艘装有草药的船只要出日占区，沿江而下到抗日游击队活跃的下游。青滩是船队的必经之地，日军便在这儿张开了一张大网。这条江上游险，过青滩难，只有姓韩的船老大能过。正因为如此，日军认为只要控制了船老大，就掌握了主动权，因为除了船老大，还没有谁能让一只船顺利出关，险滩、激流、暗礁、明堡，这些都足够令人丧胆。

天放亮时，日军把船老大和船工们强制集中在一家客栈的吊脚楼里。几缕曙光里，日军的刺刀闪出冷冷的光，映在架在吊脚楼上的几挺机枪上，冷冷的枪口对着码头的方向。

此时，最着急的是船老大。几天前，从下游来了一个人找到他，对他说：“游击队伤员缺药，日军封锁，好不容易弄了些草药，以解燃眉之急，请您帮忙过鬼门关。”来人怕船老大不答应，说着话就塞过来一把大洋。船老大一把推开，给对方递了一碗酒，对饮，算是接了这活。按照那日约定，一个小时后，运输药材的船队就会靠岸，船老大便上船帮助船队驶出鬼门关。

船老大向隅而坐，万分焦灼，为了牢牢坐稳老大的位置，他从未向外人传授过几代人用命换来的绝技，如果他不能脱身，不能上船，船队的处境将更加凶险。

看守他们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日军特种部队，专为截获运输药材的船只而来，煞费苦心，志在必得。他们直奔江边客栈，并在

这里轻易地找到了船老大。因为客栈的老板娘是船老大的女人，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天天盼船老大来喝酒、来相聚。

这支日军小分队也非常谨慎，只允许客栈老板娘走动，给被看押的人送点水、弄点吃的。而他们自己却不吃客栈的饭，只吃自备的罐头和干粮；喝的水，也要中国人试喝后才装入军壶。他们本想把船老大单独困在一边，众船工不许，竭力护住船老大。日本人知道这些船工大都是在船上见过世面的，怕逼急了会拼命，只好作罢，但又怕有闪失，不仅派专人盯死船老大，还时不时地派人过去查看一番。

忽然，老板娘一边朝外跑，一边喊道："起火了，起火了！"人们一看，只见厨房浓烟滚滚，火苗直蹿。老板娘没跑几步就被一个日军士兵追上，一枪托击昏在地。

困在屋里的人刚想去救火，就听一阵枪栓响，只好在黑洞洞的枪口下，被迫重新回到原地。十几个日军士兵赶紧从空地上的大缸里取水泼灭了火苗。木制吊脚楼为防火，在空旷地上摆放了专门用石头打制的几口大缸，装满水，正好被日军派上了用场。

日军判断这是有意纵火，是烽火，看到信号后，那些准备靠岸的船只见势就赶紧顺江而下了。起火之时，也确实有几只船从上游驶向青滩，船上的人看到了烟火，也看到了老板娘，因为她奔跑的地方是船上的最佳视角区。上次来拜访船老大的那个人也在船上，他在码头上没有见到船老大，就已经生疑了，现在又看到老板娘被击倒，便断定鬼子已做了伏击准备。这名久经沙场的老兵，赶紧下令前行，即使死在鬼门关，也不能落入鬼子的手里。

日军见状，赶紧下令机枪扫射，船上不停有人中弹，但船只还是很快过了伏击区，日军只好沿江岸一路追击。鬼子恼羞成怒，要提审船老大。当几个日军士兵气势汹汹把船老大从墙角架起来时，一看就傻眼了，因为站在他们面前的不是船老大，一名船工不知何时换上了他的衣服。

而真正的船老大在众人的掩护下，独自顺江而下，泅水到了险滩最险处，此时正站在江中的大礁石上接应迎面而来的船只。因为适逢枯水期，所以江中这块最大的礁石露出了狰狞的头。无数船只曾毁于此，无数船工曾丧命于此，鬼门关的这一关还没第二个人闯得过去。当船上的人看到了船老大时，都禁不住惊呼起来。岸上追过来的鬼子也看到了，朝船老大不断地打枪。

船老大向船上的人不停地做着手势：朝我来，朝我来，朝大礁石冲过来！鬼子的枪打在船上，幸亏有浪颠簸，没伤到船身。船工们眼红了，手在发抖，心想反正一死，眼一闭，就朝大礁石、朝船老大站的方向冲了过去……

然而，船居然安全地过了礁石，驶出了鬼门关，船上的人回望船老大，发现大礁石上已没了他的身影。原来他被追来的鬼子开枪击中，落到了水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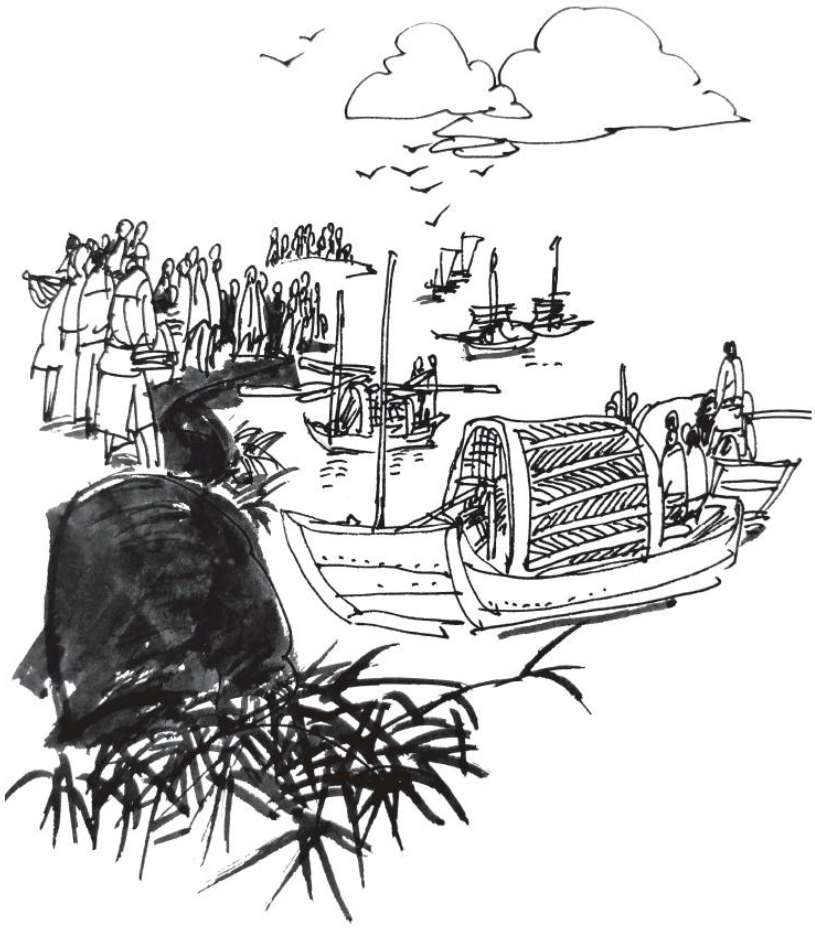
后来，客栈老板娘从鬼子那儿逃了出来，冒险找到并厚葬了船老大的尸首，请来的石匠还在打碑，她就梦到了船老大，要她在大礁石上刻下三个大字："朝我来"。一切妥当，她烈性子犯了，一把火烧了吊脚楼之后，不知去向。有人说，朝他去了……

而自从有了"朝我来"，过这道险关就有了秘诀：朝大礁石正对着冲过去！自此，险关不再险！

选自《故事会》

昆仑奴

◇文／文丽俊　图／段明



大唐咸通十四年冬初。

这一天，冷清多时的灞河上热闹起来。一大早，就有很多人来到河边，有人还坐了船，看他们的样子，一定是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发生。

原来，这一天灞河上要举办一场赛事，来的都是看客——三品官太常卿杨佑和从三品的大理寺卿段行之，要比试家里养的昆仑奴的水性。

在大唐，达官贵人们豪奢生活的标准是“居家新罗婢、出门昆仑奴”。来自新罗的婢女最温和勤快，乖巧能干；而来自南洋的昆仑奴身体壮得像小牛犊，性格却温良敦厚，不计报酬，对主人忠心耿耿。其中全身黑色皮肤的昆仑奴最难得，价格也最贵，不是豪门贵族也养不起。

昆仑奴还有一个特性，几乎个顶个拥有一身好水性，于是长安城里就渐渐衍生出一项娱乐活动：主人们都爱炫耀自家昆仑奴的好水性，经常会有人在灞河之上以此约赌，连普通平民百姓都通过赌坊跟着参与进来。

杨佑和段行之虽然同朝为官，关系却一直不好，前不久段行之还上书弹劾杨佑。杨佑为人刻薄跋扈，善于媚上。因为当今圣上喜欢礼佛，杨佑便投其所好，俨然以虔诚的佛教徒身份行事，从此得到了皇上的欢心，所以尽管总有人弹劾他，却都被压下了。

前不久，杨佑和段行之同时在灞河上游玩，一个女子的发钗掉进了河里，段行之让他的昆仑奴阿里下水给捞了上来，博得现场人们的满堂彩，段行之重重赏赐了阿里。一旁的杨佑冷笑着说，如果是自己家的昆仑奴阿达在，捞个区区发钗，还会用这么久，真是笑话。段行之听了哈哈一笑，也没反驳，杨佑却一再挤对他，要和他比一比阿里和阿达谁的水性更好。一旁很多好事者推波助澜地起哄，段行之被

逼得没办法，只得答应。

之前两人已经比试过两场，各自赢了一局，所以到了决赛这一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满城人都兴致勃勃跑来观看赛事。城里的各大赌坊也纷纷跟进，据说连皇帝都听说这事儿了。

比赛时间已到，段家的昆仑奴阿里只穿了一条短裤，走上船头。他一身棕褐色的皮肤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肌肉一块块凸起，像一只只小老鼠在皮肤下游动，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

杨家的昆仑奴阿达也走上船头，他全身黑色，身材高大健美，四肢健硕颀长，按照当时人们的考量标准，这是一个顶级昆仑奴的模样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神态却有点儿萎靡，眼白也发红。

“慢着！”船头的杨佑喝道。同时一伸手，身后的奴仆递给他一个玉瓶。他打开玉瓶，递给阿达，阿达接过瓶子，似乎犹豫了一下。

“喝下去！”杨佑再次喝道。阿达一闭眼，把瓶子里的液体喝光了，又将空瓶子扔到了甲板上。

杨佑这才露出笑意，解释道：“喝点儿老酒，驱驱寒气。”

确实，四周的看客们早都穿上了棉衣，已经入冬了，郊外的河边寒气逼人，杨佑和段行之都穿着厚厚的皮袍子，这两个立在船头的昆仑奴却都只穿了一条短裤。

这时，杨佑从手臂上褪下一串碧玉的手串，随手丢进河里。两个昆仑奴几乎同时跃入水中，那一条棕褐、一条漆黑的身形，竟像是两条大鱼一样，所有看客都瞪大了眼睛，死死盯着水面。终于，棕褐色皮肤的阿里先浮出水面，手里拿着的正是那串碧玉串。

人群一阵欢呼，随后，阿达也钻出水面，爬上了船。

杨佑皮笑肉不笑地说：“厉害，继续。”段行之看看沮丧的阿达，说：“让他们喝点儿酒暖暖身子，进船舱暖和一会儿再下水吧。”

杨佑缓缓摇头：“比的就是体力和耐受力，段大人是想认输吗？”

段行之紧皱眉头，也摇摇头，把腰上系着的一个和田玉的玉佩丢进水里，人群中又是一阵议论声。阿里毫不犹豫，转身入水，这次阿达却稍稍落了后，杨佑急了，嘴里骂了一句什么，阿达也跳进了河水里。

第一轮比试两人已经消耗了很多体力，人还没暖过来，所以这次入水的时间要长一些。人们的眼睛死死盯着平静的河面。

突然，一条棕褐色的手臂举了起来，那枚洁白的玉佩在阳光下发出莹润的光泽。人们立刻一起惊呼拍手。

“三局两胜，我赢了，杨大人。”段行之让其他奴仆赶紧把阿里搀扶进船舱。

“未必，再等等看。”杨佑慢条斯理地说，端起了仆人敬上的热茶。

又过了片刻，阿达才从水里钻出来，似乎体力不支，攀爬了两次都滑下去，还是仆人把他拉上了船。他喘息着摊开黑色的手掌，掌心有一个洁白的小小玉环，样子比一颗蚕豆大不了多少。

这是怎么回事？离得近的看客们也看见了，毕竟黑白分明。很快，这消息就传进了灞河岸上所有看客们的耳朵。

段行之一愣，拿起刚刚阿里捞上来的玉佩，一个念头闪过，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这玉佩是雕刻了一对鱼的图案，鱼嘴里原本衔着两枚玉环。此刻只剩一枚了——玉环扣是活的，能卸下，一定是刚才丢下水时掉出去的。

人们都欢呼起来，只不过，这一次的欢呼声是给阿达的。

“这一局你们赢，我们平局。我看你这奴隶似乎身体不适，不要再继续比下去了，如果杨大人有兴致，我

们等春暖花开，再来加试如何？”段行之想要结束这场赛事，杨佑呵呵笑了：“段大人，说好了三局两胜，您这可不合规矩啊！这河里、岸上的看客们也不答应，还有那么多下了赌注的人呢，更不答应。我的人我心里有数，死不了，放心吧。来人，再给阿达来点儿热酒！”

阿达抬起头，喘着粗气，用哀求的声音说：“主人，小的、小的今天实在使不出本事，改日再比吧，求主人开恩。”他的眼睛里滚出了大颗的泪珠。

“不行！当初买你们父子俩，就是因为你的水性好，如今到关键时刻你不敢比了，那我要你何用！今天若是赢不了比赛，你就去死！”杨佑突然翻脸。当着这么多人，这个低贱的奴隶居然认屃，这可真是奇耻大辱，他哪儿受得了！他用力拔下套在左手食指上的碧玉扳指，像是要发泄满腔愤怒一样，用尽全身力气，使劲儿抛了出去。绿莹莹的扳指在阳光下带着一道小小的绿光，落入了水中，人群中又是一片惊叹声。

阿里紧紧盯着扳指入水的方向，跳下水，游了过去。

阿达却站着发愣，杨佑气得骂了一句脏话，飞起一脚，正踹在阿达的腰上，阿达一下跌进了水里。

很长很长时间，平静的水面只能看见一串串气泡，人们鸦雀无声，都在紧盯着水面。终于，两条棕褐色的手臂率先伸出水面，很快游到了段行之的船旁，没等上船，那个碧玉扳指先被举起来交到主人手里。

段行之大喜过望，亲自伸手拉上了阿里，阿里已经冻得嘴唇惨白，浑身打摆子一样抖个不停。

“赶紧搀扶进去，给他裹一条厚毛毯，多抱几个手炉！”

奴仆们答应着，搀扶阿里进了船舱。

再看杨佑，脸早变成了紫茄子色儿，两只眼睛喷出怒火，死死盯着水面。人们开始担心，那个输了比赛的奴隶，主人会怎么惩罚他……

阳光照在波平如镜的河面，好半天过去了，一点儿声响都没有，也不见气泡。

人们窃窃私语，段行之担心地说：“杨大人，你的奴隶会不会是出了事？我家还有几个水性不错的奴隶，让他们下去找找吧？”

“不用！”杨佑输了这场豪赌，更丢了面子，早已经怒气填胸，对水下的阿达恨之入骨，哪里还管他的死活！可是阿达始终没有浮出水面，杨佑恨恨地说：“死了最好！”之后吩咐下人，靠船上岸，打道回府了。

这边段行之打发几个奴隶在发现碧玉扳指的附近河中反复寻找，却一无所获，只得怏怏而归，虽然赢了赌局，他的心情却并不好。

第二天在朝堂上，官员们启奏正事已毕，唐懿宗突然问杨佑：“杨大人，听说昨天你和段大人在灞河打赌，结果如何？”杨佑上前如实回答，是自己输了。

“你输了比赛，那昆仑奴呢？哪里去了？”

“啊，他、他水性不好，可能是溺死了吧。臣会寻找他的尸骨，为他安葬的。”皇上信佛，是个慈悲之人，杨佑小心翼翼地回答。

“别欺瞒朕了！朕已经查清，那个黑奴是父子俩一起卖到你府上为奴的，他父亲在你们比赛的前一天故去了，而他本人又得了伤寒。你为了赌一口气，竟然罔顾天理人伦，更罔顾一条性命！朕最近正在筹备恭迎佛骨一事，如果大臣都是你这样的狠毒冷酷，草菅人命，朕就算迎来佛骨又有何用！”

这下，杨佑傻了，一下瘫倒在地上。

原来，唐懿宗推崇佛道，最近正在筹备大唐第六次迎接佛骨，这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工程，耗费金银数不胜数。段行之想起几次弹劾杨佑不成，昨天发生的事儿正是一件好口实，于是就把

赌赛经过原原本本奏报给了皇帝，皇帝果然龙颜大怒。

杨佑被削职为民，带着家眷灰溜溜地返回故乡。他平素待人刻薄，这下落魄丢官，不知道多少同僚拍手称快，离开长安时也没个人来送行，真正体会到了树倒猢狲散的凄凉。

一行车马到了灞桥之上，突然见一个骑着马的官员等在桥边，杨佑定睛一看，正是死对头——段行之。他等在这里，哪里是为自己送行，分明是来看笑话的。杨佑正在恼火，在段行之身后，却有一个人转了出来，那人的皮肤是黑色的。杨佑仔细认了认，竟然是阿达！

“阿达——你、你们早就串通好的，用装死来弹劾我是不是？亏得人人都说昆仑奴是天底下最忠心的奴仆，只要给他们一碗饭吃，比狗都听话！算我瞎了眼！”杨佑气得牙齿咬得咯嘣嘣响。

“错了杨兄，在你和我赌赛之前，我从没见过阿达。那天你带人走了以后，我的仆人在灞河一直找到天黑，也没找到阿达的尸骨。我想起他的死和我也有一点儿关联，心里甚是感伤，回到家后久久不能安睡。突然有仆人来禀报，说阿达没死，来求见我。我高兴极了，赶紧让他进来……”

阿达见了段行之就叩头不止，感谢他为自己求情和捞尸之恩。他说，他的父亲也在杨佑府里当差，前一天刚刚死去。自己在异国他乡就这么一个亲人，难过得整夜都痛哭，天亮开始发寒热病，他恳求主人改个日子再去比赛，可主人担心被人笑话，反而把他臭骂一顿。又担心阿达输掉比赛，杨佑就逼他喝一种能积聚能量但日后会让人早死的“神水”。等到被踹下水之后，阿达对主人彻底绝望了，这个心思单纯、忠心耿耿的奴隶寒透了心。他压根就没去找碧玉扳指，而是偷偷潜到远处藏了起来，眼看着主人丢下自己走了，反而是段行之派人打捞自己……

杨佑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冻的，或者是后悔了？

“再忠良的心也禁不住一伤再伤！天作有雨，人作有祸。能有今天的下场，脚下的路是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算是我送别你的赠言，前路漫漫，好自为之！”

阿达跪在桥上，冲着杨佑这一队车马磕了三个头，起身牵上段行之的马，走远了。

选自《民间文学》

沙漠马灯

◇文／谢志强　图／黄胜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春天，风的威势有多大？

1974年3月底，我高中毕业，被分配到农场的十八连接受“再教育”。十八连紧挨着沙漠。第二天，沙漠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

正值春耕备耕之际。早晨，童连长说：“不出工了。”

我们待在宿舍里，闭门关窗。可是，沙粒还是从门窗的缝隙里钻进来。仿佛有一群汉子要进门，又是敲又是推。门窗不断响，用毡子蒙住窗户，玻璃像要破碎一般，风携带着沙子、石子敲击。屋顶落着石子，还滚动。

沙暴刮了三天，突然停息。室内所有的平面都覆盖着一层沙子。嘴里也含着沙子。抖一抖被子、床单，一片沙尘。

我的家乡在浙江，江南水乡的春天很温柔。浙江人在上海常有亲戚。十八连有



百十个上海支边青年，其中一个叫朱安康，跟我有曲里拐弯的亲戚关系，算起辈分，他是我的远房舅舅。

朱安康说：“现在有防沙林带了，我们1966年刚到这里，无遮无拦，刮起大风，连个抓的东西都没有，风可以吹跑人。”

1966年，童连长这个南泥湾大生产的垦荒英雄，接到团部的命令，要在沙漠的边缘建个连队，团里分配了110名上海支边青年。那年3月8日，朱安康同一批上海青年，从上海辗转来到军垦农场，在场部招待所休整了三天，童连长赶着牛拉的大轱辘车去接，老牛慢车，傍晚来到了十八连驻地。

当时，起了沙暴。沙暴席卷过来，昏天黑地。牛车停在连部前的一片空地，其实，仅仅平了沙包，连部不过是临时挖的地窝子，看去也是大沙包，只不过竖了一根高高的杆子，是没挂旗的旗杆，那是连队唯一明显的标志。朱安康已抱住旗杆，风几乎要把他刮得脚离地面。

童连长命令：“全体卧倒。”

朱安康受不了，松开了手。

沙暴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个多小时后，沙暴莫名其妙停止了。大家纷纷从沙堆里面拱出来。沙漠似乎要掩盖所有的活物。

天色已黑。童连长立刻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三个人。

于是，本来用作欢迎的锣鼓，不是集中，而是分散，遍野敲锣打鼓，还伴着一声声呼唤。连队前边凭空增加了几个沙包，沙漠似乎又重新收复了它们的地盘。

安顿了其他的上海青年。童连长组织了连队的老职工，继续敲锣打鼓。夜深了，还是没找到失踪的三个人，其中就有我1974年认的舅舅。

童连长急了，那么远来到边疆，根还没扎下，在一场沙暴中失踪了，怎么向他们远在上海的父母交代？他拿出一盏马灯，灌足了油，叫了个能爬树的职工，说：“把马灯挂上去。”

旗杆的顶端挂上了一盏马灯。

童连长一夜没睡，亲自在旗杆下边站岗。他用砍土镢，轻轻地刨连部前边的沙包——那是沙暴的成果。沙包里仅仅埋了行李、包裹。

天亮了。遥远的地平线上升起了太阳。太阳给一群沙包镀上了金黄，平静得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离连队驻地不远，一个沙包顶端还留着红柳的细枝，沙包增大增高了许多。朱安康从沙包里拱出来。好像一个帐篷在动，随后，沙包里又钻出来另外两个人。三个人出来，沙子像秃头泼了水一样，顺着身体流下来，然后，显出人形。

昨晚朱安康松开旗杆，手脚乱动，总想抓住什么，却像游泳一样漂移，身不由己。他说："幸亏被沙包截住了，不然，不知要被吹多远。"

三个人仿佛被沙子塑造过了，灰头土脸，吐出的唾沫，是一团沙子，像浓痰。

童连长握了握他们的手，说："昨晚，你们没看见亮光吗？"

旗杆上的马灯仍亮着，但是，阳光强过了灯光——那一点儿光亮躲在灯罩里。

朱安康说："风刮得我糊里糊涂晕头转向了。"

童连长说："你们三人昨晚看电影了吧？"

马灯已从旗杆上取了下来。

朱安康说："啥电影？"

童连长拎着马灯，说："《红灯记》呀。"

那一天，马灯就交给了朱安康。童连长说："大风的纪念。"

沙漠边缘出现了绿洲——我想象不出多年前还是一片荒漠，好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抠出了小小的一块，不过，每一年春天起沙暴，刮得遮天蔽日，沙漠总是趁机要把十八连这一片绿洲夺回去。

播了稻种，朱安康拎着马灯春灌。春夜的田野，一点儿一点儿的亮在游动。

选自《短小说》

解铃还须系铃人

◇文/袁珂



一天，方丈和尚想测验一下他的徒弟中谁最聪明，就在说法堂上出了一个问题："假如现在有一只老虎，这老虎的脖颈上挂着一个金铃，请问谁能够把这金铃解下来？"

徒弟们没料到师父会出这样奇怪的问题——凭空出现了一只老虎，老虎脖颈上又挂了这么个金铃，除非是神仙，谁能把它解得下来呢！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没有人能回答。

有个年轻而鲁莽的和尚，平时师兄们都瞧不起他，专叫他干些挑水、劈柴一类的粗活，这会儿工作干完了，也到说法堂上来听师父讲经说法。

方丈和尚一见他来了，又拿刚才的问题问他："假如现在有一只老虎，老虎脖颈上挂着一个金铃，你说，谁能把这金铃解得下来？"

莽和尚不假思索，脱口说道："谁给它挂上的就叫谁解下来好啦！"

方丈和尚听了这话，暗吃一惊，但还是不动声色地问："为何呢？"

莽和尚说："这不是很明白吗？假如他没本事解得下来，当初他又怎么会有本事挂得上去呢！"

方丈和尚竖起大拇指，连说："答得好！答得好！"后来他就把他的衣钵和全部学问传授给了这个看似鲁莽其实聪明的徒弟。这方丈和尚就是法眼，莽和尚就是清凉泰钦禅师。

选自《袁珂讲成语故事》



巧破银针案

◇文／梅蓝心　图／周欣欣

南宋年间的一个冬天，被罢官的辛弃疾得到重新起用。皇上将他安排到镇江当知府，他带着家眷经过长途跋涉到了镇江。

由于在水路中风浪颠簸，一名叫整整的侍妾受到惊吓后，夜间一直不能入眠。眼看她瘦了一圈，夫人范氏焦急万分。整整温柔懂事，善于理家，是范氏最好的助手，因此二人情同姐妹。

寻医、服药无效后，府衙的幕僚向辛弃疾推荐了一位擅用针灸治病的方郎中。鹤发童颜的方郎中已经七十多岁了。一番望、闻、问、切之后，他手法娴熟地把银针逐一扎进整整的穴位。一开始整整还烦躁不安，没多久她就安静下来了。

一连针灸了五日，方郎中说一个疗程结束了，若是整整的症状有反复，他到时候再来施针。

平稳几天后，整整的病又复发了。辛弃疾因救灾没有时间回府，便让来报信的家丁再去请方郎中。

又忙了十来天，辛弃疾才抽空回了一趟家。范氏看着整整，担心地对辛弃疾说：“夫君，整整针灸已有三个疗程了，可还是反反复复……”辛弃疾揽着范氏的肩，心疼地安慰道：“夫人莫急，好在有方郎中。等救灾的事告一段落后，我再另想法子。”

一日，辛弃疾乘轿经过城门时，忽见一位守城门的老卒满头大汗、浑身发抖，眼看就要站不住了。辛弃疾急忙下轿把他扶到一旁，并质问守卫班头武二柱，为何要如此苛刻地对待老人家。武二柱有口难言：“辛大人，这陶民虽然年近七十，但小人也不敢有违圣命，擅自让他休息啊！”陶民也气喘吁吁地说：“辛大人，不怨班头，是小的不争气……”话音未落，他便晕了过去。

辛弃疾一边将陶民扶上官轿和他一并坐着，一边愤懑地训斥着武二柱：“今天我就带他去治病，你大可以去告御状！”武二柱敬重辛弃疾是难得的好官，哪里敢造次，忙不迭地躬身赔罪。

辛弃疾以前经过城门听陶民与路人说话时，知道他见识不凡，只不过一直都没有机会和他交谈。此刻，辛弃疾看着昏迷的陶民，想不通他一把年纪了，为何皇上还要他守城门？

回到府衙后不大一会儿，方郎中就被请来了。他进了书房，见头发花白的陶民躺在床上，便明白是辛弃疾的善举，不由感动地说：“辛大人，您能来镇江，真是我们百姓之福！”辛弃疾示意他不用说那些客套话，赶紧施针救人。

方郎中给陶民把了脉，从针囊里取出一根银针，对

着他的人中扎了下去，陶民马上就痛醒了。当他发现方郎中还要往他的合谷穴扎针时，忽地大叫一声“别扎了”，又立即把人中上的那枚针拔了下来！辛弃疾以为陶民犯了糊涂，便给他解释，说是神医在救他的命。

陶民眼里闪过一丝怨尤，可怜巴巴地摇着头说：“辛大人，小的、小的从小就怕痛……”他哆嗦着手摸出一点碎银递给方郎中，嗫嚅着问：“这些如果不够的话，我过几天发了饷银再补上……”

方郎中神色一变，接过碎银叹道：“够了，够了。”辛弃疾见陶民实在不愿针灸，只好叫人把方郎中送出衙门，又去请另外的郎中。

这次郎中来了之后，陶民没有再抗拒治疗。服过汤药不久，他身体好了许多。

第二日，陶民醒来后，向辛弃疾道出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陶民本是一名富家子，从小就迷恋种花。后来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幸亏他掌握了不少种花的绝技，才进宫当了一名花吏。在他的打理下，御花园的花开得异常艳丽，皇上极为满意。可惜年老之后，他渐渐体力不支，一次失手打碎了皇上最喜欢的花盆，就被贬到镇江来守城门了。

陶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念叨着，辛弃疾也听得泪眼模糊。他想起自己的经历，一股同病相怜的感觉油然而起。

在府衙调理一段时间后，陶民的病彻底好了。辛弃疾不忍心再让他守城门，便安排他在府里打理花园。陶民怕被朝廷知道后会连累辛弃疾，因此一再推辞，但敌不过辛弃疾的“强硬”态度，只好遵从。

陶民得知了整整夜间不眠的症状反复发作的事儿，他告诉范氏：“夫人，小的倒有个偏方，若是辛大人愿意配合的话，整整姑娘七日后便可痊愈了。”范氏听后有些诧异，因为他的方法是，这七日别让整整针灸，另外，辛弃疾要连续七日带夫人、整整和孩子们到云台山上去。

辛弃疾虽然觉得有些奇怪，但好在灾民的安置事务已经进入尾声，暂时有点儿闲暇，为了家人，他愿意一试。

次日一大早，陶民将一张路线图交给了辛弃疾，路线图的终点是云台山上的一片梅林。辛弃疾听闻过那里的梅花十分奇特。它们生长在山上的冷坞之中，不畏寒湿，花朵洁白芬芳，而且花期与众不同，是在春末夏初。如今，正是开得灿烂的季节，这次正好可以带家人一起去观赏。

很快，辛弃疾就带着家眷出发了。放眼望去，云台山层峦叠嶂，云雾缭绕。山间的鸟鸣声此起彼伏，悠扬婉转。看着孩子们兴奋的样子，夫妇二人也非常开心。

照着路线图的指示，一家人很快就置身于一片清香四溢的梅林之中。层层叠叠的梅花就是一片香雪海，喜煞众人，大家忍不住嬉戏起来。十七岁的整整好奇地望着满山的梅花，不愿再被旁人扶着。她开心极了，也跟着少爷们小跑起来。

当晚回府后，整整睡得特别安稳。

第二日一早，辛弃疾问陶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陶民神秘地说：“七日后，您就明白了。”辛弃疾不好再追问，只好带着家人继续爬山。果真，一连六日，整整夜里都睡得很香。而他们一家，也和住在梅林中的人们熟悉起来。

到了第七日，就在辛弃疾一家快下山的时候，迎面走来了武二柱。辛弃疾很好奇，问他来这里做什么？武二柱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出了上山的原因。辛弃疾一听，顿觉悚然。

一年前，武二柱的妻子有了心悸的症状，找方郎中针灸后，确实有很大的好转，可是，每次停针后不几日，又会复发。如此周而复始，经过一年的时间，不菲的诊疗费使武二柱家徒四壁。陶民知道后，给他出主意，让他们一家到山上的梅林中住一阵。没想到，两个月过去，他妻子竟痊愈了。

在回家的路上，辛弃疾将前前后后的事情联系起来，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当天傍晚，辛弃疾大呼头痛，范氏急忙差人去请方郎中。

方郎中进了卧房，诊断之后说道："辛大人一定是体内起了热毒。"接着，他又熟练地拿出银针，在辛弃疾的印堂穴上施了针。但很快，他就感到了异样——一股神奇的力量通过银针，顶得他的手指一阵刺痛，紧接着，又顶向了他的心脏！

方郎中好不容易才松开手，晃了晃头，又取出第二根银针，朝辛弃疾的百会穴刺去。没想到，针尖刚扎进去，一股更强烈的力量又顶着他。他想松开捏针的手指，却怎么也松不开……终于，他感到心脏已经无法承受，大叫一声后，浑身筛糠似的跪地求饶："大人，我知错了，您放过我吧！"范氏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呆了。辛弃疾敏捷地翻身落地，拔掉了头上的两根银针，揶揄地看着方郎中。

公堂上，方郎中把一切都招了出来。

原来，方郎中跟一位高人学习了一手针灸术，一根银针被他运用得出神入化。可他心术不正，在给病人施针的时候，故意调整银针的深度和入肉的角度。这样病人很快就会好转，但又隔三岔五地复发，继续花钱找他针灸。他担心这个方法用久了会有人怀疑，所以在一个地方行医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可惜，他这次遇到了陶民和辛弃疾。

深谙花事的陶民早就知道，每种花都有不同的药用价值。当他听说武二柱的妻子和辛弃疾的侍妾所患的病症后，立即就想到了云台山上的梅林，因为梅花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安心祛毒。武妻的心悸以及整整的失眠症状，都是需要安下心来才会痊愈的病。因此，陶民才会叫武二柱搬到山上住一阵，叫整整连续七日来梅林。

陶民心善，每当得知有人因为方郎中的"治疗"被弄得倾家荡产时，便建议他们到梅林中去生活一段时间。陶民之所以叫辛弃疾带着全家一起上山，也是心疼辛弃疾为了民生操劳过度，想借此机会让他享受享受天伦之乐罢了。

陶民说，他原本不知道方郎中的歹毒心肠，只是发现他为很多病人针灸后，很少有完全康复的，猜测其目的是为了骗钱，因此对方郎中万分反感。所以在方郎中给他施针的时候，他的反应才会那么强烈。

文武双全的辛弃疾将所有的细节串在一起之后，知道了方郎中的用意。辛弃疾练过一种"顶针功"，在接受针灸时发功，迫使方郎中说出了实情。

狱中的方郎中悔恨不已，如果不是忘了学医时的初心，又怎么会走上这条不归路呢？

念方郎中年事已高，辛弃疾决定特事特办：一方面让方郎中把那些不义之财退给患者；另一方面，让方郎中继续为患者针灸，直到他们痊愈，他才可重获自由。

可是，待患者都康复后，狱卒却发现方郎中用一条腰带上了吊，幸亏发现及时，救下了他。见此情形，辛弃疾便把陶民请到了狱中。

陶民见到铁门内万念俱灰的方郎中，二人顿时哽咽了。少顷，他难以置信地问辛弃疾："大人，您、您是怎么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的？"

辛弃疾笑道："你们见面时那微妙的表情，以及你们相似的轮廓，我都看在眼里。所以……"陶民和方郎中这才知道，是辛弃疾宅心仁厚，用陶民的功，抵了方郎中的过，因此才会网开一面，留下方郎中的性命。

牢门打开后，陶民冲进去搂着方郎中抽泣道："哥，咱们都好好活着吧……"

原来，方郎中正是陶民的亲哥哥。当年因为他输光了家业，爹娘因此丧命，才使走投无路的陶民进宫当了花吏。他隐姓埋名去学医，后来又四处寻找弟弟。他想存下丰厚的财产和弟弟一同享用，以弥补这些年对弟弟的亏欠。直到去年，他才找到在镇江看守城门的陶民。但陶民不肯原谅他，他便开了医馆留下来。

如今，见这对失散多年的兄弟冰释前嫌，辛弃疾心中五味杂陈。

选自《民间文学》

勘破隐情



闺阁凶案

民国十二年六月初五早上，安徽省城安庆金凤银楼掌柜刘德山的管家刘则忠来报案，刘德山的独生女儿刘云翠小姐被人杀害在闺阁里。探长黄宝光接案后，急带助手莫春帆及验尸官老张等人赶过去。这刘德山在前清时期曾坐镇扬州府，任两淮盐政使多年，民国成立后，他迁居安庆，开了家卖首饰的金凤银楼。而他的女儿刘云翠则因姿容秀美、举止时髦洋派而闻名，她经常女扮男装，被称为“男装丽人”。今年年初，刘小姐同安徽省的最高长官赵督军的六公子订了婚，准备在六月十二举行婚礼。

黄探长一行来到刘宅大院，刘德山哽咽着说了案情。自订婚后，刘德山对女儿严加管束，让她每天住在闺房百花阁上，并指派梅香和秋菊两个丫鬟寸步不离地服侍。从六月初三开始，他还在大院门外搭起戏台，请来戏班唱戏。“万不料今天凌晨，梅香和秋菊来报，说小女被人杀害在百花阁上……”

黄探长提出要到现场看看。百花阁地处大院腹地，周边高高的围墙和只在南墙留的小拱门使它成了一座单独的院中小院。院门口站着梅香和秋菊，黄探长要两个丫鬟讲明案情。梅香说，昨晚天一黑，小姐便催促我们去大门外听戏，我们起初不敢违抗老爷命令，但小姐出了个主意：让我俩从外面锁上小院门，而她再从里面插上门闩。这下我们放心了，便听从了小姐安排。天快亮时，我们到了小院门前，正要掏钥匙，却见大锁已被打开，于是我们急忙向百花阁

二楼奔去，结果发现小姐躺在梳妆台前，脖颈上插着一把长剪刀！

听了丫鬟的述说，黄探长从门鼻子上摘下黄铜大锁，只见锁眼锁芯都完好无损，不由眉头一皱，将锁交给了莫春帆收起。再看刘小姐的卧房被翻得乱七八糟，验尸官老张从刘小姐脖颈上拔下那把剪刀检查一番，之后请黄探长过目。黄探长一眼就认出这是一把长柄裁缝剪刀！这时，刘德山上了百花阁，查看女儿后，他哭了起来："我的鲛泪珠，我的鹡鸰翠柳……"面对惊诧不已的黄探长，刘则忠解释：鲛泪珠是产自南洋的罕见明珠，鹡鸰翠柳是一挂翡翠项链。这两件宝物堪称金凤银楼的镇店之宝，因与赵督军联姻成了亲家，刘德山便将两件宝物当作陪嫁给了女儿，于昨天白天亲手将鹡鸰翠柳挂在了女儿脖子上，鲛泪珠则镶嵌在金玉打制成的五凤钿顶上，罩在女儿发髻上。万不料夜里刘小姐被杀害，两件宝物也不翼而飞！

这时，老张用一根验尸棒从血泊中挑起一串血迹斑斑的绿色项链，刘德山看到，连声道："就是它，是我的鹡鸰翠柳！"黄探长说道："你是不是应该看看是否还少了别的东西？"刘德山一怔，之后又是一番扒拉，最后很是疑惑地道："这么多贵重首饰，只少了一只金戒指！"黄探长也疑惑不已：若是歹徒劫财行凶，为何单单只少了鲛泪珠和戒指呢？这时，老张走到黄探长面前，一番耳语。黄探长听了，暗自点了点头。

巧破窃案

勘验罢现场，黄探长下了阁楼，莫春帆过来汇报说在东墙下发现两溜鞋印，现已将鞋印浇注成了石膏模，而在东墙上则发现了一块被踩断了的遮墙瓦，歹徒定是从东面的小院子翻墙过来的。

"东面的小院子是做什么用的？"看过鞋印模，黄探长问刘则忠。刘则忠说："平常只有老花匠孙老汉住在里面侍弄花草。昨天因吉期临近，老爷特请来了小姐出阁时用得上的三个人，分别是剪裁嫁衣的一把剪、照相师米仲泉和盘头的陈小手。"

一行人来到东院，黄探长放眼一看，只见小院有四五间房子，空地上栽种着芍药，绿叶下正喷吐着鲜红的花蕾，奇怪的是地上有一堆新剪落的枝叶，其中夹杂不少花蕾。孙老汉嘴碎，见黄探长注意到地上的花蕾，走过来说道："昨天米仲泉帮我剪修芍药枝。我告诉他只可轻剪两个侧枝，不料他却剪下了不少花蕾……"孙老汉正絮叨着，忽一泡鸟屎落在了他的肩头，黄探长抬头一看，只见树顶上几只乌鸦围着巢窝上下翻飞……莫春帆和刘则忠将一把剪等三人带来，黄探长抬眼打量，陈小手的打扮最令人注目，因为他上身穿着西装，脚上却是一双布鞋。黄探长问陈小手："说说你昨晚干了些什么。"陈小手道："昨晚米仲泉买了几样小菜，一瓶酒。我多喝了两杯，酒桌一撤便往床上一躺睡着了。"黄探长笑了笑，对陈小手道："脱下你的鞋子！"两个警员不由分说走上前，各脱下陈小手一只鞋，莫春帆拎过来与石膏鞋印模一对比："嗬，一模一样，夜里去百花阁的就是这双鞋！"而一个警员突然惊叫道："这家伙居然在脚趾上套戒指！"说着，从陈小手脚上取下一枚戒指交给了黄探长。刘则忠伸头一看："这是我家小姐的金戒指！"陈小手忽然扑通一跪："我交代，我昨天在为刘小姐盘头时，无意中看见梳妆台抽屉里有好多首饰，一时贪心，偷窃了这戒指，套在了脚趾上。可刘小姐不是我杀的！""人赃俱获，你还狡辩个啥？"莫春

帆用手铐铐上了陈小手。

勘破隐情

莫春帆长出了一口气，说："终于抓住了凶手！"黄探长却连连摇头："不，夜里去百花阁的绝不是陈小手！"随后，黄探长转向一把剪："昨夜你去百花阁干什么去了？""我……我昨夜没去百花阁！"一把剪说道。黄探长指着一把剪的后背道："那你后背上的喜烛蜡痕从何而来？"听到这儿，一把剪直发抖！莫春帆上前一把扭住一把剪，一掏摸他的衣袋，竟掏出一把黄铜钥匙，再往那把黄铜大锁锁眼里一拧，锁开了！

"一把剪！刘小姐打发两个丫鬟去看戏，就是为了与你约会吧？刘小姐尸身上的那把剪刀也是你的吧？"黄探长说。一把剪喃喃道："这事儿还真是跳进黄河也说不清了！我交代，我全说……"

原来，刘小姐早是一把剪的常客，一把剪也百般讨好刘小姐，还送给她一把裁缝剪刀。昨天上午在百花阁量体裁衣，临走时，刘小姐趁人不注意，塞给一把剪一把钥匙，并朝小院门努了一下嘴，一把剪明白刘小姐暗示他夜里过来。晚饭后，一把剪来到百花阁小院，果然一开锁刘小姐就从里面接应他，扯着他的手来到了阁楼上。

刘小姐一头扑在一把剪怀中，说她爹为了重返官场，硬把她许配给赵督军的六公子，她死也不会嫁给赵六公子，宁愿与一把剪远走高飞！一把剪目瞪口呆，自己一个裁缝，岂能养活了千金小姐，连忙拒绝。刘小姐突然暴怒起来，一脚将一把剪踢翻，然后拿出了那把一把剪送给她的裁缝剪刀，便往自己脖颈上乱捅！一把剪吓得拔脚就逃，慌乱之中在楼梯口被喜烛烛台绊了一跤……

刘则忠吼道："你害了我家小姐，却诬蔑小姐勾引你……"黄探长打断刘则忠的话道："刘小姐确实是自杀的！"老张说："根据刘小姐脖颈上剪刀刺入的方向、力道及留在剪刀把上只有刘小姐本人的指纹，尤其是脖颈上有几道长短不一、深浅不等的试切创等判断，刘小姐是自杀而亡！"黄探长说："刘小姐是自杀，不存在被人劫杀，那鲛泪珠哪去了呢？"这时，黄探长转头问米仲泉："米先生，再过半月，又恰逢刘掌柜六十大寿，想必刘掌柜已向您发出前来照相的邀请函了吧？到那时想来米先生还要在这儿歇宿一夜吧？"米仲泉道："黄探长，您是从何得知？"黄探长笑道："这是报纸记者们的功劳，而我只是喜欢看报而已。"随后又指指高大梧桐树树顶上的乌鸦窝，转头对莫春帆道："小莫，你爬上树掏掏那个乌鸦窝，也许有令人惊喜的发现！"随着"啊"的一声惊叫，莫春帆从梧桐树上跳了下来，手中捧着一个宝珠！"鲛泪珠！"刘则忠激动地大叫起来。

黄探长笑着说："米先生，你不想说点什么吗？"米仲泉见瞒不住了，便说："黄探长，实不相瞒，昨夜翻墙到百花阁的是我！可我只是想取回属于我的鲛泪珠和鹡鸰翠柳！"原来，二十年前，米仲泉的父亲是扬州盐商，家里密藏两件祖传之宝，即鲛泪珠和鹡鸰翠柳，但不知怎么被时任两淮盐政使的刘德山知晓了。刘德山捏造了个罪名，把米仲泉的父亲抓进了监牢。为了活命，米仲泉的父亲只得将这两件宝物献给刘德山。辛亥革命那年，米仲泉的父亲临终时再三叮嘱从西洋留学归来的儿子一定要讨还宝物。几经辗转，米仲泉查实刘德山隐居安庆，便跟踪过来开了一家照相馆。昨晚，米仲泉故意请一把剪和陈小手吃喝，就是为了让同居一室的他俩酣然入睡。

由于一把剪推托说要看戏，只陈小手被他灌了个大醉。夜深以后，米仲泉正要

行动，不料一把剪“看完”戏回来，一进屋便蒙头大睡！米仲泉悄悄起身，晚上喝酒时他得知陈小手偷了小姐的戒指，为了惩罚这个恶贼，米仲泉便穿上陈小手的鞋子，摸进百花阁，却发现刘小姐已倒卧在血泊之中，吃惊之余，大着胆子从刘小姐的金玉五凤钿上撬下了鲛泪珠，但鹂鸣翠柳他没找到……

听了米仲泉的述说，黄探长说：“我相信你的话。至于鲛泪珠和鹂鸣翠柳，一旦案子了结，我会物归原主！”米仲泉走后，莫春帆向黄探长请教：“您是怎么看出昨夜是米仲泉而不是陈小手翻墙进入了百花阁的？”“很简单。他们三人之中一把剪有钥匙自不会翻墙，而陈小手白天顺手牵羊偷得了戒指，夜里不可能再冒险偷一次的，这样就只剩米仲泉了！”黄探长说。

莫春帆又道：“您又是怎么知道米仲泉将鲛泪珠藏到乌鸦窝中？”黄探长道：“小时候，我养了一对鸽子，可母鸽子刚下了两个鸽子蛋，就被毒蛇咬死了。父亲给我出了一个点子：把鸽子蛋放进老榆树上的乌鸦窝中，与乌鸦蛋混在一起，让母乌鸦代为孵化。这能行吗？我半信半疑，爬上老榆树将鸽子蛋放进了乌鸦窝中，只见乌鸦上下乱飞，并不叫喊却淋了我一头乌鸦屎。刚到小院，我看到乌鸦在巢边翻飞，还拉屎就明白了几分。”“看来米仲泉先将鲛泪珠藏在乌鸦窝中，等他再来刘宅为刘德山拍寿星照时，还要入住这个小院中，就可以带走了！”

莫春帆又皱着眉道：“只是他说鲛泪珠和鹂鸣翠柳是他家的祖传之宝，孤立无证，恐难令人相信。”黄探长道：“一个面对抽屉中的一堆金玉珠宝却毫不动心的人，我们还有什么不可相信的？”老张插口道：“黄探长，我也有一事不解。验尸时我一眼就看到了血泊中的那挂鹂鸣翠柳，可米仲泉他怎么就看不到呢？”黄探长说：“一个人怎样才不能从一片红色中辨别出一件绿色的物品？”老张眨眨眼：“如此说来，米仲泉是个色盲！可你又从何而知的呢？”“你忘了一进这个小院门，孙老汉就对咱们说米仲泉帮他剪花枝的时候将花蕾也剪掉吗？”黄探长说。

选自《良友周报》

图／段明

正德皇帝贪玩误殿试



明朝正德十五年（1520年），按照明朝中期的考规，二月会试完毕，三月殿试开考。

当应届举子们苦苦等待殿试时，正德皇帝从头年夏天就开启了南巡之旅，正在扬州温柔乡中乐不思归，哪里顾得上京城里候旨的举子们？

待到圣驾回銮，已是次年正月，伸长脖子盼望经年的考生们却只等来了更为戏剧性的消息——正德帝回京后不久即驾崩，国葬期间万事俱休，何况区区科举乎？于是，他们一直苦等到嘉靖帝即位后，才踏着五月的槐花走进了这届延迟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殿试考场。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后宫夺命

◇文／菊韵香　图／段明



虎园惊魂，舍身饲熊

汉宫东侧建有一座虎园，园中豢养着狼熊虎豹等各种凶猛异常的野兽。这天午后，汉元帝刘奭闲来无事，率领官员和数十后宫嫔妃兴致勃勃赶往虎园，观赏野兽搏杀。在随行嫔妃中，最受宠幸的是生得珠圆玉润的傅昭仪和身材娇小的冯昭仪，所以，一踏上看台，天子和两位美人前排入座，其他人则统统靠边站。

几天前，匈奴单于送来一只体形硕大、壮如黑塔的月熊，据说有巴掌碎石的千钧神力。惊叹之余，元帝好奇心起，想看一场熊虎斗。孰料那只胸前长着月牙斑纹的猛熊一出笼，适才还仰首啸叫的白额虎一下子蔫了，夹着尾巴乖乖溜进了铁笼。不战自败，太没劲。元帝兴味索然，正盘算着再来点什么新花样，忽听一阵滚雷般的闷吼破空传来，直震得耳鼓嗡嗡作响。尚未醒过神，就见傅昭仪和众多嫔妃花容失色，惊声尖叫着四散奔逃。

糟糕，那只月熊发了狂，挥起巴掌砸烂铁围栏，纵身扑向看台！

危险从天而降，一时间，元帝吓破了胆，双腿颤抖迈不动步，大张着嘴巴想喊救驾，却怎么也喊不出声。眼瞅月熊张牙舞爪，越逼越近，一个人快步冲来，毫无畏惧地挡在了元帝身前。

是冯昭仪。冯昭仪手握银簪，挺身而出。银簪刺熊，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好在有惊无险，负责守卫的武士迅速赶到，三下五除二便格杀了兽性大发、凶残暴戾的月熊。

危情化解，元帝拍拍“怦怦”狂跳的心口，看向冯昭仪：“众人都惊慌逃散，你为什么敢上前阻挡？”

“臣妾听说猛兽抓住一个人后，就会停止攻击其他人。若能换得皇上平安，臣妾愿意以身饲熊。”冯昭仪边回答边扫了眼傅昭仪。元帝一听，大为感动，攥住冯昭仪的手再没松开。恭立一旁的傅昭仪愣怔片刻，眼底倏地掠过一丝令人不寒而栗的恨意。

一干随从中，还有个人注意到了傅昭仪的眼神。这个人便是掖庭画师毛延寿。余光里瞄着傅昭仪，毛延寿禁不住浑身一颤：恨

到深处，必起杀机。

昭君入宫，风云渐起

毛延寿四方脸，高颧骨，深凹下去的眼窝里藏着一双小眼睛。虽说相貌不怎么雅观，但他画技出众，特别是人物肖像，随随便便涂抹几笔便宛若真人，栩栩如生。靠着这手绝活，毛延寿被推荐进宫，担当起了为君王选秀的重任。

元帝贵为九五之尊，一国之君，自然要得到天底下最美的女人。建昭元年，元帝诏令天下，命各地遍选美女入宫。一夜之间，各郡、县、道、邑紧急行动，一场地方浩大的选美活动随之铺开。经过层层筛选，数千绝色佳丽脱颖而出，抵达京城后住进了位于帝后寝宫两侧的掖庭。

别以为踏进掖庭就能见到当今天子，元帝每日要上朝，要批阅奏章、接见使节、察访民情，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工夫对各地选送的秀女逐个面试。内侍省的主管灵机一动，想出了好办法：让画师毛延寿为每位美女画一幅肖像，每日送几幅请元帝过目。要知道，掖庭美女如云，想上一回龙床简直比登天都难。更何况中间还戳着个毛延寿，他的手指一哆嗦，瓜子脸画倒了，这辈子都甭想出人头地。于是，毛延寿成了众宫女眼中的“香饽饽”，暗中送钱送物者大有人在。

这日离开虎园，恭送元帝回宫后，小太监陈顺屁颠屁颠跑进门，尖细的嗓音传来：“毛大人，你可真难找。快跟我走，傅昭仪有请。”

毛延寿紧忙一溜烟奔往后宫。踏进门不等喘匀气，傅昭仪便冷着脸开了口：“毛大人，平素本宫待你不薄吧？”

放眼后宫，除了皇后王政君外，最受宠也最有权势的当属傅、冯两位昭仪。傅昭仪很有心计，用仨瓜俩枣拉拢毛延寿的用意再明白不过：你若敢把那群小丫头画得倾城倾国，迷了皇上的心窍勾了皇上的魂，我让你哭都找不到坟头！

眼下，有个和她平分秋色的冯昭仪就够让人头疼的了，要再冒出一个来瓜分皇上的恩泽，岂不更难办？对此，毛延寿心知肚明，点头如捣蒜：“娘娘有何指教，小的自当全力而为。”

“你是聪明人，今后怎么做，不用我明说吧？”傅昭仪冲婢女使个眼色，一支金钗落进了毛延寿的手中。毛延寿暗暗叫苦：她是要我得罪冯昭仪啊！前日，冯昭仪前往掖庭，无意中巧遇此番选秀上来的佳丽王昭君。王昭君真是个“蛾眉绝世不可寻，能使花羞在上林”的美人胚子，且聪慧过人，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欣喜之余，两人攀谈了足足有两个时辰。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冯昭仪动了心思，准备再观察上一些时日，确信王昭君能为她所用后力推上位，彻底挤掉傅昭仪。

两下都是硬茬，都碰不得，怎么办？毛延寿犯了愁。傅昭仪似乎看出了端倪，挥手召来心腹小太监陈顺，似笑非笑：“小陈子，你带毛大人去个地方，瞧瞧乐子。”

陈顺应诺，拐来拐去，竟把毛延寿领到了去势馆！

去势馆，说白了就是“制造”太监的场所。透过门缝望去，只见靠墙的一张木板上躺着一个个赤身裸体的小伙子。天哪！我要敢不听话，下一个定是我毛延寿！

诡谲宫斗，此消彼长

说来也巧，第二天刚到画房，被主管领进的头一个女子恰是王昭君。王昭君梳垂云髻，插步摇簪，身穿淡青色银彩曲裾锦袍，款款盈盈往案前一站，毛延寿顿时有些发晕：远

观近瞧，都是那么超凡脱俗，令人惊艳！

自从接了这档子差事，前来画像的女子个个浓妆艳抹，一进门就展露万种风情，巴望着毛延寿能将她们画成天仙，从此跃上龙床。但王昭君是个例外，都没用正眼瞧过他。这等天生丽质、不食人间烟火般的女子，皇上要不喜欢才叫见鬼！

“你怎么不化妆？下一个。”毛延寿倒吸口凉气，找个借口打发走了王昭君。第二天，王昭君又被带了来。这回，毛延寿连头都没抬：妆化浓了！

一推二拖，转眼间两个月过去。这天中午，毛延寿紧皱眉头，边往画房走边寻思该用什么理由搪塞王昭君，小太监陈顺冷不丁奔来，差点儿撞个满怀：“让开让开，出大事了。我得赶紧告诉傅娘娘去！”

重臣自杀

萧望之年过六旬，是元帝的师傅，德高望重的当世名儒。那日虎园之行，萧望之也在场。打道回府，他与家人说起了冯昭仪舍身救主的惊险一幕。许是应了那句老话：言多语失！传到坊间竟走板成了笑谈：皇上要看熊虎斗，做臣子的必然要做好防范措施，确保万无一失，借给他们仨胆六个脑袋也不敢让凶猛月熊溜达出来。再说，就算出了纰漏，虎园还养着一大帮身强力壮、功夫不凡的武士呢。有他们在，哪用得着一介女流之辈冒死出头？傻子都能瞧出，这明摆着是场女人演给皇上看的戏。这个版本不知怎么传进了冯昭仪的耳里。盛怒之下，冯昭仪想到了一个人：中书仆射石显。

石显本是市井无赖，少年时因犯罪被处以宫刑，后收入宫中做了太监。这个人别的能耐没有，信口雌黄、搬弄是非的本事却大过天。在冯昭仪的授意下，石显将意图谋反的屎盆子扣到了萧望之的脑袋上，并严刑拷问。萧望之生性耿直，拔剑自刎以示清白。不消片刻，正用午膳的元帝也听到了这个噩耗，饭碗“当啷”落地，泪流满面：“朕绝不会让恩师死得不明不白，速传石显！”

瞅着石显战战兢兢、如丧家之犬般从身边跑过，毛延寿暗叹自个儿英明：幸亏我脑瓜精明，没给王昭君画像。冯昭仪自恃受宠，得意忘形，如今逼死了皇上的恩师，皇上定会剁下石显的脑袋，也定会将你冯昭仪打入冷宫。你失了宠，傅昭仪便是一手托大的后宫之主。谁想半个时辰不到，石显又昂首挺胸、耀武扬威地走出来，既没少胳膊也没缺腿。

造谣中伤逼死皇上恩师的人却毫发无损，这说明石显的主子冯昭仪的风头完全盖过了傅昭仪！惊愕半晌，毛延寿撒丫子就往画房跑，前脚刚踏进门便扯着嗓子喊：“马上安排王昭君梳妆打扮，前来画像！”

弦月眉，丹凤眼，樱桃唇，垂云髻，纤纤玉手，杨柳娇躯……每一笔每一画，毛延寿都无比用心，力求逼真传神。此刻，他深信元帝一看到画中人便会龙颜大悦。当晚回到家，毛延寿又熬了个通宵，直熬得两眼通红，终于完成了平生最为满意的杰作。

强按着满心激动挨到天亮，毛延寿兴冲冲赶往掖庭，拽住负责向皇上呈送美人画的主管：“吴令丞，今天你就送这一幅画，我保证……”

主管拦住话茬，附耳说道，“昨日皇太后传懿旨，要皇上珍重龙体。掖庭送画，也由一天一送改为半月一送喽。”

此后没几日，宫内风向陡转，形势大变——傅昭仪所生的儿子刘康被封为定陶王。王政君虽是名正言顺的皇后，却始终不招汉元帝待见，她的儿子作为嫡长子，按汉律被立为皇太子，但这个皇太子酗酒好色，难以承担“接班人”的重任。而定陶王刘康

与元帝一样多才多艺，尤其精通音律，堪称老爹的“知音”。还有，元帝每次生病卧床，傅昭仪都会带着儿子守在榻前，精心侍候。自然而然，元帝开始考虑更换皇太子。母凭子贵，在傅昭仪和冯昭仪这场后宫博弈中，傅昭仪显然占了上风。此时若执意将王昭君的画像呈上，傅昭仪只需手指轻轻一捻，毛延寿这只小蚂蚁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一面是咄咄逼人的傅昭仪，一面是心机颇深的冯昭仪，到底该靠谁？就在毛延寿越想越怕的当儿，一张含威粉面突兀地出现在眼前：“毛画师，这是谁啊？不会是九天上的嫦娥吧？”

是傅昭仪！傅昭仪此刻的眼神，比在虎园里瞅到的还要冷，还要深不可测！

看似轻描淡写的问话，却让毛延寿听得头皮发麻，毛骨悚然，双腿一软跪倒在地：“回……回娘娘，她，她只是个姿色平庸的秀女，你看——”

说着，毛延寿仓皇抓起画笔，在王昭君纯澈如泉的眼睛下点上了一颗夺命落泪痣……

千古佳话，万世骂名

就是这颗落泪痣，让王昭君飞跃龙门的机遇化成了泡影。“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元帝做梦都想不到，深宫之中就藏着一个绝世美人。更令世人扼腕称奇的是，三年后，王昭君竟做出了一桩震惊朝野的大事。

汉元帝竟宁元年，匈奴的呼韩邪单于来朝觐见，并提出要做大汉朝的女婿。元帝当然高兴，非常大方地许给他五个女人。消息传到后宫，一时大哗。那些锦衣玉食的宫女们宁可做笼中鸟，也不愿嫁到蛮荒凄凉的漠北去。汉元帝正愁得头大，内侍省报来了好消息：秀女王昭君自愿出塞，请皇上恩准。

元帝欣然允诺，立即昭告天下，封王昭君为和亲公主。告别酒宴上，王昭君盈盈走来，但见她“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元帝的眼珠子当场瞪得比铜铃还圆：这才是天下第一美女！这顿饭，元帝吃得味同嚼蜡，满腹懊恼送单于和王昭君一踏上行程后，便大发雷霆，命人彻查此事。很快，毛延寿被打入死牢，择日斩首示众。

镣铐加身躺在冰冷的牢房里，望着那一扇巴掌大的小窗，毛延寿不仅没号啕大哭哀求饶命，相反却笑了。此时，他心如明镜想得明明白白：宫斗诡谲，杀机四伏，不管得罪谁下场都一样——死！想到这儿，毛延寿喃喃自语：“这个时候，小女毛裕该追上出关的队伍了。只要王昭君能理解我的一片苦心，即便留下万世骂名我也会含笑九泉，今生无憾了。毕竟，我这个蚂蚁般微不足道的小画匠总算积了点阴德做了桩好事，没让王昭君这朵娇嫩鲜花凋零在深宫永巷……”

毛裕星夜兼程一路急追，在和亲队伍即将渡黄河时，她将一卷画轴呈给了王昭君。徐徐展开，画中人恰是明眸善睐、楚楚动人的王昭君。展到尽头，一纸书简飘落手中。

看着看着，王昭君不禁泪眼婆娑。原来，毛延寿虽畏手畏脚胆小怕事，但良心未泯。情知身处后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步步惊心处处陷阱，皇上龙体又患恶疾，恐怕来日无多，他不愿看到和自己女儿一般大的王昭君成为宫斗的牺牲品，就算傅昭仪不逼他，他也会点出那颗夺命落泪痣。

事实也是，昭君出塞不到半年，元帝便一命呜呼。而恰恰是毛延寿的这一小小善念，无形中成就了一段辉煌壮丽的千古传奇。只是，在这段传奇上演的同时，毛延寿却被押赴刑场。身后，唾骂声一片，刽子手手中的断魂刀亦冷光炫目……

选自《山海经》

皇帝爱莜面

◇文／薄文祥　图／段明



赵匡胤未做皇帝之前，是个身强力壮，粗眉大眼且性格豪爽的青年小伙子。从小爱好耍枪弄棒，练就一身过硬的武功。入学之后，又刻苦用功，深得老师喜欢和同学们爱戴。后因家境贫寒，不能继续攻读诗文，就辍学在家，以种田为生。

赵匡胤18岁那年，当地盛行赌博。闲下无事时，赵匡胤也跟朋友们到赌场凑热闹，久而久之，摸索出赌主老财们的心思，在“押宝”上，几乎场场有赢。虽然自己家穷，赵匡胤却不爱财，还为穷朋友们撑腰，变着法儿报复赌主老财们。人们在赌场上便送了他个“仁义白花”的绰号。

白花，在赌场上是赖皮、硬茬头的无赖。但在白花前面加上“仁义”二字，意义可就大不相同了，一下就变为打富济贫、仗义疏财的好汉义侠了。这个名声在县、州、府不胫而走，童叟皆知。但几年之后，赵匡胤自感长此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便决定外出云游四方，闯闯世面。

一日早晨，他在县城的小客店胡乱用过早饭，云游了多半天，日头偏西时，行至一个山区小镇，大半天水米没有进肚，早已饿得饥肠辘辘。在镇集的边上，赵匡胤看到一个卖熟莜面的摊点，便顾不得问价钱就大吃起来。薄薄的莜面窝窝，加上羊肉蘑菇卤子闻起来香，吃起来更美，左三碗，右五碗，不一会儿就把十八大碗吃了下去，外加三大碗三仙汤。赵匡胤顿感精神倍增，红光满面，不由得脱口说道：“我活了二十多年，从没吃过一顿这么香甜的饭菜，真香啊。”转脸向卖莜面的师傅问道：“这顿饭多少钱？”

“莜面加三仙汤总共为五十七文钱。”卖莜面的师傅笑容满面地回答说。

当赵匡胤的手伸进自己

的口袋时，说什么也拿不出钱来，卖莜面的师傅看见吃饭人的窘态之后，已猜到对方很可能身无分文了，就豁达地说："你就给一文钱吧。"

这时的赵匡胤羞愧难当，满面通红，憋了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啊呀——这才叫一文钱逼倒英雄汉啊！"

卖莜面的师傅"回敬"了一句："你这个人口气倒不小，来我摊上吃饭，一不问多少钱一碗饭，二不问多少钱一碗汤，连饭带汤一会儿就吃喝了二十一碗，只收你一文钱，还要说我一文钱逼倒英雄汉哩！"

此时的赵匡胤独自思量着：赵匡胤呀赵匡胤，你担下个"仁义白花"的美名这么多年啦，在这里竟落下这么个下场。但又转念一想，这个地方的人是否也听说过我赵匡胤的名字呢？随即低头笑盈盈地问卖莜面的师傅："我是涿县的赵匡胤，不知道您老师傅听说过我的名字吗？"

卖莜面师傅瞪大眼睛，从上到下细细地瞅了吃饭人一番：只见此人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说话声若洪钟，走起路来咚咚有声，随即就来了个顺水推舟，说："客官既然今日身无分文，一顿饱饭就算我奉送你啦，后会有期，请便吧。"

赵匡胤举手打躬，道谢之后扬长而去。

若干年之后，赵匡胤投军，东打西杀，南征北战，直至坐上皇位，每日山珍海味、生猛飞禽，吃得实在有些腻了，思量着：该吃些什么香甜饭菜呢？猛然间想起当年的那顿莜面窝窝及三仙汤，那才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饭菜汤哩！

于是，赵匡胤指派两位心腹大臣，面授"机宜"，说明原来所有的细节经过，让他俩微服私访，一旦找到那位卖莜面窝窝的师傅，定要请进京城来面见，当面酬谢那一顿饱饭的恩情。

二位大臣脱掉官袍，装扮成两位商人模样，出了京城，晓行夜宿。整整一个月过去了，卖熟莜面的饭摊找到过无数，可就是与赵匡胤当年吃莜面的情节相去甚远，无奈，只得再沿途找寻下去。

当找到第三十六天，他俩进了个山区小镇，见一个卖熟莜面的饭摊前坐着几位食客吃得挺香。两人好容易耐着性子等到别的食客都吃完饭付了饭钱，离开饭摊后，才开口问道："你这莜面多少钱一碗？"

"每碗三文铜钱。"

"平常食客一顿饭能吃几碗？""普通人吃两碗就饱啦，间或有个饭量大的，也有能吃三碗至五碗的。""吃完饭有不付饭钱的人没有？""你这位朋友问得真是稀奇，哪儿有吃了饭不付饭钱的人呢？"

两位大臣互相望了一眼，心里说：这个饭摊又要落空了。这时，其中一位又问了一句："自你卖莜面窝窝这么多年来，有一顿饭吃过十几碗的没有？"

这一问不打紧，卖莜面的老师傅哈哈大笑道："要不是你们问，我倒真忘记啦，几年前确实有一位壮士一顿饭就吃了我十八大碗莜面窝窝，还喝了三大碗三仙汤呢！""那位壮士可曾付钱？"二位大臣急切地问。"唉——可不用提啦。吃饱喝足，连一文钱也掏不出来，还说什么'一文钱逼倒英雄汉哩'，真是……"卖莜面师傅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二位大臣一听心中喜道：这可算找对"茬"了，他们又关心地问询老师傅卖一年莜面窝窝能赚多少钱。"每年除了全家四口人的生活费，也能盈余五六两银子，这样就算不错了。"卖莜面师傅回答说。

二位大臣说话间，每人从衣内掏出三两碎银子，递给老师傅，说："京城有位大财东，最爱吃您制作的莜面窝窝羊肉蘑菇卤，请您拾掇了这个摊子，跟随我二人进京去，定会比您在这儿卖得好，请您答应我俩的请求。"

莜面师傅推辞不过，在二位食客的帮助下，把摊点上所有使用的家什收回家中。次日早饭后，告别了妻子儿女，跟随着他俩向京城进发。

二位大臣将莜面师傅绕来转去领进了金銮殿内。莜面师傅顿时被惊得六神无主，急忙跪在御案之前，哆哆嗦嗦地说："小人有罪，小人有罪。"用头点地，不敢抬头。皇上开言道："赦你无罪，抬起头来。"

当莜面师傅战战兢兢地抬头还未看清皇上的面目时，皇上早已龙颜大悦，道："是恩人到了，快快请起。"说着，走下御案，要搀扶莜面师傅起身，那两位请莜面师傅的"食客"急忙一人一个腋窝，将莜面师傅搀了起来。

此时，皇上离莜面师傅脸对脸不过尺余，还见他满脸惊恐，双腿打战，忙安慰说："恩人真的认不出我了？""我只知道您是当今皇上，小人怎敢当皇上的恩人呀。"说着又要下跪。

皇上急忙扶住恩人的右肘，拉住恩人的左手，笑盈盈地说："我就是几年前吃了您十八大碗莜面窝窝，还喝了三大碗三仙汤的那个赵匡胤啊！"

莜面师傅揉揉双眼，确认是几年前的那位大肚食客时，才慢慢地定下神来。

之后，赵匡胤为报答一饭之恩，将莜面师傅委以工部侍郎职位。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仁慈的飞镖

◇文/孙秀芳

清朝康熙年间，汉中府柳林镇一带盗贼猖獗，官府曾派人捉拿，无奈盗贼个个身手不凡。师爷献计策，说秦岭深处有一位高僧，飞镖耍得出神入化，必定能将盗贼全部缉获。

官府便备上厚礼，派人去请。高僧年事已高，决定派一名得力的徒弟下山去处理这件事。第二天，高僧举行了一次飞镖大赛。靶子是一个稻草人。其中一个叫智平的徒弟分别击中稻草人的手腕和脚腕，惹来众人一阵哄笑，而另一个叫智强的徒弟分别击中稻草人的胸口和咽喉，赢来众人一片喝彩。大家都以为，此次代师下山的非智强莫属了。结果，高僧宣布：智平获胜，代师出山。



众人目瞪口呆，大惑不解。智强更是不服，问师傅为什么。高僧答："出家人以慈悲为怀，盗贼也分主犯从犯惯犯新犯，怎能一概而论，赶尽杀绝？如果不分青红皂白都一镖射死，岂不是太残忍了？"智强还是不服，说："我明明比他射得准！"高僧微微笑道："智平能精确地射中手腕和脚腕，自然就有能力击中胸口和咽喉。可他为什么不呢？因为他更有分寸。"

结果，盗贼们已听说飞镖比赛的事，未等智平到达柳林镇，就有的逃命，有的改邪归正，更有甚者，竟专程到寺庙去请罪，拜在了高僧门下。

选自《青年教师》

买娘

◇文／魏炜　图／黄胜



明朝熹宗皇帝朱由校在位时，宠信宦官魏忠贤。魏忠贤大权在握，朝政独揽，网罗党羽，权倾天下。一时间，人们只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虽则如此，但还是有耿直的官员，冒死上书，弹劾魏忠贤，让魏忠贤时刻提着心。

这天早上，魏忠贤察看官员的奏折时，又发现有人弹劾他。他不认得字，特意找了认字的小太监看奏折，再把重要的念给他听。小太监认字也不多，更何况官员写的文绉绉，更让他不知所云。但其中提到他不忠不孝，他还是明白的。

魏忠贤眼珠儿一转，想到了一条对策：我现下就做忠孝之事，让事实来打你们的脸，再说我的坏话，皇上就不信了。

打定了主意，他又犯起愁来：忠孝忠孝，忠的是皇上，孝的是父母。可他自幼父母双亡，是跟着哥哥魏钊长大的。现下想孝敬父母，也没处孝敬啊。

魏忠贤是个聪明人，眼珠儿再一转，有了主意，九千岁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什么事都能办成，还找不到一个妈吗？

魏忠贤回到西直门外金鱼胡同的家中，喊过了心腹魏小宝，吩咐道：“你回趟肃宁，给我找个妈来。”

魏小宝惊得目瞪口呆，魏忠贤说道：“你只管寻来，只要愿意给我当妈，别的事就不用你管了。”

第二天一早，魏小宝就满怀着疑惑出发了。

北京城到肃宁，四百多里路，魏小宝坐着马车，走了三天到了。他谨记着魏忠贤的嘱托，此事只可秘密进行，切不可大张旗鼓，就在县城里一家客栈安顿下来，然后揣上银票出了门。

魏小宝可不是个老实的货色，这就是去寻花问柳的。肃宁城不大，几家妓院就在城南。远远听到那里有歌舞嬉笑之声，魏小宝猴急地奔到怡美院前，却从斜刺里冲出一个人来搂住了他，急切地说道：“你带我进去吧！”

魏小宝吓了一大跳，下意识地一把推开

对方。那人蹲在地上，捂脸而泣。魏小宝看清是个白发妇人，奇道："老太太，你要进去干吗？"

这时老鸨带着几个家丁从怡美院里冲出来，恶狠狠地对老太太说道："你若再坏我生意，我就对你不客气啦！"

老太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可怜巴巴道："求求你把我买下吧，给点儿银子就行，我好去救我孙子。"

老鸨给气乐了："大娘啊，就你这岁数，只怕不行。快走快走，别耽误我做生意！"

魏小宝看着老太太，灵机一动，问道："大娘，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老太太说："七十八。"

魏小宝心说这不正是自己要找的人嘛！九千岁今年五十七了，在家中排行老四，他妈今年七十八，好歹也说得过去。

魏小宝也顾不得耍了，对老太太说道："我给你个挣钱的门路，你跟我来吧。"老太太就跟着他回到客栈。

魏小宝问起老太太的身世，对方说自己名叫曹罗氏，是肃宁城东果子洼村人，老伴儿和儿子、儿媳都已去世，只和孙子曹玉相依为命。

前些日子，曹玉打伤了人，被官府押进了大牢。她卖了房子和地，但还不够赔偿。实在走投无路，才想到卖自己的。

魏小宝盘算了一下，说道："我们主家想买个娘，供个一年半载，再把你送回来。这个娘你若当得好，让我们主家高兴了，给你百八十两银子，不就能救回你宝贝孙子了吗？"

曹罗氏摇了摇头："我等不得呀！一年的工夫也太长了，万一官府把我孙子治了罪，我还挣钱干吗呀？"

魏小宝说那咱就给官府打个欠条，官府等着你拿银子来赎人，就不会为难你孙子了。

等到天亮，曹罗氏赶到县衙，找到知县，说了她的想法，知县倒同意了。曹罗氏写下欠条，押在县衙里，她就跟着魏小宝进了京城。

魏忠贤看到曹罗氏，得知她不光通情达理，还会写字，真是喜出望外。

曹罗氏听魏忠贤说了他的意思，拍着胸脯道："九千岁你放心，以后我就是魏罗氏了！你教给我的那些话，我也都记住了。"

魏忠贤跟曹罗氏演练了几回，见对方装得似模似样，就让魏小宝带着曹罗氏出了京城，到通州候着。

第二天，魏忠贤进宫伺候朱由校时，说道："皇上，老奴跟您禀个事。"

朱由校道："你快说！"

魏忠贤就说，他一直尽心竭力地伺候皇上为国操劳，顾不得尽孝。现今皇上把国家治理得繁荣昌盛，他也省了许多心，就想把老娘接进京城来享几天福。只怕老娘一来，就要分些心思，怠慢了皇上。

朱由校忙道："照顾老娘，乃是为人之子的本分。朕绝不会怪你，反倒觉得你够孝顺，可为人表率啊！"

魏忠贤大喜，忙着跪倒谢恩，然后就去安排迎接老娘进城。

两天后，魏忠贤带着仪仗队隆重出发了。一路行至通州，接回老娘，行了大礼，而后就大摆宴席，给老娘接风洗尘。

魏忠贤权比天大，亲信党羽众多，闻听他接来了老娘，都极尽巴结之能事，又是送礼又是参拜，自然又把魏忠贤之孝恭维了一番。魏忠贤收了重礼，又被夸奖，很是得意，更觉得自己聪明绝顶。

待得众人散去，魏忠贤安排曹罗氏去歇息了，却见魏钊大步走进来，惊奇地问道："兄弟，听说你接老娘来了，这是搞的哪一出儿啊？咱娘可早死了！"

魏忠贤一拍脑门：自己咋把这个哥哥给忘了？！

他爹娘死得早，是跟着哥哥长大的，得势以后，也没忘了哥哥的养育之恩，恳请皇上赐了官职，为锦衣卫千户。魏钊哪懂得朝中之事，只管当官拿钱，却不干事，每天东游西逛，肆意享乐。

魏忠贤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讲，魏钊夸赞道："我兄弟这脑子真绝了！别人打死也想不出这么妙的主意啊！"

魏忠贤对魏钊说，你也得认认这个娘，不然就会露馅，那就麻烦了。那些言官，可一直盯着要找茬儿呢。

魏忠贤让丫鬟把曹罗氏唤起，带着魏钊就去拜见。

哪知曹罗氏一见魏钊，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求求你，放了我孙子吧，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老婆子也活不成啦！"

魏忠贤一愣，忙问是怎么回事。曹罗氏一五一十地讲起来。

今年年初，魏钊外出游玩，路过果子洼村，看中了路边的一片果园，就想据为己有，出十两银子要买。曹罗氏一家靠着果园生活呢，自然不卖。魏钊就气急败坏地走了。没过多久，她孙子就被官府抓了，说是把人打伤了，却说不出苦主是谁。

后来她听到信儿，说是有人让官府这么干的，就猜到是魏钊了。她卖了果园和房子，可官府还是不放人。她到处找魏钊，又哪里找得到？没承想今日见到了。她恳请魏钊放了她孙子，她再也不要果园了。

魏忠贤问魏钊："可有此事？"

魏钊有点恼怒："我只让肃宁知县把果园弄来就行了，谁想到他会迟迟不放人？看来他是想借着这事儿自己也捞一笔啊！"

魏忠贤扶起曹罗氏，安慰道："你放心，咱家这就让人去接你孙子。不过怕他不肯来，你写封信吧。"曹罗氏赶紧修书一封。

魏忠贤喊来魏小宝，把信交给他，让他传话给肃宁知县速放曹玉。魏小宝接过信就又去了肃宁。

八天后，魏小宝只身回来了。曹罗氏焦灼地问怎么不见曹玉，魏小宝沮丧道，他到肃宁领出了曹玉，就赶回京城。马车行至沙河镇时，忽然冲出一股劫匪抢劫。魏小宝被打昏了。当他醒来时，曹玉已不知去向。

曹罗氏浑身颤抖，哆哆嗦嗦地问："我那宝贝孙儿，可说了什么话吗？"

魏小宝想了想，说道："迷迷糊糊中，我听到有人喊：告诉我奶，到时我去找她！听那声音，倒像是你孙子的。"曹罗氏点点头道：他说找我，定然就会来找我！

又过了俩月，到了魏忠贤生日这天，府里张灯结彩、宾朋满座，比过年都热闹。就连皇帝朱由校，都给魏忠贤送来了贺礼。

吉时一到，众人就要给魏忠贤行礼祝寿了，魏忠贤却大声说道："有老娘在呢，哪能先给咱家行礼？请我娘出来——"魏钊拔腿去请老娘。

这时，众人忽然听到一声大喊："苦啊，苦啊——"

魏钊惊慌地喊道："老娘上房了！"

众人急忙跑到院子里，却见曹罗氏站在房顶上，指着魏钊和魏忠贤，大声骂道："你们这两个不肖之子，辱没了祖宗啊！魏忠贤，你一个宦官，不好好伺候皇上，却把持朝政，残害忠良，结党营私，祸国殃民！魏钊，你强占百姓土地，谋害人命，欺男霸女。生了你们两个逆子，我有何面目去见你们的爹呀！"

魏小宝爬上房檐，低声喝道："老太太，你别再胡言乱语了！就不怕九千岁治了你的罪？等你孙子回来，就见不到你了！"

曹罗氏凄然道："我孙子没跟你回来，我就料到他已被你们害死了。他一直跟我叫亲奶，却不会叫奶。你说这话，就是骗了我啊！"

曹罗氏瞪着魏忠贤，大声喊道："魏四，我好后悔生了你呀！"她一闭眼，从房顶上跳下来，立时死了。

很快，京城的百姓们都知道了，魏忠贤他娘嫌他和他哥丢脸，跳房而死。言官们也逮住这个机会，上奏疏弹劾魏忠贤。

魏忠贤百口莫辩，声誉一落千丈。后来崇祯皇帝一继位，马上就拿他开了刀。

选自《乡土·野马渡》

南瓜婆婆



◇文／九马　图／戴清胜

吕豆豆毕业后来江南打工，认识了本地小伙杨俊浩，两人经过一年多的恋爱便正式步入了婚姻殿堂。杨俊浩上小学时，父亲因车祸离开了人世，母亲怕小俊浩受气，所以一直没再嫁，一个人咬着牙把他抚养成人。现在豆豆嫁进门，家里有三个人了。

按说这样的家庭够自由的了，可吕豆豆的心里总是高兴不起来。豆豆的婆婆是个哑巴，平时说话咿咿呀呀手势乱比画，急的时候眼睛瞪得老大，那样子非常可怕。

看看左邻右舍的阿姨和大妈，笑起来是那么慈祥，再看看自己的婆婆……尽管杨俊浩多次和她说过，母亲把自己养大是多么的不容易，可豆豆的心里还是无法接受这个哑巴婆婆。

好在结婚前杨俊浩在镇上贷款买了一套二手房，这下豆豆以为可以和老公单独过了，谁知杨俊浩说什么都不肯丢下老母亲。他对豆豆说：“妈妈年纪一年比一年大，她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我实在不放心啊！”

豆豆不想伤害老公的孝心，只好自己忍着。她发现屋子的边上有一小块菜地，为了解闷，她把菜地收拾干净，去菜市场买了些南瓜种子，在那里种上了南瓜。吕豆豆平时最喜欢吃南瓜，什么南瓜饼南瓜粥，她都百吃不厌。

自从种起了南瓜，豆豆就像找到了一份乐趣，只要一有空就往南瓜地里跑。一会儿给南瓜施肥，一会儿给南瓜浇水，一块菜地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一棵杂草都没有。眼看着自己种的南瓜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豆豆的心里喜滋滋的。

谁知长势这么好的南瓜竟然差点儿被婆婆给毁了。那天，豆豆和往常一样，下班后将电瓶车放在门口就朝南瓜地里奔。她远远地看见婆婆在南瓜地里剪南瓜藤，这边掐一下，那边剪一刀，弄得地上一片狼藉，那块菜地就像被剃秃了的脑袋一样伤痕累累。见此情景，豆豆气得浑身发抖，冲着婆婆大吼一声：“妈，你干什么？为啥要糟蹋我的南瓜……”

豆豆的吼声山响，可婆婆却没有反应，这时她才想起婆婆是聋哑人，就是喊破嗓子也没有用。豆豆急了，冲上去夺婆婆的剪刀，婆婆发现不对，双手一个劲儿地比画，想解释什么，可一不小心，剪刀划到了豆豆的手背上，血一下就冒了出来……

婆媳俩在南瓜地里闹得不可收拾，幸亏杨俊浩及时赶了回来。经过这次风波，豆豆再也不肯和婆婆住在一起了，杨俊浩没办法，只好将母亲送回了乡下的老房子。

婆婆回了乡下，豆豆的心情顿时轻松起来，最让她得意的是，地里的南瓜并没有被毁，反而一个个长得又大又结实。到了秋天，满地的南瓜就像一个个可爱的孩子，可把豆豆给乐坏了。

种南瓜尝到了甜头，豆豆顿觉信心百倍。她将一只只形状各异的南瓜拍照做成了画册，然后配上音乐发到网上，竟然吸引了许多“瓜粉”。一时间粉丝们连连点赞：有的说豆豆是南瓜西施，有的说豆豆是南瓜代言人，还有人劝豆豆成立个南瓜公司……“瓜粉”们七嘴八舌，众说纷纭，把豆豆捧得云里雾里，都快要找不到东南西北了。

来年春天，豆豆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虽然只是一块小菜地，但她要在这一小块菜地上干一番大事业。她从网上订购了薄膜、肥料，还有好多铝合金管和铁丝网，她要在菜地上搭几层架子，这样一块菜地就变成了几块菜地。等架子上都长满了南瓜，那场景……豆豆想想就忍不住笑出声来。

“豆豆，你这是干啥呀！”老公杨俊浩看了直摇头，“咱们种几个南瓜只是为了解解闷解解馋，你这么兴师动众的，到头来恐怕连个薄膜钱都捞不回来。”

见老公不支持，豆豆有点儿不乐意，说：“老公，我种南瓜可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享受生活，你可不能胡乱打击我。”

杨俊浩赶紧说：“好好好，老婆做什么我都举双手赞成。”

今年种瓜豆豆可用心了，每个环节都拍照上传，开始下种子啦，薄膜铺好啦，瓜苗发芽啦，瓜藤上架啦……瓜地里是一天一个样，“瓜粉”们的心情也是一天比一天激动。

今年的瓜长得比去年还茂盛，大大的瓜叶，粗粗的瓜藤，一派生机盎然，看上去像一块绿地毯，把菜地盖得密不透风。每天早上和下班后，豆豆都要来瓜地“视察”，她暗自庆幸，幸亏婆婆不在这边，要不然她的瓜恐怕难保住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地里的南瓜却不开花不结果，就像不会生蛋的母鸡一般，看得人心里直发慌。

豆豆不明白，都是一样的土地、一样的种法，结果怎么会截然不同呢？思来想去猛然醒悟，毛病出在种子上。去年的种子是在菜市场种子店里买的，今年的种子是从去年的南瓜里留下的，估计自己哪个环节没处理好，才造成种子不开花不结果的。看来今年是白辛苦了，豆豆的心情一下跌到了谷底，照片也不上传了，南瓜也不提了……

老公见她这样便宽慰道：“不就是几个南瓜，用得着这样难受吗？你想吃，到时我去菜场买一卡车。”豆豆以为老公只是嘴上安慰安慰，谁知到了秋天，老公果然买了好多南瓜回来。

豆豆被弄得哭笑不得，埋怨老公说：“我要吃自己会去买的，你一下买这么多干吗呀！再说我种南瓜是一种乐趣，并不是只为了吃的。”

“这瓜不是买的。”老公告诉豆豆，他们厂食堂后边有块空地，保安刘叔在空地里种了好多南瓜，他听说豆豆喜欢吃南瓜，就送了几袋子。豆豆看着刘叔送的南瓜，和去年自己种的一般无二，心想明年一定要好好种。

然而，事情并不像预计的那样顺利。第二年豆豆换了种子，但种出来的南瓜依然是只长藤不开花，豆豆急得吃不下睡不着，每天站在瓜地前发呆。

这天，她忽然想起刘叔，便骑着电瓶车来到老公

厂里。刘叔正在保安室值班，当听了豆豆的来意后，刘叔摇摇头说：“豆豆，你大概弄错了吧，我们厂里根本没有空地，我也从来没种过南瓜。”

豆豆疑惑地看着四周，忽见墙角边躺着两只南瓜，便惊喜地问：“刘叔，你不会种南瓜，那这两只南瓜哪来的？”

刘叔呵呵笑道：“这南瓜是你婆婆种的，你老公说家里多，吃不完，就给我带了几个。”

豆豆蒙了，这瓜是婆婆种的？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想起之前的事儿，难道自己误会婆婆了？豆豆掏出手机，将种瓜的遭遇发到群里，果然有个“瓜粉”回帖说，南瓜的叶子长得太茂密，会影响南瓜的生长。

原来毛病出在这儿。豆豆骑车来到乡下，老屋的门锁着，婆婆不在家。她走到屋后，看见一大块菜地，地里长满了大大小小的南瓜，看来自己真的误会婆婆了。

在回家的路上，豆豆的心里思绪万千，婆婆的身影老是在眼前晃动……快到家门口时，她突然看见瓜地里有个熟悉的身影，正弓着背在修剪瓜藤，她的眼泪不听使唤地直往下淌。

不知何时，老公悄悄走到豆豆身后说：“我看你整天急得乱转，就把情况跟妈说了，她听了一定要过来，你不要怪她……”

选自《民间文学》



小鸟杀大蛇

◇文/陆春祥

镇江的焦山有僧寺，一对鹳将巢筑于寺旁的松树间。它们很恩爱，还孵出了三只小鹳。小鹳在父母的悉心照顾下，一天天长大。

某天，父母鹳出外替孩子们找吃的。松林寂静，一条一丈多的大蛇，沿着松树顶部偷偷伸头入巢，将三只小鹳全都吃掉了。

父母鹳带着吃的回巢，左找右找，不见了三个孩子，它们知道孩子一定遇难了。毕竟平时经常看见那条大蛇盯着它们的窝，伸头哈气，蠢蠢欲动。父母鹳绕着松树大声地叫着，一圈又一圈，悲痛欲绝，三天后才离开。

七天后，寺僧坐在殿侧，忽然发现，那两只鹳，带着一大群雀鸟飞回来了。群雀们绕着大殿，飞来飞去，似是在练习，又似是在寻找什么。其中一只小鸟，独自飞入大殿中，贴着梁柱飞上飞下，嘴巴不断发出啾啾声。突然，梁柱间的大蛇伸直头颈，想将小鸟一口吃掉！而那小鸟呢，灵活得很，忽近忽远。大蛇将大半个身子伸出，想用力抓住小鸟，却总差一点点。又突然，一只鸟从佛像的背后俯冲过来，这只鸟的嘴极尖极长，像锥子一样，它用尖锐的嘴一下朝大蛇的腹部猛刺过去，然后迅速飞走。原来，这只鸟，是事先埋伏好的，在等待攻击大蛇的时机。

那大蛇，本想尝美味，不想受到突然袭击，肚子被鸟刺破，肠裂，坠下梁柱而死去。

这个时候，那一对鹳飞进大殿，看见地上的大蛇，不断地飞翔又大叫，群雀们也跟着鹳们一边飞一边叫，过了好久，这一群鸟才散去。

对于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山僧也感到奇怪，他将这件事情讲给来拜佛的客人听，客人说：这大蛇应该吃了不少的鸟，大鹳虽然也吃蛇，但蛇将鹳的孩子吃了，它们是要报仇的。这一回，大鹳带着一群小雀鸟来围攻大蛇，确实是一件奇怪的事呢！

选自《袖中锦》

老人的朋友圈

◇文／邹胜龙　图／段明



惠芳是个外来打工妹，她在市区租了一间楼房居住。这天傍晚，惠芳去阳台收衣服，不经意间一抬头，发现对面楼房的窗户敞开着，一个老头探出身子正用手机对着她。惠芳很反感，狠狠白了老头一眼，转头回屋。

惠芳前脚刚进屋，手机微信上就有人给她发来加好友验证信息：你是收衣服的姑娘吗？惠芳一愣，想不到那老头还挺新潮，微信倒玩得蛮熟练。

惠芳随手加了老头好友，想听听他到底打算说些什么。老头解释说，他当时只是想拍窗外的景象，凑巧把她捕捉进镜头，请她别多心。惠芳觉得这解释很蹩脚，回复道：窗外又没什么特别的风景，值得你这么欣赏？

那边的老头似乎急了，飞快地发消息：我每天都会拍张窗外的照片，发到朋友圈，不信你去看看。见老头这么认真，惠芳便点开了他的朋友圈，竟然一长串全是窗外的照片，而且真的是每天一张。

误会解除了，但惠芳的疑惑反而加重了：老头天天做这般枯燥的事情，究竟是为什么？她留了心，经常去老头的朋友圈看看，一见到有新的照片就点个赞，有时还评论一下。老头显然对这样的关注很感动，在惠芳的每次留言下面都会回复“多谢”，一来二去，他们颇有点忘年交的味道。老头姓顾，惠芳尊称他为“顾伯”，而顾伯亲切地称呼她为“芳芳”。

时间久了，惠芳索性上门拜访顾伯，成了他家的常客。顾伯一人独居，能有人陪他说话聊天自是求之不得。当惠芳问到朋友圈的那

些照片时，顾伯回应说一个人太孤独，聊以解忧。

一天晚上，惠芳习惯地查看顾伯的朋友圈，却发现没有更新的照片。她感觉有点儿不对头，又等了一会儿，顾伯仍然没发照片。惠芳担心老人会出意外，赶紧跑到顾伯家里一看，却见顾伯跌坐在屋门外，正费力地伸手去够落在地上的手机。

惠芳赶紧俯下身子，吃力地把顾伯扶到床上。顾伯喘着粗气，说他这是心脏病犯了，床头柜上有救心丸。惠芳连忙拿过药，倒了水，服侍顾伯吃下药。顾伯很感动，连声说："芳芳，你真是个好姑娘。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如果不是你，恐怕我都过不了这一关。"

惠芳还放不下心，问顾伯要不要去医院。顾伯摆摆手说："我这病只是急于一时，休息一下便没事了。麻烦你把我手机拿过来，已经耽误了很长时间，再不发朋友圈就晚了。"

惠芳有些不高兴，都这时候了咋还只惦记发朋友圈？但她还是去捡起手机。这时手机恰巧响起铃声，惠芳赶紧将手机递给顾伯。

顾伯对着手机说："娜娜，你先别着急，我这边没事的。你说我为什么没发朋友圈？呵呵，中午多喝了点儿酒，有些睡过头了，这时候才刚醒。"也不知道那边的人说了什么，顾伯笑着说："好了，你说得都对，往后我不喝酒了还不行吗？保准按时把照片发上去，不再让你担心。可是你也要担保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别老分心。"

顾伯打完电话，惠芳忍不住问："您明明是犯病了，为何要说谎？"顾伯一阵苦笑，道出个中原委。娜娜是他的独生女，也是如今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因为娜娜就读的大学在外地，父女平时难得见面，平时最多只能通通电话。可是今年娜娜要考研，时间尤为宝贵，顾伯担心通话会耽误女儿更多的时间，所以才跟娜娜约定：非遇紧急事情不打电话，平时他每天在朋友圈发一张新拍的窗外景，以此来向女儿报平安。

惠芳心中恍然，原来这一张张看似无奇的照片，是向远方亲人传递的平安符。她疑惑地说："顾伯，您大可不必天天到窗口拍照片，随便捡一张过去的照片发出去不也一样？"

顾伯苦笑道："我整日闷在家里，打开窗口给女儿发张新鲜的照片过去，也感觉这一天蛮有新意。如果连这点儿事都要作假，我都不知道该做点什么了。"顾伯还告诉惠芳，他有心脏病的事一直隐瞒着娜娜，否则她绝不会安心在外地上学。

惠芳担忧地说："可您的病是很危险的，身边没有亲人怎么行？这事您不应该瞒着女儿，毕竟对有孝心的孩子来说，父母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顾伯长长叹了口气："这才是我最担心的。娜娜太孝顺，要知道我病得这么重，宁可不上学也要留在我身边。但是，只有考研才是她唯一出人头地的机会，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扯她的后腿。"

惠芳心头一酸，好感人的父爱！从那以后，惠芳去陪顾伯的时间更长了，还时常烧点小菜送过去。顾伯明白，这位善良的姑娘是担心他会突发疾病，心里满满的全是感激。

这天，惠芳来看顾伯，只见他一脸兴奋之色。没等惠芳开口，顾伯就高兴地说："娜娜说学校要放暑假，她打算过来陪我几天，预计后天下午能到。"

惠芳也替顾伯高兴，父女久别重逢，想想那画面一定相当感人。她嘱咐顾伯一定要拍张和娜娜的合影发到朋友圈，她还等着点赞呢。顾伯笑呵呵地说："这个自然。"

到了后天，惠芳一直关注着顾伯的朋友圈，可一直到晚上，也没见到那感人的父女合影。惠芳发消息去问，顾伯却说，娜娜的同学

刚刚为她找到一份家教的工作，娜娜觉得报酬很优厚，只好决定暂时取消这次团聚。在这句话的字里行间，惠芳明显读出了顾伯的失落。

打那以后，顾伯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还时常唉声叹气。惠芳跟着心酸，开导他看开些，或许过不多久，娜娜就有时间来看望他。顾伯摇头苦笑："孩子忙的都是正经事，我有什么看不开的？说心里话，她要是不总记挂着我，我反而会更宽心。"说完这番话，老人眼角已隐隐渗出泪水。

又过了些日子，顾伯的心脏病再次发作，晕厥过去。幸亏惠芳过来串门，及时给他服下救心丸。顾伯醒过来，喘着粗气说："芳芳，谢谢你！不过我恐怕是不行了，你别再为我费心，现在我只有一桩心愿，求你能答应。"

面对顾伯殷切的目光，惠芳责无旁贷地说："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会尽力帮您完成。"

"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只有娜娜这个女儿，再过几天，她就要考研了，这是她人生特别关键的时刻。如果她知道我死亡的消息，肯定会影响她的学业。所以，我有个不情之请……"顾伯说话已经很费力了，他喘息了良久才说出他的请求。惠芳听了，惊讶地睁圆眼睛，"这是欺骗，我可从来没有骗过人！"

"我求求你，就让一个将死的老人走得安心一些好吗？"顾伯颤抖着拿过手机递过去，满眼全是期待。良久，惠芳终于重重点了一下头，接过手机，走到窗前拍了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

两个月后，惠芳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声音中全是兴奋。"喂，爸，我考上研究生了！"惠芳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娜娜吗？回来吧，我这里有你爸留下的话呢！"

对方惊诧地问："喂，你是谁？怎么我爸的手机在你那里？"惠芳没有回答，泪水再次模糊了她的双眼。

当娜娜回来后，得知父亲已去世两个月时，无论如何不肯相信。"这、这不是真的，我爸一直给我发朋友圈的照片，从来没间断过，他怎么会去世？"

惠芳郑重地拿出顾伯留下的手机，递到娜娜手上，一字一顿地说："作为一个父亲，顾伯确实一直都活着。"

选自《乡土·野马渡》

少见多怪

◇文/孟燕　刘怀恩

左宗棠与同乡欧文一同北上参加会试。考后归家，由汉口乘船到长沙时，两人都写好平安家书。左宗棠把信写好后放在案头，因事外出，欧文看到这封信中写道："这一次船过洞庭湖时，遭到强盗袭击。我以谈笑使他们退却，那些强盗都低头离去。"欧文因为与左宗棠一直同行，知道中途并没遇到强盗，因此决定对左宗棠的荒诞不经问个究竟。



不久，左宗棠从外面回来，欧文笑道："你真是瞎吹牛皮，取媚自己的妻子。"

左宗棠正颜说道："你真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书呆子。就连那黄帝涿鹿之战、光武昆阳之役也未必是真事，不过是史笔善于想象写作的结果。我的家书也就是本着这个意思叙述梦中的事情，你又何必少见多怪呢！"

选自《特别关注》

犯点傻

◇文／戴希　图／段明



马新朝和马萧萧父子在小城开了家服装店。

起初，生意说不上好，但亦能勉强维持。父子俩守着这家服装店，不慌不忙，倒也潇洒自在。

一天，有位满头银发的老人精神矍铄地走进服装店。

“老板，这件西装是前天我过生日，儿子特意买了送给我的。今天试穿才发现，袖口有点破了，你能帮我换一件吗？”老人从手提袋里掏出一件西装，试图递给正在经营生意的马萧萧。

刚要递出，老人忽然想起什么，又把手缩了回来。他再次查看那个袖口，发现只是脱了点线，简单补几针就好，犯不着麻烦店里，便红着脸说：“其实也无大碍，算了，还是不换了。”

马萧萧松了口气。

老人转过身子，正要出店。马新朝却若有所思地直奔过来。

“老人家，您来这里也不容易。让我看看您的西装？”马新朝温和地招呼老人。

“线头脱了，说明还是有问题。这样吧，”看过那件西装，马新朝毅然吩咐马萧萧说，“你立马领老人家去换，一定要选好的，尽量让老人家满意。”说完便把老人的西装轻轻放进衣柜。

老人换好西装，笑呵呵地走了。

马萧萧却噘着嘴，愁眉不展。

“爸，别人都准备走了，你干吗还追上去，非得给他换呢？”

马新朝微微一笑：“老人家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让他满意而归？虽然那西装只有很小很小的问题，而且还不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我们的问题？”马萧萧大惊。

“是啊！”马新朝有意从衣柜里取出那件西装，“你看，我们没卖过这种品牌吧？”他翻出西装的牌子，让马萧萧看个明白。

这不看不打紧，一看，马萧萧更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爸，我明白了，那老头压根儿不是我们的顾客，他的

西装根本就不是我们出售的。既然如此，你干吗还佯装不知，一定要我给他调换？这不是犯傻吗？”

“不错！”马新朝依然微微一笑，“生意人犯点傻，也许能凝聚人气和财气哩！不信你等着瞧，老人家甚至老人家一家子都可能成为咱服装店的常客呢！”

“父亲中邪了！”马萧萧心想，头禁不住摇得像风中的树叶。

可出乎意料，第二天，那老人就迫不及待地来了。

“老板，真不好意思，只怪我看走了眼。我的西装是儿子在新汇服装店买的，你这是新江服装店。而且，你换给我的西装，牌子比我那件好多了。所以……”老人一进门就忙不迭地道歉。

马萧萧十分惊喜，准备取出那件西装和老人调换。正要去开衣柜，马新朝又满面春风地走过来。

“等等！”马新朝朝马萧萧一摆手，然后转向那老人，“老人家，换了就换了，何必反反复复？只要您满意，我们就高兴。不要再把这事放在心上，回去吧，就当我们交个朋友，怎样？”

老人一愣：“这……”

“不好吗？”马新朝十二分的诚恳。

老人感激不尽地走了。

马萧萧又是一头雾水。

“爸，人家发现不是我们的问题，都主动上门道歉了，你干吗还劝人家不换？我们不是眼睁睁地吃大亏了？你为什么一而再地犯傻呀？”马萧萧几乎发怒了。

马新朝依然心平气和：“我说过，犯点傻能凝聚人气和财气。也许，老人家和老人家一家子还真能成为我们的常客哩！”

马萧萧觉得滑稽，便用一种异样的眼光久久地打量着父亲。

说来也怪，一周后，那老人又兴冲冲地来了，而且带着自己的三个儿女。

这回，不只那老人，连老人的三个儿女也二话不说，每人买了一套西装，都是名牌的，还不和店里讨价还价。

马萧萧服了。

自此，新江服装店的生意越做越大、越来越红火。

马新朝过世后，马萧萧做起服装店的老板。他也学着当年父亲的口吻，对儿子马先发说：“生意人犯点傻，也许能凝聚人气和财气哩！不信，你等着瞧！”

选自《时代文学》

把嫁妆给我

◇文／万芊　图／周欣欣

小妮高中毕业那年，是1977年，冬季，高校开始公开招考，她正好赶上。第二年年初，高考成绩出来了，整个陈墩镇中学应届毕业生中只有两人考取大学，一人考取师专，第四名的小妮名落孙山。

小妮班主任跟她说，莫灰心，复读一年再考。这个班主任，是代课的老三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也差了那么十几分。

第二年，小妮和她的班主任仍没考上，都还差了十几分。班主任灰心了，跟小妮说，我年纪大了，再不嫁人没人要了，你还年轻，再努力一年，加油！

第三年，小妮高考仍落

了榜。

拿着分数单，小妮回到家。那天，小妮爹也刚从镇上回来，一脸阴云密布。小妮爹是小学代课老师，这天镇中心校人事处正式通知他，不用再到学校代课了。小妮爹没了工作，两个哥哥一听说便回来闹分家，小妮又落了榜，汪家一下子陷入内外交困之中。

家，迟早要分的。小妮爹请来了小妮舅舅，客客气气地分了家。房子、家具、农具、稻米、自留地，以及不多的十几块钱，都一一分了。

过了几天，小妮跟爹说，我要去城里复读。爹平静地看了小妮一眼，说，你复读，我不反对，可我实在无力供你了。



小妮想了想，说，把我的嫁妆先给我吧。

小妮娘说，你一个小丫头说这话也不害羞，传出去人家要笑话的。小妮爹说，就算我想把嫁妆先给你，我也没有钱呀！

小妮说，爷爷临终时说的，祖坟上的榉树，是我的嫁妆。

小妮爹皱了皱眉，说，那些榉树正在长树围。现在砍了，值不了几个钱。

你就当我真的出嫁，等不及了。

小妮娘听了，恼了，说，你读书读得一点儿也不知羞耻了，这话你也讲得出口？！

小妮沉默了。但是，小妮的话还是传了出去。

第二天，汪小妮家来了一拨儿又一拨儿的人。村子里到处在传说，有的说，小妮急着要出嫁了；有的说，小妮要办嫁妆了。

小妮拿了几本书、几片面饼，到村头没人打扰的地方看书去了。

到了傍晚，小妮回家。

小妮爹说，买树的人来了好几拨儿，最终谈妥的是两家。一个是支书家，给一百五十块钱，树要全部移走。一个是朱小小家，他们开价一百二十块，每个月给十块，可以让树在坟地上留着。

其实，支书家的儿子和朱小小家的儿子都是小妮初中时的同学。支书家的儿子参军去了，朱小小家的儿子就是他们那届那个考取师范专科学校的第三名。

小妮不假思索地说，卖给朱家。小妮爹一脸不满。

小妮去了鹿城，苦读一年，硬是把初高中所有的学科重新学了一遍。第二年高考终于如愿考上了省师范大学。

临上学，小妮爹娘又为钱发愁时，朱小小送钱来了。钱不多，五块。小妮爹娘推着说，你们该付的钱都付了。

朱小小说，说实在的，你们急用钱，树卖亏了。况且这一年树在长大、价钱也在升，我们还是再贴些钱吧，免得将来你们反悔。

小妮拿着五块钱路费，到了省城。读师范大学，不光免费，学校还供给伙食费。朱家也挺讲信用，补偿的钱每月准时汇去。读了一学期，小妮各科成绩优异，拿到了奖学金。

四年一晃过去，汪小妮大学毕业，又考取了研究生。

得知女儿还要读书，小妮娘急了，说，等你研究生毕业，都三十多了，你能嫁给谁呀？！小妮沉默。

又几年，小妮终于研究生毕业了。小妮拿着毕业证书和工作分配介绍信回到家时，小妮娘哭了，说，你那些同学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可你都三十好几了，还能嫁给谁呀？！你这傻妮！

小妮说，娘，你急啥，还有比我更傻的人，在等我呢！

小妮爹问，谁？难道是朱家那傻小子吗？！

小妮坏坏地笑了。

选自《微型小说月报》

外祖母的法子

◇文／岳治国　图／周欣欣

叶戈尔小的时候，总爱乱扔东西。

杯子、玩具、板凳等，到了他的手中，都成了他的掷扔物。终于有一次，当他将正喝着的奶瓶也摔到地上的时候，父亲狠狠地揍了他，一边用巴掌打他的屁股，一边喝令他把奶瓶捡起来，可倔强的小叶戈尔被打得“嗷嗷”号叫，直至屁股被打得渗出了血，也不弯腰去捡拾奶瓶。

叶戈尔的外祖母听说了这件事后，觉得对于小叶戈尔不能用常规的法子去教育。她想了想，在屋里的墙壁上安了个篮球圈，给叶戈尔示范着往篮球圈里投东西。

叶戈尔对于这新式的玩法很好奇，他高兴地将手中的小圆球往墙上的篮球圈里投起来，竟然投出了兴趣，除了篮球圈下，家里的其他地方竟然再没有乱扔的东西。

叶戈尔便这样迷恋上了篮球，后来又成为学校的篮球队长，被选入了城市的篮球队，还在比赛中获得了不少的奖项。

就在这个时候，战争爆发了，叶戈尔的家遭到了毁灭，他应征入了伍。

在枪林弹雨中，作战勇敢的叶戈尔从战士升任到了连长。

这年夏季，德军进攻到了高加索一带，为了不让高加

索盛产的粮食和战略物资石油落入德军手中，国防委员会发布了第227号命令：一步也不许后退！

叶戈尔所在的营驻守在北高加索山脉一个山口的小山峰，这里是德军向南高加索进发必经的一条通道。在叶戈尔所在的营到这里之前，双方士兵在此经历了无数次拉锯战，鲜血已将小山峰给染红了。

很快，叶戈尔所在的营便投入了战斗，几场恶战打下来，伤亡惨重，不但营长牺牲，连政委也负了重伤。

这日上午，在战斗的间隙里，一名士兵跑过来告诉叶戈尔：政委有事找他。

叶戈尔赶到了政委的身边，在那里，其他连队的指挥员已经在等着了。

看到叶戈尔过来，斜靠着壕沟的政委下了命令：自现在起，营指挥权交给叶戈尔中尉！

命令下达完，政委又不放心地叮嘱叶戈尔："一定要守好这里！记住——没有上级命令，绝不能后撤半步，否则将会受到最严厉的军法惩处！"

临危受命的叶戈尔开始指挥全营部队阻击疯狂进攻的德军，可德军实在太强大，这样硬打下去也守不住阵地。

望着蜂拥而来的德军，叶戈尔忽然有了个主意，于是下令准备撤退。

听到撤退的命令，各连的指挥员都很诧异，因为国防委员会发布的第227号"不准撤退"的命令已经在各个连队宣读过，不光是各个连队，就连各个部队的骑兵队、空军中队、参谋部也都进行了大声的宣读。因此，这几名连队的指挥员拒绝接受叶戈尔下达的撤退命令。

看到自己下达的命令被抗拒，叶戈尔拔出了手枪说道："现在我就是营长，我的命令就是营长的命令，不执行命令的可以按抗命处置！"

那几名连队的指挥员想要将此事告知负伤的政委，听从政委的命令，可是政委已经昏迷过去了，他们只得按照叶戈尔的命令进行了撤退。

就在他们撤出了阵地后，德军轻而易举便占领了山头，眼看山头上的德军越来越多，忽然巨大的爆炸声响了起来，整个山头都被扬起的尘土给淹没了。

这个时候，叶戈尔下达了反冲锋的命令，又一举拿下了山头！

高加索战役经历了一年多。战役结束后，军事委员会开始追查战役期间未执行第227号命令的军官和政工人员，很快叶戈尔被审查到了。

"叶戈尔中尉，在山口防御战时，你曾下令让部队撤退，可属实？"负责审查叶戈尔的一名中年军官问。

叶戈尔点了点头。

"那么，你应该知道，你下令撤退已经违反了'不能撤退一步'的227号命令！"中年军官严厉地说。

叶戈尔摇了摇头："其实我下达的撤退命令，不能算是撤退，而是一种战术上的反攻。"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你是在政委负伤昏迷后，拔枪强逼撤退！"中年军官严厉地看着叶戈尔，"依照227号命令：没有上级的命令，不得后撤半步，无论他是连长、营长、团长、师长、政委，只要是在无上级指挥官命令的情况下擅自撤退，他就是叛徒，他就要被当作祖国的叛徒而受到处理！"

中年军官背着第227号命令里的条文说着。

叶戈尔反驳说："可正是因为我们撤出了山头，才诱使德军

中了计，得以歼灭敌人，硬守的话，到最后阵地会落入敌人手里面。”

“那么谁能证明你撤出山头是一种策略呢？谁又能证明如果当山头爆炸后杀敌效果不理想的话，你还会下令再返攻回去，就像你说的那样：返攻回去如果是送死呢？”中年军官冷峻地盯着他说。

叶戈尔无奈地说：“我以‘外祖母的法子’来证明。”

“外祖母的法子？”中年军官疑惑地问。

“是的，外祖母的法子！”叶戈尔解释起来，将小时候外祖母针对自己所设定的治疗乱扔东西的法子也讲了下，而后说，“当我看着那些数倍于我军蜂拥进攻的德军，觉得阵地恐怕要失手时，我突然想起了外祖母的法子，觉得那法子应该有用——不，是一定有用。那就是：德军肯定是一门心思地想要占领山头向南方进攻，那样我们何不遂其所愿，当他们集中登上山头时，将埋藏的弹药引爆，密集地消灭敌人同时保存我方的实力，为我们消灭进攻的余敌做准备？”

中年军官听完，若有所思地问：“这么说，你的篮球打得一定很好了？”

叶戈尔说道：“还可以！”

“那好！”中年军官手指了下院子角落里的一个球篮说道，“你去投几个球试试。”

叶戈尔便走到院子里，捡起地上的篮球，朝着远远的球篮抛了过去，他接连投了十个球，十个球全都干净利索地进去了。

中年军官的嘴角微微泛起了一丝笑意。

几天后，被关押的叶戈尔接受了审判，在宣判席上坐着的除了中年军官，还有一个瘦高的便衣男子，瘦高男子的身份是国家篮球队教练。

中年军官宣读起判决书：“叶戈尔违反不准撤退一步的227号命令，理当枪毙或投送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段去冲锋，但其由于是国家体育人才，今后可以在体育上为国争光，因此还需让他活下去……”

合起了判决书，中年军官走下宣判席，来到叶戈尔身边低声说道：“这——也是‘外祖母的法子’！”

选自《上海故事》

永存的善意

◇文/员力

范仲淹任开封知府时，曾派次子范纯仁将一船五百斛的麦子运往姑苏，以周济族人。途经丹阳，范纯仁遇见父亲的故友石曼卿。当时石曼卿十分落魄，家中有丧事，三年尚未埋葬。

范纯仁知道了，马上将麦子卖了，并将所得钱财，全部用来接济石曼卿。后又听说石曼卿还有两位女儿，因家贫未嫁，便将运麦的船也送给了他。



范纯仁两手空空回家后，将路遇石曼卿之事告诉了父亲。范仲淹马上说：“你何不把五百斛麦子给他？”范纯仁答复：“已经给了，但不够。”范仲淹又说：“何不连船也给他呢？”范纯仁又答道：“我正是把船也给了他，才徒步返回的。”范仲淹大喜：“这就对了，不愧是我的儿子！”

选自《分忧》



苏七块

◇文／冯骥才　图／黄胜

苏大夫本名苏金散，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带，开所行医，正骨拿环，天津卫挂头牌，连洋人赛马，折胳膊断腿，也来求他。

他人高袍长，手瘦有劲，五十开外，红唇皓齿，眸子赛灯，下巴儿一绺山羊须，浸了油赛的乌黑锃亮。张口说话，声音打胸腔出来，带着丹田气，远近一样响，要是当年入班学戏，保准是金少山的冤家对头。他手下动作更是“干净麻利快”，每逢有人伤筋断骨来找他，他呢？手指一触，隔皮戳肉，里头怎么回事，立时心明眼亮。忽然双手赛一对白鸟，上下翻飞，疾如闪电，只听“咔嚓咔嚓”，不等病人觉疼，断骨头就接上了。贴块膏药，上了夹板，病人回去自好。倘若再来，一准儿是鞠大躬谢大恩送大匾来了。

人有了能耐，脾气准各色。苏大夫有个各色的规矩，凡来瞧病，无论贫富亲疏，必得先拿七块银圆码在台子上，他才肯瞧病，否则决不搭理。这叫嘛规矩？他就这规矩！人家骂他认钱不认人，能耐就值七块，因故得个挨贬的绰号叫作“苏七块”。当面称他苏大夫，背后叫他苏七块，谁也不知他的大名苏金散了。

苏大夫好打牌，一日闲着，两位牌友来玩，三缺一，便把街北不远的牙医华大夫请来，凑上一桌。玩得正来神儿，忽然三轮车夫张四闯进来，往门上一靠，右手托着左胳膊肘，脑袋瓜淌汗，脖子周围的小褂湿了一圈，显然摔坏胳膊，疼得够劲儿。可三轮车夫都是赚一天吃一天，哪拿得出七块银圆?他说先欠着苏大夫，过后准还，说话时还哎哟哎哟叫疼。谁料苏大夫听赛没听，照样摸牌看牌算牌打牌，或喜或忧或惊或装作不惊，脑子全在牌桌上。一位牌友看不过去，用手指指门外，苏大夫眼睛仍不离牌。“苏七块”这绰号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牙医华大夫出名的心善，他推说去撒尿，离开牌桌走到后院，钻出后门，绕到前

街，远远把靠在门边的张四悄悄招呼过来，打怀里摸出七块银圆给了张四。不等张四感激，转身打原道返回，进屋坐回牌桌，若无其事地接着打牌。

过一会儿，张四歪歪扭扭走进屋，把七块银圆“哗”地往台子上一码。这下比按铃还快，苏大夫已然站在张四面前，挽起袖子，把张四的胳膊放在台子上，捏几下骨头，跟手左拉右推，下顶上压，张四抽肩缩颈闭眼龇牙，预备重重挨几下，苏大夫却说：“接上了。”当下便涂上药膏，夹上夹板，还给张四几包活血止疼口服的药面子。张四说他再没钱付药款，苏大夫只说了句：“这药我送了。”便回到牌桌旁。

今儿的牌各有输赢，更是没完没了，直到点灯时分，肚子空得直叫，大家才散。临出门时，苏大夫伸出瘦手，拦住华大夫，留他有事。待那二位牌友走后，他打自己座位前那堆银圆里取出七块，往华大夫手心一放，在华大夫惊愕中说道：“有句话，还得跟您说。您别以为我这人心地不善，只是我立的这规矩不能改！”

华大夫把这话带回去，琢磨了三天三夜，到底也没琢磨透苏大夫这话里的深意。但他打心眼儿里钦佩苏大夫这事这理这人。

选自《俗世奇人》

山鹰

◇文／叶剑秀　图／黄胜



姑娘叫山鹰，十八岁年纪，西山五十里疙瘩梁子豆腐刘的女儿。人长得俊俏，模样周正，看上去水灵，却性烈如野马。

李管家一大早拜见老爷，禀告实情：三天了，茶饭不进，软硬不吃。这样下去，怕是……

老爷周福祥正在后花园悠闲散步，听了管家的话，突然站定，捋一下胡须，望着对面阳春放绿的大山，浓眉拧成两只蠕动的蚕：一会儿带我去见见她。

周福祥是方圆百里的大户，拥有三百多顷好地，家丁四十余人。周府依山而建，共有一百二十四间砖瓦房舍。村子叫周家坪，一百多户人家，地处大山与丘陵交会处。村子的石寨墙是周家出资建造的，坚固如磐。前些年，几伙土匪先后几次攻打周家坪，均以失败告终。周家老爷钱通神路，与县城保安团长交情甚厚，近几年土匪不再骚扰，与周家坪相安无事，全是仰仗了周家老爷的护佑。

周家老爷家底殷实，口碑也好，受村里人拥戴，有着至高的声望。可周家也有不如意的事，让周福祥窝心。

周福祥随管家来到一处幽深的厢房，撩起衣衫坐下来，不温不火地说道：姑娘是性情中人，性情中人都通事理。你爹当初从周家借走三十块银圆，用作磨豆腐的本钱，三年了，本息分文未还，我们也不能不要。催要几次，是你爹亲口把你许配周家做儿媳，我才免了你家债务，并又留下十块银圆的彩礼，你爹可是在契约上按了手印的。

对面床上的山鹰忽然折起身子，一声不吭地瞪眼过来。

周福祥神色依然慈祥：知道你委屈，少爷配不上你。你想一想，虽说少爷脑子有点毛病，半憨不傻，可你来到周家就是福啊。

山鹰目光寒冷，话语冰凉如铁：这是你早就挖好的坑。我爹磨豆腐送周家抵账，啥时也还不起周家的高利贷。既然把我弄来了，你们随便，最后也是白等。我死了愿扔哪儿扔哪儿，喂狼喂狗我不在乎。

周福祥叹口气，思忖半个时辰：你既然铁了心，也不难为你。这样吧，放你走，走出去是你的命，走不出去，你归周家。

一束惊疑的目光打量过来：当真？

君子岂能戏言。

从小在山里长大，没有走不出去的山。

周福祥吩咐道：给她弄点吃的，送姑娘上路吧。

管家不解，上前欲话。周福祥挥手止住，私语他几句。

山鹰走出周府，不时往身后回望。

山里的阳光真好，翻过眼前这座山，就可以回家了。

山上的蜿蜒小道分出条条岔岔，如一张迷网。走了回，回了走，日头偏西，山鹰依然在山半腰摸索。山风冷起来，饥饿疲累漫过全身。明明一座不大的山，怎么就走不出去呢。迷茫和孤独慢慢逼近，她咬紧牙关朝着山顶爬行。天色暗下来，她像一只迷途的羔羊惊慌无助。黑夜伴着恐惧降临，山鹰摸准一条路，一直往前走。她不知道这条路通向何方，只知道不能停下来。恍惚中，仿佛离山顶越来越近。黑暗中她突然发现密林中，有两个挎枪的人影，急忙折身拐到另一条小道上。没走多远，眼前又有两个挎枪的身影晃动，她惶恐地又拐到另一条路上。她加快了脚步，如果遇到意外和不测，就彻底完了。她跌跌撞撞走到一块石岩下，终于看到一片灯光，有灯光就有人家。她眼前一亮，朝那暗淡的灯光匆忙走去。

当她叩响那扇不大的木门时，主人似乎知道她要来，开门收留了她。

第二天早上，李管家站在她面前，她一下子蒙了。原来，她走了一天，又回到了周家大院。她捋了捋来龙去脉，山上是个迷魂阵，她像一只孱弱的小鹿，天黑以后，被人驱赶着进了周家的后门。

山鹰抬头看看李管家：既然是天意，我认命了。

李管家的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但有一个条件，要嫁，我心甘情愿做老爷的填房，也不嫁傻子少爷。

周福祥听李管家说完，捻起胡须摇了摇头，目光里又掠过一缕惊喜，连声说：这样不好吧。我去当面问问她。

我年过半百，你真是这样想的？

我情愿。老爷年富力强，精明过人，我跟了你，也不枉一生。要不我宁愿死在这里。

你还有啥要求？

派人把我送回去，再用轿子把我抬过来，好歹也让我风光一回。

周福祥转身对李管家点点头：就按她说的做吧。莫让人财两空。

两个挎枪的壮实家丁护送山鹰回家，等候第二天老爷带人迎娶。

当天晚上，山鹰药死家丁，得枪两支，逃离家门。

自此，山鹰拉杆子为匪，占山为王。不到一年时间，拥众两百余人，成为名噪一时的山鹰杆子。

那年秋末冬初，山鹰杆子攻打周家坪，走的是后山，从周家后门攻入。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



马鞭绝技

◇文／丁秀红　图／戴清胜

民国时期，密州城里有家刘记油坊。这年八月初十，赶马车的车把式和刘掌柜闹了点别扭，撂挑子不干了。刘掌柜犯愁了，这开油坊的，进货出货，离不了马车运输，可一时半会儿还真难找到赶车熟练的车把式呢！

有人推荐说，城西五十里外的丁家寨，有个出了名的车把式，一条马鞭在他手里，挥起来龙飞凤舞、运用自如，人称神鞭丁。

刘掌柜赶紧派管家去请，哪知神鞭丁给雇主干活去了，接待管家的是他儿子丁茂兴，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当听了管家的来意，丁茂兴说：“赶马车这个活，我干得也不比我爹差，让我去试试吧！”

管家看看丁茂兴，细长身材，浓眉大眼，倒是英俊，可这是找车把式，不是选女婿，就他这豆芽菜的样子，能赶马车？

丁茂兴倒是看上去信心满满，父亲赶马车的本事，他从小看在眼里，早就耳濡目染。他做梦也想独当一面出去闯闯，但一直没机会，现在有人找上门，他可不想错过。见管家正犹豫，他忙说：“大叔，你就先让我去试试，要是不行，我赔你五个铜板的工夫钱。若因为我耽误了东家的活，损失，我赔！”

常言说得好：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儿。这年轻人的话把管家说动了，就同意让他试试。

丁茂兴跟着管家到了刘记油坊，刘掌柜一看，这小伙满脸稚气，心里就有些不满。丁茂兴这小子倒也机灵，二话不说，套马驾辕，甩鞭赶车，来了个现场演示，一招一式都非常到位。得，就他了！刘掌柜当即决定，让丁茂兴驾车给镇上的铺子送货去。

他们驱车出城往西，那时官道不多，拐弯抹角的土路很不好走，但丁茂兴赶着马车，却是顺顺当当地把货送到了，刘掌柜很是满意。

但没想到回程的路上，出事了，从路边

跑出了七八个壮汉，挡住了去路。丁茂兴不得不“吁”的一声，勒紧马缰绳。马车还没停稳，这伙人一拥而上，把刘掌柜拉下车摁在地上，五花大绑起来。丁茂兴抱着马鞭站在车下，似乎是吓得不敢抬头。一个五短身材的壮汉踢了丁茂兴一脚，说：“小子，去给他家里送个信，准备一千块现大洋，三天后送到城北土地庙里赎人！”

刘掌柜闻言，哀求说：“各位大爷，我就是小本买卖混口饭吃，家底都在货上了，别说是一千大洋，一百大洋也难兑换。求求你们高抬贵手……”贼人说：“别啰唆，三天后拿不出钱，就让你家人等着收尸！”

丁茂兴抬头看着掌柜的，劝说道：“老爷，破财免灾，保命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贼人大笑，说刘掌柜活了一把年纪，还不如一个小车把式明白事理。刘掌柜绝望地对丁茂兴说：“你赶紧走吧，告诉夫人，家产一时变卖不了，可先到亲戚朋友家借点。”丁茂兴点点头，爬上马车。贼人闪开路，并威胁丁茂兴说：“你小子别耍滑头，要是敢报官，就不是要他一个人的命了……”

丁茂兴答应一声“不敢”，挺直腰杆，一声吆喝：“看腰！”他扬起马鞭，就听“啪”的一声脆响，长长的鞭鞘眨眼如游龙一般，缠在了五短身材的匪首腰部，接着又顺势一扬一抛，贼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鞭鞘卷着，腾空甩出去十几步远，跌晕了过去。紧接着，松开的鞭子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着扫了出去，其他贼人瞬间无一幸免地被抽中腿部，倒在了地上。丁茂兴收回鞭子，站在车上，说：“谁还不服？上来让我练练手！”贼人一个个倒在地上，打滚号叫，半天爬不起来，哪里还敢轻举妄动？

丁茂兴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知道你们过日子也不容易，今天就放你们一马，鞭子只打腰、腿，要是鞭子打的是头，或者缠到脖子上，你们应该知道后果。你们也好自为之，如若继续作恶，撞到我的鞭子上，别怪我手下不留情！”

贼人们一个个叩头求饶，刘掌柜在边上简直看愣了，不由得心喜：这小车把式，厉害啊，赶得了车，还打得了匪！刘掌柜当即决定，回去这工钱呀，得双倍地给！

第二年仲夏，这天，丁茂兴和刘掌柜，还有一个伙计，到乡下收大豆。太阳偏西了，他们载着满满一车大豆往回赶。

当马车穿进一个林子时，突然从树后面闪出一个人来，不偏不倚撞到车上，随之倒地闭过气去。丁茂兴赶紧停车查看，车还没停稳，又从林子里相继跑出十几个人来，其中一个人扑到此人身上哭喊：“兄弟，你可不能死啊，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让他们怎么活啊……”

其他人也拉开架势，把刘掌柜他们连人带车围上了。为首的一个满脸络腮胡的胖子，一把拽住丁茂兴厉声喝问：“你怎么赶的车？长眼不？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大活人，瞬间就被你要了命！”

丁茂兴说：“刚才可是他自己撞上来的……”

“会不会说话？”络腮胡扬起手，想给丁茂兴一巴掌。刘掌柜见状打圆场道：“事儿已出了，各位是想怎么样？”

“好，痛快！”络腮胡说，“两条路，一是偿命；二是拿刘记油坊的全部财产抵命。”

这真是狮子大开口，丁茂兴和刘掌柜都明白了，这是着了土匪的道了。土匪有备而来，丁茂兴的鞭功施展不开，他只好说：“车是我赶的，跟掌柜的无关，我来偿命。”

刘掌柜一听这话，感动得要命，但心知不妥，便欲阻拦。络腮胡却是一愣：没想到还有车把式跳出来，拿命替主人家挡灾消难的。他怒道：“你真敢？”

“人是马车撞死的，我也应该死在马车下，就让马车从我身上轧过去吧，你们说话

算数，再不要难为刘掌柜。”

满满一车大豆，血肉之躯，要是让马车碾过，断难活命。络腮胡想：他一个毛头小子能不怕死？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看他耍什么花招。于是，土匪们起哄道：“好，赶快轧吧！”

刘掌柜心疼丁茂兴，想再求求情，可丁茂兴却利索地站起身来，对刘掌柜抱拳施礼道：“掌柜的，来世再见！”说完，他抬头挺胸，运足臂力，抬手“啪”地将马鞭甩打出去，鞭鞘打在马臀上，丁茂兴随之大喊：“起——”两匹马扬起四蹄腾空狂奔，丁茂兴一闭眼卧倒在了车轮下，马车瞬间碾轧了过去……

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情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刘掌柜从土匪手里挣脱，一下子扑到丁茂兴身上，哭喊道：“孩子，你怎么这么傻？让我怎么向你的爹娘交代……”

这伙土匪其实就是附近村庄里的地痞流氓，他们本想耍无赖，讹些银子，没想到光天化日之下真闹出了人命，也慌了，扶起地上躺着的“死”人，撒腿就跑。

他们没跑出几步，忽听身后有人大喊一声：“且慢！”土匪们一回身，就见丁茂兴毫发无损地从地上爬起来。原来刚才他一鞭子下去，马儿吃疼受惊，抬蹄腾空，这劲儿大，连带马车也跟着颠动了，丁茂兴就是趁着车轮离地的瞬间，就地一滚，逃过一劫。他拍拍身上的尘土，说：“你们要的命，我偿了。”他又指着刚才装死的那个人说：“他没死，我可是死过一回。现在，是你们欠我一条命了！”说着，他手持马鞭就向土匪们奔去。土匪们仿佛见了鬼似的，拔腿就跑……

从此，丁茂兴的马鞭绝技声名远扬，刘掌柜对这小子喜欢得紧，后来还让他做了刘记油坊的大管家！

选自《故事会》

药王

◇文／梅寒　图／段明

胡氏药庄的营业大厅里挂了很多匾额题对及金字招牌，它们均朝向大门的方向，南来北往的客商，一进门就能感受到整个药庄的肃穆及严整之气。那其中，只有一块黄底黑字、笔力遒劲的匾额，是背对顾客的，它面向药庄挡手的案桌，朝里挂着。

上书“戒欺”两个大字，笔墨淋漓，每天都被药庄里的小伙计擦拭得锃光发亮。

药庄挡手每每抬头看到它，心头都难免为之一振。

“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药庄老板胡老板在药庄成立之初，就对所有药庄员工立下这样的规矩。

胡老板起初并不懂药，他开药庄完全是因为他做生意赚了些钱。

那是个兵荒马乱的时代，胡老板却于乱世中敏锐地嗅到商机，他贩卖粮食，倒腾军火，做生丝生意，不几年，腰包就飞速地膨胀起来。有了钱，胡老板反倒不踏实了，他觉得自己应该为百姓做点什么。

一番思索后，他的药庄就开起来了。

开药庄做好事，是实，但光做好事，



白给人合药送药，那样药庄总有一天会关门。胡老板把目光放得很长远。他的药庄总有一天会赚钱，但不是现在。现在，他要做的是立字号，闻名声。

中医药业这一行当，自古便有着“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的说法，这其中的“修合”二字，大有讲究。把未经加工的植物、动物以及矿物等“生药材”，经过水制、火制，或水火炼制，去除其中毒性，保留药效成分，之后与其他药材取舍搭配，排列组合，便称之为“修合”。修合过程属于商家机密，一般都是秘密进行，也让这个过程充满了神秘性与不确定性。不法商贩，在药中掺假，或者给药分量不足，谁也看不出来。

也正因为如此，胡老板才在立业之初就定下那一条“戒欺”的铁律。

“戒欺”，自然不能光嘴上说说而已，在制药售药的每一个环节，胡氏药庄都有严格的操作流程。采办务真，说的是药材原料的采收，这是事关成药好坏的首要环节。为了采收到上好的真药材，胡老板特意派人到各地药材产区去坐庄采办。比如，到河北、山东等地采集驴皮，到淮河流域去采办山药、生地、金银花，到关外采办人参、虎骨等。总之，为了采集到最真最好的药材，胡氏药庄不惜代价。

这样的药庄，生意想不火都难。大家对这个不懂药业的胡老板也渐渐刮目相看。

某天，药庄来了一对头发花白的夫妇，一进店门就给胡老板跪下了，涕泪交加，要胡老板救救他们的儿子。他们膝下只有那么一个宝贝儿子，数年来，儿子头悬梁，锥刺股，一考二考三考之后，终于中了举，谁料乐极生悲，中举的好消息让那年轻人高兴过了头，竟然一下子引发了癫狂症。

“要是胡老板也救不了我们儿子，我们一家只有死路一条了。”老人跪在地上不肯起来。

治疗癫狂症要“龙虎丸”，因此药内含有剧毒的砒霜，按照古方规定，要将砒霜用白布包起来，再嵌入豆腐中，入水小火慢煮，豆腐逐渐变黑——把砒霜中的一部分毒素吸附出来，然后再将砒霜晾干，和其他研磨成细粉的药物搅拌均匀，方能入药。

因此药的制作风险太大，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出人命，一般药庄都不制售此药。胡氏药庄也无此药。

胡老板却被一对老人哭得软了心，他一咬牙，竟然满口答应道："二老先回家，半月后来取药！"

胡老板向来一言九鼎，两位老人千恩万谢从地上起来，相互搀扶着出门远去。药庄的伙计们却是目瞪口呆，不知道胡老板哪来的信心。

胡老板也是情急之下做出的承诺，他确实也不知道该如何来配制出安全又有药效的"龙虎丸"。打发走了老人，他才开始隐隐犯愁。药庄声誉却容不得半点损害，那些天，胡老板几乎夜夜辗转反侧，在想如何制出"龙虎丸"。

时间过得飞快，眼看着已经到了第十天了。那天早上，胡老板喜滋滋地大步跨进药庄，对伙计们道："昨夜药王桐君老人托梦于我，教我制作'龙虎丸'的方法，今天我们就开始制药。"

药王托梦，制作自要有一番仪式，胡老板让人把一间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门窗全部封闭，挑几名青壮小伙子，沐浴更衣，进入房间。此后的事，外人便不得而知。只知道三天后，老人如约取到了"龙虎丸"。而那位年轻的举子服药之后，也奇迹般地康复。

胡老板是药王的消息自此不胫而走。药庄的生意更加红红火火。

见坊间将自己越传越神，胡老板坐不住了，他要把那个秘密外示于人。

"药王的传说就是我们赚钱的利器，老板又何必如此较真？"身边人百般劝阻。胡老板亦不多说，只抬手指了指头顶上方的"戒欺"匾。

"哪有什么药王托梦，我想着'龙虎丸'关键在于将砒霜粉与其他药粉搅拌得十分均匀，我让几个药工将药粉均匀倒在药匾上，然后在上面反复写'龙虎丸'三个字，三天写了九百九十九遍，你想，那药粉还能有个不均匀吗？至于让他们关门闭窗，沐浴更衣，一是让他们专心，二是让他们讲究卫生而已。"

真相大白，众人对药王更是佩服不已。胡氏药庄的生意越发红火了。

选自《山西文学》

脸皮厚



唐朝有个书生买了卷诗集，看里面诗歌不错，便冒名自称作者。这天，他来到蕲州拜见刺史李播，呈上诗集。李播翻了翻，问道："这是尊作？"书生点头称是。

李播一拍桌子，说："大胆，你怎敢把我的诗窃为己有？"

书生一听呆住了，赶紧道歉："小人不敢冒犯，望大人恕罪！"见李播没再发火，他就厚着脸皮说："大人著作等身，能不能把这诗集让给我，也好让我成名？"

李播不置可否，又问了书生以后的打算。书生松了口气，又开始吹起牛来："实不相瞒，小人要去江陵见表叔卢尚书。"

李播听罢，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说："卢尚书也是我表叔，我怎么从不认识你？"

书生大窘，只好继续厚着脸皮说："那大人索性把表叔也送给我吧！"

选自《故事会》

明神宗的“逆反”

◇文／赵立波　图／段明



战战兢兢

皇权新旧交替之时，宫闱总是充满血雨腥风。小皇帝明神宗即位刚7天，白发苍苍的高拱即在权力斗争中，黯然离场。

张居正终于浮出水面，取得了内阁绝对权力核心地位，尊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尊神宗生母为“慈圣皇太后”。神宗在内任用冯保，而朝中大权都交给张居正。

在小皇帝的成长世界里，张居正、冯保成了影响他人生的重要伙伴，张居正除了主持内阁工作，同时承担起小皇帝的教育工作，而冯保这个司礼监的负责人成了小皇帝的“大伴”。

10岁的孩子，一切都要仰赖张居正的辅佐。张居正身材高大，长须及胸。这个孩子十分聪明，知道眼前这个“长胡子老头”的厉害和重要。总是很谦卑地称他为“先生”或“张先生”，在下御札时，也不多提其名，只写“谕元辅”。在两宫太后的大力支持下，在小皇帝的配合下，张居正将明代改革推向了历史最高水平，影响极其深远。

张居正对神宗皇帝的教育极其严厉，一次神宗读《论语》，误将“色勃如也”之“勃”字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其声如雷鸣，这一突然的训教，让神宗“悚然而惊”，在场的同僚们无不大惊失色。慈圣皇太后为配合张居正调教，在宫中对神宗严加训导，“常常守着看管”，“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神宗对张居正内心极为忌惮，慈圣皇太后动不动谴责神宗说：“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所有的这些外围压力给这个10岁的孩子强大震慑，他没有了安全感，整天战战兢兢，这样的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体悟得更深刻。不仅如此，两宫皇太后对司礼监冯保十分倚重，神宗大婚之前，慈圣皇太后特别要

求冯保，要他“万分留心，引君当道，勿得顺从，致伤圣德”。冯保当然唯命是从，寸步不离地看管这个小皇帝。《明史·冯保传》讲了这样一段故事：“慈圣皇太后遇帝严。（冯）保倚太后势，数挟持帝，帝甚畏之。时与小内竖戏，见保入，辄正襟危坐，曰：‘大伴来矣。’”

就在亲政的前两年，万历八年（1580）的某天，神宗在乾清宫执事太监孙海、客用的诱导下，酗酒闹事，一时宫内大乱。第二天冯保将此事报告给了慈圣皇太后。太后第一反应极其强烈，怒气冲冲地扬言：欲召阁部大臣，谒告太庙，将废神宗，另立他弟弟潞王为帝。神宗顿时吓得跪在地上哭泣多时，以示忏悔，皇太后才肯宽恕。

结果，按照冯保、张居正的意思，降黜了神宗身边一大批亲信太监，由此神宗对冯保的关系由信赖、畏惧转为怀疑、怨恨。而冯保仗着皇太后的势力，对神宗有恃无恐，为将来的下场埋下了伏笔。

也就是这年，18岁的神宗已经成年，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的任务似乎可以结束了。对此张居正是矛盾的，他害怕别人议论他把持朝政，自己完全知道“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便于三月二十二日向神宗提出“祈休”请求，意在归政。尽管对权力的贪恋就像鸦片中毒，但作为通读历史典籍教训的他不得不作深长计议，以免前功尽弃，中途翻车。他在给湖广巡抚的信中表达了一种隐忧：“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张居正想到权臣霍光、宇文护强势操控政局的下场，不免有了恐慌情绪，《汉书·霍光传》里“威震主者不蓄，霍氏之祸萌与骖乘”几个赫然大字让张居正的心里一阵颤抖。

虽然神宗皇帝多次对张居正说：“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这话如果反过来想，真是“不同凡想”。

张居正在两年前就给神宗递交了《乞归葬疏》，神宗毕竟16岁了，遂示以“倚毗方切，岂可朝夕离朕左右”。张居正再次祈求后，神宗遂说：“先生到家事毕，即望速来。国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这句话倒也是事实，所谓的“万历新政”无非是“张居正新政”，帝国的所有工具都掌握在张居正一人手里，情商及自尊心极高的神宗心里必定有着强烈的不满和愤恨，只不过他懂得隐忍的妙处。临行前，张居正上奏说：“大婚之后，应该要有节制，要爱护保养身体，留心于庶务万机。”说完伏地哭泣，明神宗也为之哽咽得说不出话。与此同时，神宗告诫次辅吕调阳等人说：“有大事不得擅自独断，应疾驰驿送江陵听从张先生处理。”权力的使用至此达到极端默契，只不过越默契，神宗的心里就越不痛快。

张居正回乡葬父，湖广地区各衙门官员全部到场，唯有巡按御史赵应元没去，张居正怀恨在心，这件小事，完全体现了张居正内心的傲视天下。明代内阁权臣严嵩、高拱已经到了无所不统的地步，张居正犹有过之。当时人说，张居正受顾命辅政，“宫府一体，百臂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所谓宫府一体即把皇帝内宫的事务和朝政的事务集于一身，货真价实的威权震主！这一点张居正自我都不否认。他曾对阿谀自己的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即摄政，代替皇帝施政。

神宗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战战兢兢地等待，直到张居正去世的那天。

亲政之后

万历十年（1582）对于神宗来说是一个重大年份，这一年，张居正病逝，内阁大学士张四维继任首辅，这年神宗20岁，遂亲自过问朝政，企图有所作为。司礼监太监总管冯保失去了张居正这样外延强有力的支持

者，神宗开始着手剪除他。神宗在言官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的奏疏上批示：“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皇考付托，效劳日久，姑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既然冯保可以扳倒，张居正有何不可。言官窥知皇上之意已移，便交章弹劾张居正。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十四日，善于窥伺的陕西道御史杨四知首先出马，历数张居正十四条大罪。经过多方谋划，张居正不仅身败名裂，连家都给抄了，张家子女因此饿死者有10余人。同时搜出了张居正诸子和兄弟全部家藏，得到黄金大约一万两，白金十万两。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经不住刑讯上吊而死。

神宗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亲政以后，励精图治，一度形成“事事由朕独断”的局面。

《明通鉴》讲述了下边的一件事情，万历十三年（1585），明神宗到南郊步行祈祷，他当着群臣的面对内阁辅臣说：“天气干旱虽然是由于朕没有君德引起的，但也是由于天下官吏贪婪，盘剥坑害百姓，以至干犯天和，今后应当慎重地选择官吏。”他的敬天法祖、拖着沉重的肥胖身体大汗淋漓地祈雨，一度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与此同时，明神宗提拔了申时行接替张四维出任内阁首辅，把朝政大权牢牢掌控。他的执政风格相当强势，对臣下的上疏相较温和的谏言都予以排斥，任性自大的骄纵性格日益明显。

打掉冯保、张居正后，神宗心里有种突然的轻松和疲惫。

权力的掌心翻过来，整个社会都将受到巨大震动。明神宗的掌心往下一扣，整个朝政如同地震般发生强烈震颤，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文官集团也将发起对抗。彼此之间的交涉虽然只是几张不经意的奏折和批示，但文字斗争往往胜过其他，“自杀式谏言”此起彼伏、前赴后继，锦衣卫忙得不亦乐乎。所谓君臣吵闹声声入耳，权力斗争步步惊心。万历年间明神宗面对庞大的文官集团的肆意谩骂，直接逆反对抗，导致他脾气愈加暴躁难抑。万历十六年（1588）的年末，有个叫李沂的言官上疏触怒神宗，神宗说：“李沂不说贪官却唯独说朕贪婪，诽谤君父，罪行不可饶恕。”大臣反对无效，在这年的尾巴处理完李沂，神宗开始出现了元旦不上朝的节奏。

于此3个月后，他免除了被提拔和新授职官员的面谢，自此上朝次数减少。

明朝怠政是一大传统，甚至成为“特色”，从正德皇帝算起，到万历皇帝将这项“工作”推向了最高峰，28年不上朝。

权力的掌心翻来覆去，明朝就在这种情况下，逐步走向了喷发的火山口。

总而言之，他对朝政的基本态度就是“不”字，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嘉靖御政的风格。

第一，不郊，就是不亲自郊祭天地。第二，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第三，不朝，就是不上朝。第四，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第五，不批，就是对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第六，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

许多人认为明神宗长年“不朝”，是万历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国事艰难的原因。事实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在他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万历中期后皇帝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干政，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日本入侵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明神宗都有反应，说明他还是在看奏章，并通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然而，看似有着政治手腕的“幕后操控”其实并不能真正影响明代政治发展大局，这种非正常理政手段，无疑加剧了君臣矛盾。这种扯皮式政治运作，大量消耗了国力，明代最终在沉默中走向了灭亡。

选自《文史天地》

古代防疫：『隔离』最早见于《汉书》

◇文／李阳泉　图／段明



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此大灾即大疫。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可见，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的确非同一般。

从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看，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而生。一般而言，大灾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灾发生。如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又继发疫灾。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年大旱，接着发生疠疫之灾。

古代防疫方法

大多数古人对于流行病的认识，是很难从科学的角度作出判断的。他们往往把疫情的发生归结为不顺应天道而造成的天对人的惩罚。

先秦时期，传说颛顼帝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中一个居江水是为疫鬼。为此，人们每于疾疫发生时，作法以驱除疫鬼。《周礼·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专门的驱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头戴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此即后世傩戏的由来。此外，历代流行的设醮、纸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驱疫鬼的具体形式，连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鬼有关。

好在医学的发展让人们的这种观念渐渐淡薄下来。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阙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又如南宋吴芾于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

一旦出现疫情，对病人采取什么手段呢？许多典籍表明，是隔离。这种方法自古有之，而且，除此之外，再无更好的方法。《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而到了南北朝时期，此则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

然而，隔离这一方法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遭到极大的反对。晋时就有记载说当朝臣家染上时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也不得入宫。这种有效的隔离方法却被当时人讥讽为“不仁”。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疫情出现以后，很少有人自觉地采取这种措施。所以，尽管古人对防疫做了很多努力，其效果还是不明显。每次疫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随着医学的进步而有所减少。

一旦出现疫死者，尸体作为主要传染源，该作何处理？《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会掩埋死者尸体。如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在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牒为奖励。如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则给度牒一道作为奖励。此外，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宋代以后，各地均效仿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泽园，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至于治疗疾疫的药物，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古代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尚有不少。如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的药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右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

“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古代时政府对于疫灾的防治颇让人欣慰。然而，这只是在几千年的防疫过程中零星闪烁着的几点光芒。也有许多“会办事”的大员对健康有效的防疫体系的建设起到了不可思议的坏作用，譬如清代的李鸿章。

1896年5月李鸿章时来运转，作为清廷“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来到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

尼古拉二世素喜铺张排场，所以此时俄国各地都举行了各种大小集会，庆贺沙皇加冕。然而由于组织不周，在莫斯科的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来人过多，混乱不堪，发生严重拥挤，造成近2000人死亡。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一书中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向他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回答说，这件事情的详情已经呈报皇上。

哪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对维特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然后他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帝的官员，当然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

朱元璋敷衍盗银案

◇文/一笑

朱元璋称帝的第七年，京郊某个书生连夜温书，忽然看到田间火光四起，看多了《神仙传》的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在闹宝贝，于是仗着胆跑去做了个标记。次日天明，书生还真在草标之下一尺左右挖到了一块数百斤重的“巨银”。凭他一人之力，显然无法取出，只能去村里雇了18个人一起来挖宝。

结果不出意外。众人因分财不均，闹上公堂。鉴于银子上刻有“广积”字样，一看便知是大内库银，官员们只能上报皇帝亲裁。吊诡的一幕发生了，往日杀人如儿戏的朱元璋这次却宽容得很，他先声称：“此银已失去三块矣！此天所以畀是儒也！”然后竟把这块天价库银赠给了书生，其余18人只发给工钱了事。

应该说，这事做得很不“朱元璋”。要知道，当时国家草创，皇帝内库和国库并未分家。所以丢失的巨额库银不只是他的私房钱，更是国家的日常岁入。而广积库在内廷十大库中专顾收储硫黄、硝石，供给工部制作军器火药。此地一直处于高度保密、严控死守的状态下，下属搞个“空白印件”，朱元璋能诛杀上百、牵连上万，现在人家都偷到眼皮底下了，还连偷数次，他竟然打哈哈，把挖出的赃物送了人。



其实真正的窃银者正是朱元璋身边的太监。别看广积库名义上属于工部掌管，但库门钥匙却掌握在中官手中。这些每日坐对银山的太监，心里只有一个血淋淋的字——穷！

大明建国之初，朱元璋鉴于元末权监误国的教训，决定限制太监的权力。他最有力的措施不是立下“太监不许干政”的铁牌，而是大力削减太监的收入。有大臣建议将太监月入定为三石米，朱元璋大笔一挥，减为一石。按他的说法，这些人吃住都在宫里，要钱干什么？可真实目的却是想让太监们“穷则易使”“小富即安”，成为听话的奴隶。可他却忘了，太监也是人．也有父母兄弟、侄男甥女一大帮人要养活。按明代一石约125斤，即便到了正统年间，一石的价格也仅为纹银2钱上下。三石不足白银1两，其购买力还抵不上如今的1500元人民币！只给一石，如何能够？

所以，此事的实情应该是，在那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一群饥寒交迫的太监将库银移出宫外。因为无人接应，只能就近埋在郊外的田中。巨银上的硝石、硫磺在月下化为磷火，终于吸引到书生的注意。熟知其中内情的朱元璋明白，不能把这些肘腋之间的近侍卡得太紧。再加上他们确实无拳无勇，不会威胁到大明江山的统治，所以才网开一面，随意了事的。

选自《百家讲坛》

一只甲鱼引政变

◇文／史凯　图／段明



公元前605年，郑穆公去世，郑灵公上台执政。为争取郑国，楚庄王率先派使者前往郑国祝贺，还专门为郑灵公送去一只硕大的甲鱼。甲鱼在江南较为常见，但对于中原的郑国来说，却并不多见。因此，对于楚国送来的礼物，郑灵公十分高兴，视之为“异味”（特别少见的美味）。过了几日，郑灵公特地命令朝中最好的厨子烹调，要尝尝楚国的“异味”。

而这日，郑国大臣子公与子家正好相约朝见郑灵公。二人走到郑灵公宫门前，子公的食指无故抽动起来，他将微微抽动的食指竖起来让子家看，并神秘地说：“今天我的食指无故而动，必定有一顿美味等着我们。”子公的话也许是顺口而出，并无特别用意；也许他早听说过楚国送甲鱼给郑灵公的事，因此开了一句玩笑。然而他没料到，这句玩笑却引发了一场大动乱。

说完，二人进宫，一看，果然，厨子们正忙着调理甲鱼呢。子公与子家相视而笑。他们的笑，引起了郑灵公的怀疑，于是问二人为何发笑。子家老老实实说出了原委。

子公竟然敢觊觎宫中的美味！郑灵公不由得恶从胆边生，一个羞辱子公的计划也因此谋划出来——

当鳖肉烹调好后，本来打算独享美味的郑灵公特地邀请来几位大臣，以示分享，子公亦在邀请之列，但郑灵公并不让他食用，只许他旁观。最后，子公禁不住诱惑，将食指伸进盛甲鱼的鼎中，蘸了点羹汤放进嘴里品尝，然后愤然离去。

郑灵公本来是要羞辱子公的，没想到子公却“染指”鳖羹，对他进行公然挑衅，郑灵公为此大动肝火，扬言要处死子公。

消息传到子公耳里，子公马上找到子家，要先下手为强。子家没想到一个玩笑竟然闹得这么大，劝说子公不必为此事大动干戈。但是子公主意已定，为了让子家站在自己一边，他派人先到郑灵公处诬告子家，于是郑灵公将子家也列入处罚名单之中。

最后，被逼无奈的子家与子公联合起来，发动政变，杀了郑灵公……

选自《周末》

陈毅五次化险为夷



苇丛脱险

1935年4月，蒋介石获悉项英、陈毅已转移到粤赣边界，立即调动重兵“围剿”。他的嫡系国军第四十六师、粤军余汉谋的第一军3个师，加上江西省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共集结了三四万兵力，设置了三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是粤赣边东面的桃江、西面的章水、南面的浈水，严密控制所有的渡口和可徒涉的河段；第二道封锁线在大余、南雄、南康、信丰之间的公路沿线，设据点、修碉堡、驻军队，昼夜放哨巡逻；第三道封锁线是在游击根据地周围的墟镇和村庄上驻军队、筑碉堡扼守，随时出动搜剿、追剿。

三道封锁线建成后，余汉谋下令进山“清剿”。红军游击队只能在深山老林里打埋伏，这里住一夜，那里过一宿，有时一天要搬迁几个地方，和敌人捉迷藏。一天下午5点钟，陈毅拄一根树棍，拖着一条伤腿，在警卫员护卫下，随红军游击队一起行军，又搬了个新地方。当时并没发现什么敌情，搬一搬，是怕头天住的地方会暴露目标。敌人也不知道红军游击队要搬地方，结果途中遭遇了，双方打起来。一打枪人就散了，有的人跑得很远，有的人躲在附近。陈毅行走困难，和警卫员一起躲在路边水沟芦苇丛里。

敌人搜过来搜过去，领头的是国民党一个连长，他叫排长去搜，排长叫班长去，班长叫士兵去，士兵朝水沟边走去，看了看，回来报告说：“没有人，‘共匪’都跑了。”连长说：“什么没有？这里一定有几个，我看到他们钻进去了。”他骂那个班长，班长仍叫士兵去搜，士兵说：“你怎么不去？我一下去就会被打死的。”连长说：“走开，我去。”没走几步，他就喊：“谁的一只鞋子掉了？”又说：“你们

看，鞋子在这里，人一定也在这里，下去！”陈毅和警卫员听得清清楚楚，心想今天跑不掉了，立即把枪举起，子弹上膛，决定先打死一个再说。

这水沟有两丈多深，芦苇丛很密，人难钻进来。陈毅和警卫员钻进来时，脸都划破了。敌连长命令敌排长下去，敌排长把芦苇一翻，正好把陈毅和警卫员盖得更严密了。敌排长没见到人，敌连长说：“我不相信他能跑掉了。”他把队伍带到路上抽烟等候。陈毅听到敌兵说：“咳，我们打共产党，什么也没得到。”一个敌兵说：“我捡到一个挎包，里面有件衬衫，还有两本破书。”另一敌兵说：“啊，共产党苦得这样子，还读书呀！”

天黑以后，敌人才集合队伍离开。为了防止敌人假撤走，杀“回马枪”，陈毅和警卫员一直等到下半夜，才从芦苇丛中钻出来，迅速转移到对面一个小山坡上蹲着。第二天天刚亮，敌人又来了，在芦苇丛中东搜西搜，搜了一两个钟头，大声叫着：“你还不出来，我看到你了。”就这样吆喝一阵没有任何动静，敌连长拎着一只鞋子，说：“看呀，打死了，腿打断了，沉下水去了。”这才撤走。

安全转移

1935年春，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率领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700多人，向湘南游击区突围。他在宜章被粤军陈济棠部捉到了，随后叛变。龚楚向敌人告密说：“项英、陈毅在南雄、大余一带，我们分手时约定的。”陈济棠封他“少将剿共游击司令”，要他去捉项英、陈毅，给了他40个人做卫队，后面还跟着一个敌军连。

1935年10月，龚楚把卫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与粤军余汉谋部假打了一阵，造成声势，而后去寻找项英、陈毅的行踪。在行军路上，凑巧碰见了交通站站长何长林，何长林认得他是参谋长，但见他衣服很新，部下都说广东客家话，起了疑心。龚楚见状，干脆露出狰狞面目，缴了何长林的短枪，说：“我现在是国民党，把陈毅、项英藏身的地方告诉我，我不杀你。”何长林怕死，也叛变了。他说：“陈毅的秘书今天下午要带七八个人来这里搞粮食，拿报纸，取情报，抓住他们，让他们带路，就能找到项英、陈毅了。”

果然，陈毅派去的人一到交通站就被卡住了。龚楚也不暴露身份，说：“我是来找首长的，请领我去项英、陈毅那里。我在湘南发展了很大的游击区，今天带队伍来，就是请他们二人去那里领导。你们很辛苦，自己还挑米，我们那里可不是这样。”秘书说：“参谋长，你是老首长，是不是你和队伍先留下，我先回去报告，事先不报告怕引起误会，自己人打自己人不好。”龚楚不同意，说：“我急着要见他们。”秘书说：“那好，这样吧，参谋长带几个便衣队，我们一路走，大队伍留下，一起去目标太大，会引起误会。”龚楚仍不同意，说：“不管，一起去。”秘书心知这里面有问题，便答道：“好，去吧，走吧。”

当走到离陈毅住地很近的地方时，龚楚又抓住一个陈毅的警卫员，说：“你马上带我去，你不去，我就枪毙你。我是国民党军官，不是什么参谋长。”警卫员想：我不带路，何长林也知道这地方。于是，就假装同意领路。龚楚派两个卫队挟着他走，一会儿就来到陈毅住的小山包下面，哨兵喊：“什么人？”警卫员说：“不要开枪，自己人。”哨兵说：“你们派一个人过来。”龚楚叫警卫员去，警

卫员一上山，就喊：“他们是反动派。”哨兵一枪就把走在前面的一个敌人打死了。哨兵一开枪，龚楚他们站不住脚，冲锋也来不及，项英、陈毅他们听到枪声就登山，转了几个圈，等到龚楚把队伍集合起来，冲上哨兵阵地，哨兵就地一滚下山跑了。龚楚见这里地形险恶，项英、陈毅已有准备，便撤回去了。第二天，龚楚带一个敌军营上山，把陈毅他们住的棚子都烧了，折腾了两天，一个人也未搜到，只好撤走。陈毅和项英等人在附近山上躲了3天，这才脱险。

重兵围困

1936年6月，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不满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发动以“反蒋抗日”为口号的“两广事变”，企图借此问鼎中原。蒋介石以他惯用的手段分化利诱，不到3个月，就瓦解了“两广事变”，又调遣重兵对粤赣边等游击区发起新的“围剿”。这次进攻粤赣边的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被蒋介石称为“碉堡专家”。他在进攻游击区时，果然使出“拿手好戏”：山口、路口、渡口全都筑起碉堡，派重兵把守，白天盘查行人，夜晚警戒巡逻；移民并村，将分散在山上的百姓全部赶下山集中居住，制造无人区；计划售粮、售盐，禁止上山劳动的百姓多带粮盐。

密如蛛网的敌人封锁线给红军游击队的生存与活动制造了极大困难。这年冬天，陈毅被戴嗣夏的第四十六师，围困在梅岭密林深处一个人迹罕至的岩洞里，长达20多天。弹尽粮绝后，陈毅在岩洞中又渴又饥，渴了还能从岩缝里找几滴山泉润喉，可肚子饿得实在难受，想走出岩洞找吃的，从洞外不时传来上山搜剿的敌人走过的脚步声，使他又不敢贸然行事。

就在陈毅快绝望的时候，敌人突然连续两天停止了进山搜查。陈毅感到奇怪，便走出岩洞。他从城里搞到一张国民党的报纸，上面登载有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的消息。陈毅这才知道，原来发生了西安事变，国民党第四十六师这才匆匆从游击区撤走。国民党一撤，一些地方武装都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陈毅就这样又逃过了一劫。

受骗接头

1937年4月中旬，陈毅在梅岭斋坑召开“兵运”（瓦解敌军）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地下工作者陈宏（又名陈海），在返回大余县城途中被捕，供出了大余县城广启安糖铺是红军游击队的地下交通站，还供出了他与陈毅等领导人的秘密联络关系。国民党第四十六师政训处即令陈宏写了一封密信，交给糖铺负责人黄亚光，由黄亚光派人送给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信上说：“中共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主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饭店会面。”敌人在饭店里埋伏了重兵，人一到就逮捕。

陈毅接到信后，决定亲自去一趟，把中共中央来人或指示带回来。第二天上午，陈毅带着中共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来到大余县城，决定先到陈宏家中探明虚实，再到城南饭店去。他们二人来到陈宏家门前，正在低头洗衣服的陈宏老婆听说有人找陈宏，头也不抬就回答：“到团部去了。”陈毅和黄占龙都把“团部”听成“糖铺”了，二人便直往糖铺而来，当他们快到驿使门外梅岭桥头的糖铺时，只见那里站了几个国民党士兵，便停住脚。转进一家茶馆里喝茶。这时，在糖铺工作的老曾发现了他们的行踪，避开敌人，悄悄走近陈毅，低声说：“陈宏、黄亚光都叛

变了，你们快走。”陈毅、黄占龙在老曾指引下，从小路绕出大余县城，各自取道返回梅山驻地，最后连夜转移到十几公里外另一个山头隐蔽下来。

险遭枪杀

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长征到陕北的红军主力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当时红军游击队分散在各个山头，集中整编遇到许多困难，主要是多年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坚持不下山。陈毅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派去的人却被他们误当作叛徒杀害了。对此，陈毅十分焦急。

1937年11月中旬，陈毅来到湘赣边九龙山游击区，见到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竟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向他们传达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他们觉得似乎有点道理，但又觉得有些不可信。他们怀疑陈毅不是什么党代表，可能是“叛徒”，便将陈毅捆了送到省委，让省委书记谭余保亲自处理。

第二天下午，谭余保来了。陈毅说：“你就是谭余保？”谭答：“我就是谭余保，你认识我？”陈毅说：“我晓得你这个名字。”谭答：“我也晓得你呀，我在井冈山看过你在台上讲话，神气十足，我们坐在下面听，你过去讲的话还记得吗？”陈毅说：“我讲什么呀？”谭答：“你讲要革命呀，要坚决呀，不要搞投机呀，摇头摆尾讲了几个钟头，你现在呢？当了叛徒，还有脸来见我，你赶快坦白，我还要审你。”

陈毅说：“谭余保同志，你是共产党员，你得相信组织嘛。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北方号召合作抗日，我们就不能打，打了，步调就不一致了。”谭说：“你这是狡辩，你是叛徒！”他派人把区公所派来在路上照顾陈毅的两个人，拉下去一顿苦打，要他们招供。陈毅说：“他们是区公所派来照顾我的，你打他们没有道理。”下面的人却说：“跟你来的两个人供认了，他们把你叛变的经过全部供出来了。”陈毅说：“简直是笑话，叛徒哪有这么蠢，还带这么两个人跑到这里来。”但谭余保始终不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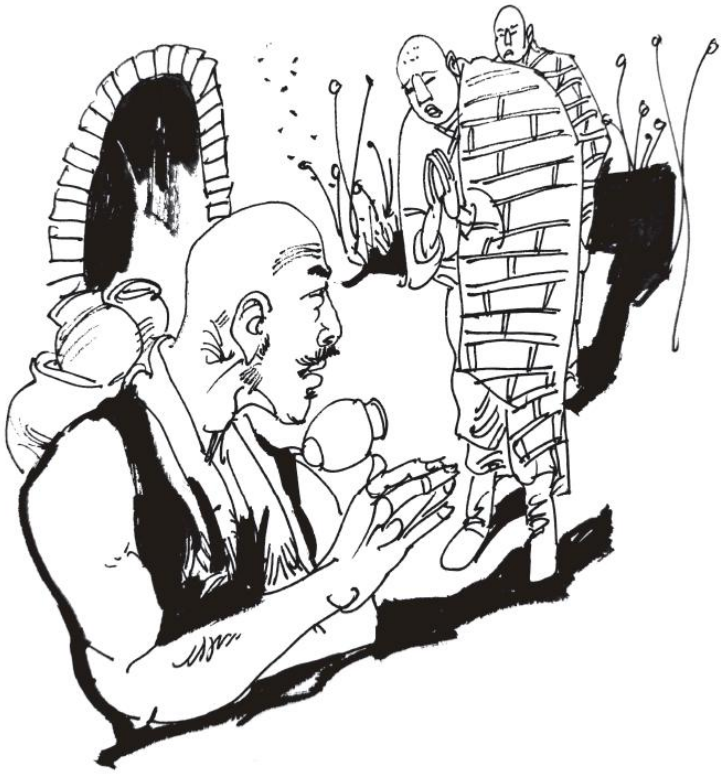
直到第5天上午，谭余保集合红军游击队员讲话，他说：“今天见到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名叫陈毅，他当然是老资格啦，我们知道这个名字。他是地主，我们要审查，不能不相信，也不能全相信。大家不要动摇，要站稳阶级立场，不能随便相信。”

当天晚上，谭余保又跑来找陈毅谈话，说：“你讲！”陈毅问：“讲什么？”谭叫警卫员出去，说：“这里没外人，你把叛变经过全讲出来，我给你保密，不给你气受，保持你的地位，像你这样的负责人很难得。”陈毅又气又好笑，说：“你想想，真正的叛徒哪有这么简单，你怎么能收买呢？”同志们向谭余保建议，将陈毅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动静再做处理。因为就在两个月前，一个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派来的交通员到了山上。谭余保热情接待了他，可这家伙走了不久，敌人就来“围剿”，红军游击队受了不少损失。

在以后几天中，谭余保又和陈毅谈了几次话，山下国民党军不但没有来剿，反而撤退了，他便派一个交通员下山，到吉安去了解情况。这时吉安已成立了新四军通讯处，交通员连夜带回通讯处证明陈毅是党代表的公函和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谭余保看了，连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这才亲自给陈毅松绑，道歉。

选自《文史春秋》

图／段明



千金塘里藏千金

◇文／一清　图／段明

特制厚砖

干窑镇北面有条河，名叫千金塘，这条河东西向横穿南宙村。距离千金塘不远，有座大圣寺。寺庙香火鼎盛，庙产丰厚，除了田地外，还有一处砖窑。负责此窑生产的是一位王姓师傅。

这天，王师傅和往常一样来到砖窑，和窑工们拉了几句家常后，正准备开始劳作，却见几名僧人走进了工棚。王师傅认出，他们都是在大圣寺内修行的僧人。走在最前面的那名僧人四十开外，名叫德恭，是寺里的管事。他告诉王师傅，大圣寺要重新铺设天王殿的地面，需要一批上好的方砖，限王师傅二十日内烧制出来，送去寺中。

王师傅一听便摇起了头，说：“这么短时间怎么够！烧制一窑砖，光取土一项就要七道工序，就算等土坯进窑了，也要烧十五天，烧好后还要浸水五六天，接着再冷却四五天，你算算，这就要二十多天了。”

德恭却口气强硬，道：“重修天王殿的吉时不能延误，无论如何，二十天后我就派人来取砖。”

王师傅有些纳闷儿，他和德恭此前打过几次交道，德恭人如其名，虽然长得高大威猛，但性格沉稳态度谦恭，从不会像今天这样一副没得商量的样子。他想了想，指着堆在场地上的一批成品方砖，道：“这批砖是杭州的一家老客订的，要不先送去寺里用，我和客户商量一下，让他等下一批货。他应该不会为难我们的。”

德恭瞥了一眼砖堆，连连摆手。一截胳膊从僧袍宽大的袖子间露出，上面有一条长长的疤痕。他赶紧拢住袖口，说：“这批砖不合适，铺设天王殿用的方砖尺寸是特定的，得一尺见方，厚要五寸。”

王师傅一听更纳罕了，他烧了一辈子的砖，从没烧过这么厚的方砖。不过，砖窑是庙产，他是给大圣寺打工的，既然德恭这么说了，他也只能照做。不过他还是不卑不亢地甩下了一句话：“时间仓促，如果方砖品

质有不如意处，还请大师体谅。”

“我明白。”德恭说着点点头，便带着人离开了。王师傅让窑工们都停下手里的其他活计，赶紧制土，他自己则要重做一批制作砖坯的模具。因为砖窑从没烧过这么厚的方砖。

烧制次品

忙活了两三天，这天天色擦黑，窑工们正准备歇工回家，德恭又来了。他在王师傅的引领下巡视了一圈，一脸不悦，道：“按照此刻的进度，二十天后，方砖是出不了窑的。”已是晚间，众人都收拾衣物要走，德恭见了沉声道，“方砖无法按时完工，你们怎能歇息！窑内必须日夜有人，不停赶工。”

窑工们听了这话，有几个性子急的撸起袖子就要上前理论。王师傅赶紧先开口道：“这几日大伙儿时刻不停，已经劳累不堪，制砖是重活，若逼得太紧，把工人们累垮了，反而过犹不及。”

德恭倒也赞同，说王师傅言之有理，他也不想把大家累倒下。不如这样，他会从其他地方找一批窑工，王师傅带着大伙儿白天干活，他带着他们晚上干活，这样日夜不停，争取准时完工。

这个主意获得了众人的一致赞同。于是，王师傅带着窑工们回去休息了。第二天他来到砖窑，看到砖坯已经制成不少，心想这德恭也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人，虽然手艺不咋地，但好歹替自己减轻了一半的劳累。

旁边有个老窑工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说：“最近不太平，官军和太平军时有冲突，村里常能见到逃难的百姓，说不定德恭是从难民里找的帮工。”

王师傅想想也有道理，再说晚上加班的事由德恭负责，哪用得着自己操这闲心。就这样，二十天匆匆而过，这批特制的加厚方砖总算准时出窑了。

当天，德恭就带着十几名僧人，赶着几辆马车过来运砖。窑工们也纷纷上前帮忙，加厚的方砖特别沉，忙活了半天，终于把方砖都搬运到了大圣寺。

看着车队远去的背影，王师傅暗暗叹了口气：“这批赶制出来的方砖不仅表面粗糙，而且连分量都有轻有重，实在是一批次品。这样的方砖铺在大圣寺的天王殿里，岂不是要惹怒菩萨？我看这德恭是要挨骂了。”

果不其然，这批砖运去大圣寺后，迟迟不见天王殿翻修的动静。问题肯定出在这批次品方砖上。作为砖窑的管事，王师傅担心自己也受牵连，因此心里总是惴惴不安。

这天晚上，他好不容易睡着，忽然被一阵喊杀声惊醒。睁眼一看，窗外火光冲天，正是自大圣寺的方向而来。

这时，妻儿也都醒了，吓得又哭又叫。王师傅顾不得多想，赶紧带着一家老小，躲去村外野地。接着，陆陆续续又来了不少躲避的村民。王师傅战战兢兢地说：“不知是哪里来的盗匪，如此胆大，竟敢抢劫佛家圣地？”有人告诉他，根本不是什么盗匪，而是官兵。也不知为何，官兵突然半夜围剿大圣寺，说来也怪，里面的僧人竟然都会武功，还有不少兵器。双方杀在一处，战况激烈。

第二天天亮，村里恢复了宁静。王师傅和几个胆大的村民，一起去大圣寺打探情况。只见原本宏伟的殿堂，如今只剩一片废墟，焦土之中，堆叠着一批方砖，正是他当初烧制的那批。粗粗估计了一下，少了一大半。王师傅走过去，发现有几块砖掉落在地，碎成两半，中间居然是空心的。他正欲细究，一队清军过来，肃清看热闹的人群，说大圣寺窝藏长毛逆贼，已经全数剿灭。百姓都安心回家，该干吗干吗。

砖中藏宝

王师傅回到家中，四处打听消息，终于理清了前因后果——

原来，当年太平天国的军队攻下嘉兴，镇守嘉兴的廖发寿和副手刘得功分别被封为

荣王和挺王，但很快被李鸿章的淮军与左宗棠的楚军击败。荣王廖发寿和清军血战到最后，以身阵亡。可刘得功并没有战死，身受重伤的他为躲避清廷爪牙，辗转来到大圣寺出家为僧，取名“德恭”，暗中图谋大业。经过多年经营，大圣寺已成一抗清据点，只等合适的时机起事。

一个月前，德恭得到线报，清廷已经对大圣寺起了疑心，他知道此地已非久留之地，为了转移当年积累的九缸十三瓮金银财宝，他想出了把不怕高温的金银藏进方砖的办法。他故意让王师傅赶制一批厚砖，而他带当年手下制作的那些砖坯里，都暗藏了金银，并在砖面上做了不起眼的记号，以作区别。

不料清军提前开展了围剿行动。仓促之间，德恭一边带领手下浴血奋战，一边安排撤离。他命人将藏了金银的方砖装船，驶进千金塘，打算由此进入太湖。谁知，清军在该河港早有埋伏，一番激战，德恭等人全军覆没，船只也都沉没了。

听到这里，王师傅的心突突乱跳，那批藏了金银的厚砖岂不都随船沉入水底了？他赶紧悄悄叫上砖窑里几个口风紧的窑工，寻到沉船之地，打捞了好几天，却一无所获。

纸包不住火，最终水下藏有金方砖的事儿还是传了出去，可始终也没人找到那笔传说中的财宝……

选自《山海经》2020.6

夫子河银鱼面

◇文／金颂军　图／戴清胜

夫子河有许多有名的小吃，要说最负盛名的，当属“银丝鱼面”，因老少咸宜、营养丰富、汤清面鲜，深受食客喜爱。据《云梦县志》记载，早在清道光年间，“银丝鱼面”就已名扬海外。

相传道光十五年，湖北麻城夫子河畔，有一家许氏布行，老板名叫许然。布行老伙计们都知道，这许老板虽然有点抠门儿，但心肠还是不错，谁家真要有点急事难事开个口，许老板或多或少总能接济点。

许氏布行有个厨师，名叫黄中林，幼年丧父，打小和母亲郑氏相依为命，贤惠的郑氏东家洗、西家补把他养大成人。

这黄家虽然家徒四壁，但郑氏从小教导儿子要本分做人，所以黄中林为人十分忠厚老实，又有一手做面食的绝活，深得许老板赏识。

那天，黄中林在厨房和着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心不在焉。原来黄中林心中牵挂着家中生病无人照料的母亲。由于郑氏长年劳累疾病缠身，最要命的是一吃荤腥油腻食物就吐，导致营养不良骨瘦如柴，这让黄中林心急如焚。

这时，许老板手里拎着一条活蹦乱跳的大草鱼进来，放在案上，喜滋滋地说道：“把鱼杀了，用鱼肉熬汤做面条，美味着呢！”

黄中林听了吩咐，麻利儿地杀起鱼来。不一会儿，一碗鱼肉汤面端到了许老板的面前。

许老板接过汤面，轻轻尝了一口汤，立时满足感洋溢在脸上，连声夸好。正吃得兴起，见黄中林还垂手立在边上，许老板诧异地问道：“你还有



事吗？”黄中林一脸不好意思地说道：“东家，夫人、小公子还有掌柜都吃过了，案上剩有一些面粉，小人家母生病，老爷是不是发个慈悲，让小人带回家给家母做碗面……”

还没等黄中林说完，许老板把手一挥，说道：“你母亲生病是大事，面粉就拿回家吧。这草鱼甚大，应该还有一些，你一并拿回家吧，给老母亲补一补。”

黄中林闻听大喜，千恩万谢地退出房门。一到厨房，他就犯起难来，母亲胃口极差，这浓郁的鱼汤面肯定是吃不下去的，东家赏了鱼和面粉有什么用？左思右想毫无办法，急得他双手不停地抓扯自己乱蓬蓬的头发。

他烦躁地一把操起案台上的擀面杖，不管三七二十一，使劲儿砸向桌面，结果狠狠砸在案上的鱼块上，直把那鱼块打烂了一片，汁水四溅。

看到这一幕，黄中林愣住了。本来昏沉沉的脑子一下清醒了，突然有了主意。

黄中林当即把鱼骨放进锅里炖汤，又把鱼块切成小块平铺在案板上，拿起擀面杖，有节奏地捶打起来。

鱼块在擀面杖的捶打下，逐渐变成了稀糊状。

黄中林打了一会儿停下来，细心地把露出来的小鱼刺一根根挑出来……

这时，许老板正好走过厨房，听到里面“噼噼啪啪”好一阵响动，感到非常奇怪。

他一把推开门，进去一看，只见黄中林正卖力地用擀面杖敲打着鱼，感觉非常诧异！他走上前去，用力拍打了一下正专心致志的黄中林。

黄中林吓了一跳，回头一看，见是许老板，慌忙停下手来，结结巴巴说道：“东，东家好……”

许老板一脸狐疑地问道：“没发疯吧，你这是在干什么？”

黄中林慌忙解释道：“东家，小人老母病重，吃不进荤腥东西，所以想到这么一个办法，正在试着做鱼面条……”

黄中林还要说下去，许老板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从来没听说过这样做面条的，你这个厨师是当回去了吧？如果你再这样胡闹，到

账房结工钱走人！”

老实巴交的黄中林一脸暗淡，呆立在当场。

许老板瞥了他一眼，叹口气，说道：“食物给了你不是让你糟蹋的，快点给老母亲做碗鱼汤面吧，你要好自为之。”说完拔腿出门，去忙自己的事了。

黄中林呆立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想想许老板对自己不薄，但母亲身体又需要营养，耽搁不得啊！

正在左右为难时，鱼骨汤已经在锅里“咕嘟嘟、咕嘟嘟”地翻腾起来，鱼香飘满了整个厨房。

黄中林把心一横，利落地把剩余的面粉倒入盆中，中间扒出一个凹塘，接着把案板上的鱼肉泥放入其中，然后小心翼翼地倒入鱼骨汤，再放上一点油和盐巴，用筷子慢慢搅匀后，又反复用力搓揉面。整个和面的过程，黄中林一丝不苟、全神贯注。

傍晚时分，等布行上下吃过饭后，黄中林捧起用纱布包好的面团，急匆匆地向家跑去。

跑出店门时，差点儿撞上饭后出门散步的许老板。

许老板看这小子今天实在不对劲儿，气愤地用手指着黄中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急急挥了挥手，让他快点回家。

许老板看着一溜烟跑远的黄中林，心中打起了“小九九”：这小子是不是被家中老娘的病给搞蒙了，别搞出什么事情来，我也跟过去看看吧。

黄中林急急跑回家，问候了躺在床上的母亲后，马上支起锅烧起水，把面团用擀面杖擀成薄纸片一样，再用快刀切成犹如细丝般的面条。等水一开，放上两根细葱、几条姜丝和一些青菜叶，然后拿起呈半透明状的面条，散开着放进锅中，等水再次沸腾后马上捞出装碗。

当这碗面条端到郑氏面前时，郑氏就闻到一股清香，又看到这一碗翠玉银丝，立时感觉精神一振，在儿子黄中林的细心喂服下慢慢进食。吃了几口，郑氏疑惑地问道：“儿啊，这面条入口即化，味道如此鲜美，似有鱼味，但一点儿也不腥，非常清淡，怎会如此？”

看到母亲终于开胃了，黄中林大喜过望，喜滋滋地说道：“这是儿子的新手艺，还没名字，面里加了鱼，我想就叫它‘鱼面’吧。”

说完，又端起碗。可郑氏一把推开了碗，黄中林急了，连忙说道：“娘不是夸奖这面好吃吗？那多吃一点才好。”

郑氏轻轻拍了拍黄中林的手，说：“儿啊，我们母子得到乡邻的恩惠才走到现在，咱们可不能忘本。这面确实好吃，隔壁三阿婆牙齿全掉光了，一天到晚就薄粥稀汤的，你这面还有吗？先给她送一碗去，娘没事。”

黄中林一听，眼圈泛红，连声说：“还有好多，娘吃完我马上就送过去。”

这时，房门被轻轻敲了几下之后，一人推门而入。原来这许老板已经来了一会儿，在门外听到了母子俩的对话，不由感慨万分，随即敲门进来了。

许老板来到床前，看看这对母子，又看看这碗面条，笑着说：“老婶子，你有个好儿子，这手艺也好，今天我上门只为求一碗鱼面。”

东家上门当然热情招待。当一碗鱼面端上来后，许老板一下子把面和汤全吃完了，然后竖起大拇指说：“大孝子做的面条果真不一样，汤清面鲜，可谓‘人生似水清而亮，鱼面犹丝细又长’。以后有我吃的鱼面，必有老婶子你的。”

从此以后，这许氏布行更是名闻四乡，但“银丝鱼面”的名头盖过了布行的声望。许老板一直提醒黄中林，要保住鱼面秘方，他甚至和黄中林商量合开一家鱼面店，但黄中林憨厚地告诉许老板，这已经不是什么秘方了，四邻只要找上门来，他都手把手教给了他们。

选自《民间文学》

狄仁杰审虎



狄仁杰因在朝中得罪了权奸，被贬到昌平地界任知县，转眼间已过了三年。

这一天，狄仁杰从乡间微服私访回府，正准备宽衣休息，忽听前厅堂鼓咚咚，连声喊冤。狄仁杰急忙穿袍扎带，戴帽登靴，升堂问案。

只见一位六旬开外的老妇人，穿着破烂衣服，满脸是泪地跪倒在公案前，狄仁杰轻敲惊堂木，问："何人击鼓鸣冤？"

老妇人一字一泪说："民妇冤枉。"

狄仁杰问："你有何冤枉，如实讲来。"

老妇人用袖子擦了擦眼泪，说："青天大老爷在上，民妇沈刘氏，家住鼓楼西街忠孝里十三号，丈夫早亡，膝前只有一子，名唤沈柱，打柴为生。三月前，我儿沈柱与街邻结伴进山打柴，被老虎坏了性命。可恶的老虎夺去了我儿子的性命，断了我残年生计，恳请大老爷派出官兵，灭此孽畜，为我那苦命的孩儿报仇雪恨！"

狄仁杰听了老妇人的述说，心想，县衙是断人事案的地方，自古只有审人，哪儿有审虎的？再说老虎乃兽中之王，莫说踪迹难寻，就是寻到踪迹，人与虎斗，也难免伤人害命。这如何是好？

狄仁杰低头默想。老妇人以为县官不与民作主，就连呼："大老爷为民妇作主哇！"一边喊，一边叩头如鸡啄米一般，狄仁杰见此情景，恐怕生出意外，当即准了此案。

第二天，狄仁杰传唤众猎户到县衙来领告示，告示上写着："昌平县正堂告示：滋事猛虎日前吞食中年樵夫者，限十日内到本衙门投案自首，听候发落。"

众猎户领了告示，出了县衙，不禁掩口失笑。他们分头将告示张贴在山林深处，虎

豹常出没的地方。

次日清晨，狄县令刚刚坐衙，一只老虎竟进了县衙。百姓们远远望见，纷纷关门闭户，站堂的衙役也吓得心惊肉跳。再看狄县令，竟和平常一模一样，一拍惊堂木，问："老虎，本县问你，沈刘氏的儿子可是被你所伤？是就点头，不是就摇头。"

老虎听了点了点头。狄仁杰又问："老虎，你伤沈柱的性命，他家中有六旬老母无人奉养，你今日前来县衙自首，可是知罪？"

老虎又点了点头。狄仁杰一拍惊堂木："既然知罪，你是认打还是认罚？"

老虎看着衙役们腰挂的佩刀和手中的水火无情棍，打个冷战，伏在地上一动不动了。狄仁杰见状问："老虎，你是认罚吗？"

老虎跪在地上又点了点头。狄仁杰叫差人请来了沈刘氏，狄县令当堂断审："老虎，沈柱已死，无法复生，沈刘氏养老送终之责由你承担，可有话说？"

老虎一听，跪在地上叩了三个响头，又走到沈刘氏跟前，跪伏在地上。沈刘氏见老虎向她走来，吓得向后连连躲闪。

狄仁杰说："沈刘氏不必害伯。这老虎既然来县衙投案，必有悔悟之心，它愿为你养老送终，你只管大胆承受。"

沈刘氏听了，壮着胆子在堂前站定。老虎趴在沈刘氏身旁频频回头，示意沈刘氏骑上虎背，老虎便出了县衙。

到了大街上，行人过客见来了一只斑斓猛虎，无不舍挑弃担，抱头鼠窜。老虎来到集市上，沈刘氏用大铁勺从粮贩的米袋中舀了些米，从面柜中舀了些面。转眼之间已将口袋装得满满当当。老虎这才把沈刘氏送回了家中。

从那以后，每隔十天半月，老虎就驮着沈刘氏到集上攒一次义米。日久天长，大家见老虎并不伤人，就主动把自己的粮菜送到沈刘氏面前供她用，胆子大的还凑过来捋捋虎毛！

后来沈刘氏病故，老虎用一床棉被裹了尸身，叼到朝凤庵村北的旱包山顶上，用前爪刨了一个坑，埋葬了沈刘氏。起初，人们经常看见老虎蹲在坟旁为沈刘氏守孝，三年后，老虎才回归山林。

百姓私下说：狄仁杰是天上的星宿，所以能审虎；老虎是下凡的神兽，所以懂人话。沈刘氏也是个神灵，老虎才为她养老送终。每逢久旱不雨，人们就到旱包山顶上沈刘氏的坟前焚香礼拜，俗称"烧旱包"，十天之内，或多或少总有雨降下。

选自《报刊荟萃》

图／段明

《民间故事选刊》订阅须知

1. 欲订阅《民间故事选刊》，请您记准邮发代号：18—28，可到当地邮局、邮政所或邮政代办处办理订阅手续，可破季订阅。

2. 拨打邮局报刊征订热线11185，转人工服务，会有专属邮政人员和您联络。

3. 在邮局订阅不便的读者可通过邮购订阅刊物，杂志社竭诚为读者提供邮寄业务。汇款时，请您务必写清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注明所购期次，收款单位不要简化或误写。

4.《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社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邮政编码：050000；联系电话：0311-87065018。

《民间故事选刊》入选
2019 国内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 TOP100

8 月 31 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与龙源数字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第 15 次中国人文大众期刊数字阅读影响力 TOP100（综合阅读影响力前 100 名）暨第六次数字城市知识阅读 TOP100 排行发布会。《民间故事选刊》入选 2019 国内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 TOP100，位居总榜第 49 名，文学文艺类第 8 名。

《民间故事选刊》1984 年创刊，是河北省文联主管主办的省级文艺期刊，以“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为办刊理念，以“培树文学新人”为办刊宗旨，致力传播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曾获第一、第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精品期刊、“全国中小学馆配期刊”等殊荣。

龙源期刊网联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课题团队，从 2005 年对龙源旗下数字阅读平台的 4200 种期刊网络传播进行大数据分析，连年公开发布“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 TOP100”排行与分析报告，至今已持续 15 年。数字阅读 TOP100 排行已成为中国期刊市场竞争与数字化发展的风向标。期刊以登上“TOP100”榜单为荣，业界通过历届榜单的阅读数据及其变化来捕捉行业发展的完整脉络与发展规律。TOP100 相关数据反映了中文期刊数字传播的发展状况与趋势，对于期刊的内容制作、品牌塑造，提升传播影响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2019国内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TOP100

排行	刊名	刊期	总阅读（付费量+浏览量）	分类
1	读者	半月刊	13159426	文化综合
2	意林	半月刊	12945931	文化综合
3	南风窗	双周刊	12685275	时政新闻
4	知音	旬刊	11674397	文化综合
5	故事会	半月刊	11476582	文学文艺
6	中国新闻周刊	周刊	9841424	时政新闻
7	环球人物	半月刊	6579314	文化综合
8	看天下	旬刊	6402476	时政新闻
9	南方人物周刊	周刊	6221574	时政新闻
10	财经	双周刊	6127868	商业财经
11	女友	月刊	5628790	时尚休闲
12	南都周刊	月刊	5143652	时政新闻
13	今古传奇	月刊	4632972	文学文艺
14	VOGUE服饰与美容	月刊	4496098	时尚休闲
15	智族GQ	月刊	4428110	时尚休闲
16	十月	双月刊	4388514	文学文艺
17	第一财经	月刊	4284566	商业财经
18	航空知识	月刊	4196950	大众科普
19	大众摄影	月刊	4196872	时尚休闲
20	婚姻与家庭	半月刊	4136662	婚姻家庭
21	看世界	双周刊	4056928	时政新闻
22	党建	月刊	4009306	党政学习
23	北京文学	月刊	3954430	文学文艺
24	大众医学	月刊	3870072	医药保健
25	旗帜	月刊	3869264	党政学习
26	当代	双月刊	3722632	文学文艺
27	新民周刊	周刊	3512368	时政新闻
28	世界知识	半月刊	3420416	文化综合
29	知识窗	月刊	3340008	文化综合
30	啄木鸟	月刊	3325308	文学文艺
31	恋爱婚姻家庭	月刊	3174436	婚姻家庭
32	读书	月刊	3021034	文化综合
33	家庭百事通	月刊	3011004	婚姻家庭
34	百科知识	半月刊	2960092	大众科普
35	兵器知识	月刊	2927054	大众科普
36	海外文摘	月刊	2881748	文化综合
37	领导文萃	半月刊	2803944	党政学习
38	小小说月刊	半月刊	2773752	文学文艺
39	商界	月刊	2732244	商业财经
40	37°女人	月刊	2731030	文化综合
41	伴侣	月刊	2622896	婚姻家庭
42	瞭望东方周刊	双周刊	2574492	时政新闻
43	优雅	月刊	2573326	时尚休闲
44	创业邦	月刊	2571448	商业财经
45	现代家庭	月刊	2508418	婚姻家庭
46	大众健康	月刊	2491526	医药保健
47	21世纪商业评论	月刊	2487384	商业财经
48	莫愁	周刊	2428268	文化综合
49	民间故事选刊	半月刊	2416430	文学文艺
50	世界博览	半月刊	2345192	时政新闻
51	股市动态分析	双周刊	2305674	商业财经
52	雷锋	月刊	2192806	文化综合
53	做人与处世	半月刊	2159972	文化综合
54	译林	双月刊	2095224	文学文艺
55	博览群书	月刊	2085838	文化综合
56	妇女之友	月刊	2037526	婚姻家庭
57	烹调知识	月刊	1996408	饮食养生
58	美文	半月刊	1986388	文学文艺
59	知识就是力量	月刊	1970332	大众科普
60	祝您健康	月刊	1961164	医药保健
61	妇女生活	月刊	1950126	婚姻家庭
62	百年潮	月刊	1923874	党政学习
63	民间文学	月刊	1843392	文学文艺
64	家庭医药	月刊	1736864	医药保健
65	科学养生	月刊	1724036	饮食养生
66	凤凰生活	月刊	1699692	时尚休闲
67	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月刊	1651666	文学文艺
68	杂文月刊	月刊	1612894	文学文艺
69	军事文摘	月刊	1612408	法制军事
70	传奇故事·百家讲坛	月刊	1608042	文化综合

国内统一刊号：CN13-1297/I
定价：5元 年价：120元 全年：24册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编：050000
电话：0311—87828762 0311—87065018

小小说月刊

2021

欢迎订阅 邮发代号：18-189

文学意境 青春意趣
悦读 感动 成长

全国中小学图书馆馆配期刊
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6.00元

ISSN 1003-255X
9 771003 255209 22>